時光機器

H・G・威爾斯著　　傅鶴齡譯



時光機器

H•G•威爾斯著

傅鶴齡譯



照耀明日的書 11

照耀明日的書 11

時光機器

H・G・威爾斯著

傅鶴齡譯

照明出版社



值得您信賴的出版標誌

人類偉大的夢幻——在時光中旅行

- H・G・威爾斯是科幻小說的開山祖師之一，這部「時光機器」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 本書附錄「相對論與時光隧道」、「時空變換與物體轉移」兩篇，就現代科學觀點討論時間的本質及時間旅行的可能性，與小說部份同具科學趣味，引人入勝。

H·G·威爾斯著
傅鶴齡譯

時光機器

照耀明日的書 11

譯者序

人們每天都在經歷時間，消耗時間，時間又是什麼？究竟有沒有人眞正了解它？在敎室裏的學生總希望時間過的快些好早點下課，汲汲營營的商人可能爲幾分鐘時間的誤差使原本可到手的鈔票拱手讓給了別人，熱戀中的男女午夜情挑恨不得時間「停止」，老年的人希望時間可以倒退，好讓他們重享人生快樂，中年人又想時間能過的慢些，好讓他們多有所作爲，少年人則盼望時間過的快些，以便趕快長大實現諸多夢想。因此，最好有人「發明」一種機器來回於時間之中，就像汽車行駛於空間裡，來回自如。

本書中的「時光機器」就是這麼樣的東西，在時流中行之無阻。與其說是迎合要求，倒不如

說是人類在實際生活中找不到的東西，總算可找到一種寄託讓彼此間有一種慾望的滿足，寫這本小說的人就是這種企圖，而我這譯小說的人，至少也好此道，用近了兩年的時間把這本膾炙人口的歐美暢銷書引入國內給讀者。

「時光機器」是威爾斯的成名及暢銷作品，它是我所譯的第六本科幻讀物，也是繼「外太空一九九九年」之後所譯的第二本科幻小說。威氏本人的文學造詣極高，本書寫作筆法獨創一格，除了科幻內涵之外，還有濃厚的文學氣息和古典味道。本書原著是家父在民國六十六年赴美後帶回的，據聞該書已銷了十餘版，替班達姆公司著實地賺了一筆不算少的錢。

本書雖是奇想故事，讀來却生動有趣，引人入勝，人物不多，故事却很緊湊一氣呵成，使讀者開卷則欲罷不能。

科幻，是超越時間甚至工程科技的一種藝術。從科學家的眼光看來，在當時無法突破的科技瓶頸，這些科幻文學作者就藉着紙與筆及豐富的想像力，使這些無法達成的幻想藉另一個方式表達出來，而另有些是文學家或非從事科技者以自身的想像力與觀點對未來作大膽的預測與構想。然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有些不是科學本行的作者居然預測到了許多未來的東西，「時光機器」的作者威爾斯就是這麼一個人。

科技與科幻相距甚遠，彼此之間也往往因相互的立場不同而對立，因爲，前者對每一個人來講是活生生能表現出來的東西，而後者却不能在科技所表現的時候用相對而又相同的方法表現出來，因此科幻無法配合實際。但是一個從事科技的工作者必須要具備科幻的豐富想像力與充沛的衝激力，有了前者可以盡其所能的發明與發現新的事物，兼有後者則必能克服科技工作者的大敵——失敗。

從小我就一直被四周的奇妙世界所包圍，記得在唸初中時就曾瘋狂似地到牯嶺街搜尋那些「子不語」的小說，雖不能說已入迷但也所差不遠；及長，所學的工程科技使自己一直在爲解決實際問題而打轉，因此，年幼時那種科幻的狂熱已然在相互印證下慢慢減少，但另外却也吸收了不少可行的科幻思路豐富了自己的想像力。

雖然這只是一本小說，但這本小說所潛伏的內在問題却足以讓人類作無盡的探討。

在此要謝謝二位我的摯友。一位是黃龍崗與我同在附中唸高中，爾後從台大機械到美國紐約水牛城拿到碩士的好友，另一位是李錦芬，一個英文造詣極佳的女孩，沒有這二位的合作，Time Machine 至今也還只是被歐美人士所欣賞的西方讀物。

夜幕低垂，時光客已坐在那太師椅上，奇妙的旅程就此展開……

傅鶴齡
謹序於民國六十九年三月十四日深夜

目錄

H·G·威爾斯

—介紹本書作者

威爾斯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他所寫過的科幻小說如「現代理想國」、「時光機器」、「月球第一人」、「隱形人」、「神的食物」、「公開的陰謀」、「宇宙戰爭」、「地球末日記」等均是在三、四十餘年前膾炙人口的小說，就拿「宇宙戰爭」及「時光機器」二書來講，在美國著名的小說出版社「班達姆」公司將之連刊發行，到一九七九年已經銷至第十五版。

威爾斯生於一八六六年，逝於一九四六年，享年八十歲，在漫長人生旅程中，可說苦樂均嘗。他的幼年十分貧窮，父親是一個小雜貨店老板，樓下開店，樓上住家，另外有一個作爲客廳用的地下室，威爾斯在小時候，常常在地下室打開向街的小窗向外觀賞，但只能看到行人的雙足。

日子久了，藉由觀察，他可以由皮鞋分辨出行人的身份，職業以及地位，從這裏，他的智慧開始在成長。

由於其父雜貨店生意不佳，加上虧欠累累終至倒閉，威爾斯的母親就只有去爲別人幫傭以賺取家用之錢，威爾斯便利用這個機會，常隨着母親去了解當時英國上層社會的生活情形，「時光機器」一書中的人物安排，也可說是出自其對上層社會的了解表現。

十五歲，威爾斯到一家棉布店當小廝。每天一大早就得先起身，打掃房子，生火爐，一天工作幾達十四小時。一個月後，他因工作過荷而辭去，又到一家雜貨店作夥計，但因爲個性之關係又被辭退，迫不得已，只有再回棉布店幹活，這一做就是三年，在此間他一有空暇就自行看書進修。某一天，他突然認爲大丈夫此舉不爲也，便在翌日清晨不告而別，一口氣走了十五哩回到家中，待了兩天，寫了一封信給他以前的一位老師，希望能念及舊日師生之情介紹他到小學去任教，此時才十七歲，但由於其在布店中的苦讀及天資聰明，教書的工作他能勝任愉快。

一年的教書生涯後，他向南肯茲頓學校申請獎學金，從此，四年的大學教育，成爲他寫小說的學識基礎。學校畢業後他又轉至一所私校教書。

在此校教書生涯中，由於一次球賽的重傷，使他在十分之一的希望下活了起來，這種奇蹟似

的生還對他來講是一個生命關鍵的考驗，因爲，在此養病多年期間，由於他表現呆滯使別人以爲他已無望。他却不自暴自棄，反而在此困境中衝出了一條生路——開始寫作，雖未成功，寫作的種子却已經萌芽。由於初次寫作的不成功使他再幹起了教書生活。

在這一段日子裏，他認識一位身體與他一樣孱弱的女子，在相見之下，雙雙產生愛意而結婚，婚後，開始「轉運」，一方面是身體慢慢强壯，靈感也由空虛而充實，活躍紙面，一時洛陽紙貴大家爭相搶購，生活也大爲好轉。

威爾斯的寫作方式也與人不同，他時常廢寢忘食，有時在半夜把故事的情節構思出一套結構，再潤以其神妙之筆起身寫下，就這樣邊睡邊想邊寫，同時把資料一一整理作成系統，據聞在其死後翻閱其資料者，估計，他的資料足够他寫上百餘年。

威爾斯寫作不分地點和時間，在任何地方只要有時間就寫，即使在家中除了待客外，其餘時間他均在書房中渡過。有時，他爲了趕稿，會先請朋友自行在客廳一邊享受他的美酒一面聊天，等到他寫完一個段落後再行晤談。由於他待人接物的方法使他能够由朋友處談得許多珍貴的資料或爲他構思之重點。

科幻的回顧與前瞻

科幻是無止境的，但是有價值的科幻就必須藉人類豐富的想像力以及科技文明的發展作爲參考的註脚。從過去的科幻來看，可以找到許多有心人的眼光來看一件很普通的東西，但是透過時間的潤滑，這些東西確是成功了，這是過去科幻成功的一面，譬如培根在一六二六年出版的一本「新亞特蘭提斯」中已提到的飛機和潛水艇，而在一九〇三年萊特兄弟的飛機才在小鷹岩昇高，而此書的作者培根也在書中預言了電話的發明，而眞正的電話却在二百五十年後才由貝爾實現。另外在一八九四年由哈本所著之「閃動陽光下的國土」一書中曾提及一個觀察盤可以看到國內的每個地方，在今日才有電視出現。一九三〇年羅愛斯的一本「征服月球者」中提到太空人這一個

名詞，世界上第一個「太空人」在其後三十餘年才眞正出現。以上都是科幻小說成功的實例。「時光機器」是威爾斯早期的作品，他是屬於「不可能成爲事實」的科幻小說，至少從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來看是不可能，但是若以文學欣賞與想像力的開發來看，又是另一種境界。

近代的科幻小說由於受到「飛碟」熱的感染，因此星際探險的影片一部一部接踵而至，先是「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再是有名的「星際爭霸戰」，而後又有拍成電影的「星際大戰」以及「第三類接觸」，目前更有一部影片「太空帝國」正由福斯公司由小說改拍而成。

古今之科幻，均有一個相同的背景，就是不滿現實。有若我們中國的武俠小說那樣，在實體之世界中幻想一些虛無的東西讓自己神遊或寄託其中，而近代更有一類新興的科幻小說家主張一種「孤立」的理論，讓一個古代的人在冷凍下復活，而在未來世界中解凍，從人與人之現代生活不同的觀點下討論人性的本質，這在威爾斯的「時光機器」中講得很多，也可以說是此類小說的開山祖。

科幻小說是隨着時代而「走」在前面的產物，它的內容新奮均一，即是在找一種前面所說的理想與寄託，但是對那些比較保守的人來講，科幻可能被批評得毫無價值，然而時間過去，科幻不斷成長、茁壯，展望未來，仍是一片好景。

第一章 時光機器的出現

對我們來講，時光客（目前一直到將來，這種稱呼最爲恰當。）的「過去此刻」確是有待說明的深奧名詞，他那對灰色的雙目閃閃發光跳雲不已，那張蒼白的面孔老是那樣，但是却仍生氣勃勃，有若銀百合似的火焰熾燒着迸發出亮色，散出一股柔和閃爍的白熱光，這一切的景象就如同一顆顆的泡沫帶着閃光劃過我們的茶杯。我們的座椅，已成了他的特徵，晚飯後的一段時間正是大家所奢求，毫無束縛，自由且充滿了和諧氣氛的時刻，大家坐在椅上，椅背有若雙手擁抱且撫靠着大家，使我們毫無一絲想離開座位的念頭。這時，他用那消瘦的中指指向我們所坐的地方，他那股熱誠渴望，但又懶洋洋的聲調把我們帶進了這個新的矛盾（與我們所想的）理論和他的

想像力中。

「你們必須要注意聽着我所說的。我將要也必須要否定一個或二個幾乎已被大家所接受而視為當然的概念。就拿幾何來舉個例，在學校裏他們告訴你們的觀念是建立在一種錯誤的根基上。」

「難道你在一開始就要否定我們一大堆東西嗎?」那個滿頭紅髮而好辯的斐比可說話了。

「在這裏，我並非要你們去接受一些毫無理由的事情，等一下當我多告訴你們一些時你們就馬上會明白。當然，你們知道一條數學上的線，是條沒有厚度的線，它並不眞的存在。這點，老師可曾告訴過你們?同樣，也沒有一個數學上的平面眞正存在過。這僅只是個簡單的比喻。」

「一點都不錯?」在座的那位心理學家回答。

「不過，這只限於長度，寬度和厚度，可是一個立體的體却是確實存在的。」

「這點我有問題，」斐比又說了。「當然一個固體可以存在，所有實在的東西——。」

「所以這就是多數人所想的。但是請先等一下。一個『瞬態』的體可以存在嗎?」

「我不同意你的話，」斐比又說。

「畢竟一個體無法一直的永遠存在在這裏，這也算是個實在的存在嗎?」

這下子把斐比給訥住了，「很清楚地，」時光客繼續說下去，「任何實體的東西必須要在第「四」個方向推展下去：它必須要有長度，寬度，厚度，以及——在何時刻。但是經由一個在本體上虛弱的肉體，我要來為你們解釋一下，我們把此一事實先過個頭來看看。這裏實在是有四個因次，前三個就是我們所稱的空間三平面，而第四個，就是時間。但我們却無法感受到前三個因次與第四因次間不眞實的區別，因為其間的發生致使我們從吾等生命的開始到結尾總是斷斷續續的毫無自覺的沿着一個方向從前到後。

「對的，」發話的是一個非常年青的男士，他在燈光的照耀下一邊點燃雪茄一邊以一種興奮的口氣接着說，「對的……這點確是如此。」

「現在，這就是一個要超越的推廣了。」時光客接下去以興奮會神的口氣說道。「這實在就是由第四因次來定義，雖然，許多人談到第四因次，但却不知道它眞正代表什麼。這只是欲一窺「時光」的性特，且另外的一個方法，「時間和太空或空間被我們所接受的任何三因次並無什麼差別，它們均使我們在無意識中隨其所往。但有許多笨人却誤解了這個觀念。你們也一定都聽過他們對這第四因次的說法吧?」

「我沒聽過。」梅耶省長說。

「這很簡單，所謂空間，按我們數學的講法，可說是具有三個因次，有人會說那是長度，寬度和厚度，而常常用三個參考平面來定義，它們都有一正角相對。但有許多富哲學味的人也一直在問爲什麼特別要『三』個因次——爲什麼在諸正角對另外三個不用在另一個方向上？——而他們也一直在嘗試作出一個四因次之幾何構圖來。有一位叫西蒙紐康的教授曾在一個月前弄出來而致函紐約數學會上發表。你們可知道要怎樣的一個平坦平面，上面僅只有二個因次，我們可以用一個三因次固體圖形來代表，同樣的，他們也可以想到，用一個三因次的模型來代表四者之一——如果他們對此行精練的話。對不對？」

「我有同感，」梅耶省長低語着，同時他也伸了伸膝蓋，同時又講下去。「對了，我想我現在懂了，」他過一下子又說了一遍，彷彿是若有所悟的樣子。

「好了，這樣吧，我並不在意告訴你們我在此四因次幾何形下所花下多年的功夫結晶。我的那些結果有許多是令人驚訝好奇的。舉個例來說吧，這裏是一個八歲大的人像，另一個爲十五歲，還有一個是十七歲，另一個是二十三歲，還有等等，這都是實實在在的在那裏，正如他們存在那樣，正如我所說的，二因次的實體它的投影卽成一因次，那麼，三因次卽可說是四因次實體的投影，這就是一個不變且不可改變的事情。」

這位時光客語氣稍停後又繼續的說「那些學科學的人，」「他們非常清楚的知道『時間』僅是空間的一種。這裏是一個氣象的記錄，一種通俗的科學圖表。隨着我手指所示的線爲一溫度移動之曲線。昨天早上它很高，可是昨晚就降下來了，但是今天早晨溫度又昇高，一直到現在仍在緩緩上昇。難道說溫度計中的水銀其依循的不是太空空間中的因次嗎？但是，顯見的它仍依循一種線，而此線，我們可以說它是沿着時間的因次而行。」

「但是，先生，」一個一直注視着火焰中煤炭的人開口了，他是個醫生。「假如時間眞只是空間中的第四因次，它又爲什麼是，爲什麼它一直是如此，而與其它又有什麼不同？同時我們又爲什麼不能在時間中移動就像是在其它空間因次中移動一樣？」

時光客咧嘴笑了，「你能確定我們能够在空間中自由移動嗎？左右我們可行，前後也有充份的自由，而這些常是一般人一直可行之動作。我承認我們是在二因次中行動自如。但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又如何？重力場把我們給限止在這裏了。」

「並不盡然，」這位醫生又答腔了。「我們可以用氣球。」

「但是，在氣球之前，除了一時的跳躍與凹凸不平的表面之外，人類還是無法在垂直上下運動上運用自如。」

「他們仍只能作一些略微的上下運動。」醫生說。

「下去要比上昇要容易，而且容易很多。」

「你們却不能在時流中隨意活動，你們無法從現在此刻中脫出。」

「我親愛的先生，這就正是你們犯錯的所在了。也就是這個世界向前已走錯的所在。我們常常從現在此刻中脫出。我們的精神力是存在的，這是種不滅而且無因次的東西，它從嬰孩呱呱落地起直到兩腿一伸，入土爲安爲止，就以一個恒速沿時間的因次而過。就如同，我們從地球表面上方五十英哩處開始下落的道理一樣。」

「但最大的不同也就在這裏，」心理學家把話打斷，「你能够在空間中任意各方向的行動，但在時間內却動彈不得。」

「這就是我最偉大發現中的菁華。但是你們這樣講却是錯的，因爲我們無法在時間中行動。舉個例子來講，假如我現在非常生動地回憶着一件意外事件，我就回到此事件發生的瞬間：這也就是你們所謂的，心靈空白。因爲我跳回了一下。當然，我們並沒有在任何時間長度中停下來的意識，這種感覺還不如我們看見一個野人或野獸手足並立身高六呎站在那裏要來的强烈。但是一個受過文明薰陶的人在這方面却要比一個文盲好的多。他可以用氣球來克服地球的重力，所以說

他又何嘗不能在沿時間因次的飄行中加速或停止，或甚至旅行至另一條路再回來？」

「喔，這様呀，」斐比又要說了「簡直太——，」

「爲什麼不能？」時光客說。

「這違反常理，」斐比說。

「什麼常理？」時光客問。

斐比說「你可以藉辯論的方法把白的說成黑的，」「但是你絕不會讓我心服。」

「難說喔，」時光客又講。「但是現在你已開始看見我把我研究的東西注入了四因次的幾何中。不久前我有一個模糊的機器概念——」。

「在時光中旅行！」年青人驚叫道。

「那將可以在時間和空間中像駕駛員一樣隨心所欲的通行無阻。」

斐比在那裏偷笑着。

「但是，我已有了親身實驗的證據。」時光客說道。

「這在歷史學家來講可眞太有價值了，」心理學家說道。「一個人可以旅行過去，舉個例來講，他可目擊古代羅馬帝國的戰爭！」

「你不覺得你說的太玄了?」醫生說。「我們的祖先可無法忍受這種時代差距的錯誤。」

年青人說道：「每個人可以從荷馬及柏拉圖的妙語神唇中對希臘各有所見。」

「在這些例子中略知一二就會讓你乘風破浪大開眼界。德國的學者已證明，希臘確是如其書中所載。」

「然後就是未來，」年青人說。「大家只要想想！一個人可以把他所有的錢投資下去，爲着去完成他的某種興趣，然後再回頭！」

我接下去說，「來發現一個社會。」「直接建立在一個共通的基礎上。」

心理學家又說了：「所有的這些全是奢侈而又荒誕的理論！」

「確是，對我亦然，我從來未討論過它一直到——。」

「得到實驗的證明！」我叫道。「你準備來證明『那個』」?

「對，那實驗！」斐比叫道，他正準備讓大腦活動活動。

心理學家接着說，「不論怎麼說，讓我們看看你的實驗，」「否則，你知道，一切都是空談。」

時光客，微笑着，環視了大家一下。然後，微笑慢慢收斂，雙手用力塞入他那寬大的褲子口

袋中，緩步的走出房間，然後我們就聽到他便鞋的拖曳聲消失在他那漫長的實驗室。

此刻心理學家看了看我們說，「我懷疑他究竟在搞什麼?」

「還不又是些他熟練的詭計或其它什麼。」醫生答腔道，此時斐比正試着爲我們講解他在布爾沙姆所看到的以符咒召魂的奇術；但是時光客却在斐比逸事口沫橫飛還未盡興之前回來了。

在時光客的手上拿着一個在閃爍發光的金屬支架，比一個小鐘略大些，手工非常細緻。裏面爲象牙質的內襯，中間有一種類似透明的晶體物質。現在，我必須要頭腦清新，至少爲了以下的這個——除非他的解釋可以令大家接受——絕對無法讓你我接受之事。他把屋中的一個小的八仙桌搬起，請大家讓路，把桌子放在火爐前面，把桌脚定在爐邊的地毯上。桌子放妥，他把這東西就放在上面。然後搬過一張椅子把它放穩。此刻在桌上除了另一盞小的罩燈以外空無一物，在暈暗的黃光照射下把這東西的陰影拖得好長。此外，屋中大約還有一打左右的燭光在照耀着，其中二支在壁爐牆座台上的二銅燭器上，另外的則散在幾個角落裏，所以使屋內非常明亮。我選了一個最靠近火邊的低把臂椅上坐下，我的位置正好在時光客和火爐中間。斐比則坐在他的後頭，兩眼直盯着他的肩膀。醫生和梅耶省長則從他右手邊可看到，而心理學家則倚座在他左手邊。年青人則坐在心理學家的後面。我們現已全部坐定。此刻任何一種詭計對我來講，都是不可能的了，

但是時光客本人却信心十足，正準備在此情況下開始對我們表演。

他又看了看大家，然後把眼睛回到那機器上。「怎麼樣?」心理學家說話了。

「這件小事情」，時光客說著把雙手肘部放上桌子，二手一起壓在儀器上面，「這只是一個模型。它是一個能旅行於時流中的機器計劃。你們只注意看它似單純的斜傾著，二支發光的桿子，所以以爲它沒有什麼。」他用手指了指此一部份。「還有，這是一個小的白色平面，那邊是另一個。」

醫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端詳著這個東西。「喔，做的眞漂亮。」他說。

時光客回答講，「這花了我二年的時間」。說完話後，大家幾雙眼睛一齊看著醫生，時光客又開口了：「現在，我要你們對這個平面清楚地了解一番，當把此面下壓時，就把此機器滑入未來，反之則可相反之作用。而此一鞍型體爲時光旅客的座位。現在我將壓下此面，則機器即將運轉。然後它將消失滑入未來的時間。你們好好看看。也一起看著這張桌子，讓你們在這兒陶醉一下，我並沒有耍什麼花招。我不希望浪費這個模型，但是我必須要讓你們知道我是個說話算數的人。」

頓時，沉靜的氣氛持續了一分鐘。心理學家似乎有話要對我說，但是一下又收了回去。接著

，時光客把他的手指移向那可壓的平面，「不」，他突然說。他轉過身去對心理學家說「捉住我的手，」此刻時光客拉住心理學家的手要他按下此一平面，於是，我們同時看到機器一陣旋轉。我敢保證此間無任何詭計。隨著是一陣風聲，暈暗的燈搖了一搖，火焰跳了一下。在壁牆上的一支蠟燭瞬時被吹熄，小機器突然加快旋轉，變得模糊不清，眼睛望去有如一瞬間的鬼相，又似一暗色的銅白閃光體，隨即不見了——消失了，只剩下桌上的一盞燈。

每個人都呆住了有一分鐘之久。斐比事後講，他可眞給唬倒了。

心理學家最先清醒，馬上環顧了一下桌子四周。此時只聽見時光客的朗朗笑聲。「如何啊!」看著心理學家一臉迷惑不解的樣子。接著他站了起來，在壁爐座上捉了一些煙絲，當著大家點燃了煙斗。

我們彼此互相看著。「看這裏?」醫生說了，「你們還在着迷嗎?你們眞相信那機器眞已在時流中旅行了嗎?」

「當然，」時光客在火爐旁停止著點火動作挿著嘴說，說完又轉了個身，點燃煙斗，注視著心理學家的臉。(心理學家爲了表示他不曾受驚，自行點燃他那根未吸完的雪茄。)「甚至目前我有一臺大的機器在這裏即將完成——他邊說邊指指實驗室——到那時我將親自從事此項旅程

。」

「你是說那個機器已經進入未來世界了？」斐比說。

「進入未來或倒回至過去——我不知道，在某方面來講，我只知道部份。」

大約隔了一支香的功夫，心理學家激動的說，「如果它已至別處那它一定是進入了過去。」

「為什麽？」時光客說。

「因為我先假定它現在並不在空間中運行，假如它進入了未來，它還在這裏，因為它必須通過現在之時間才可到未來旅行。」

「但是」，我說，「如果它進入過去旅行，當我們剛開始踏入此屋時，就將已經看到它在那裏；而上個星期三當我們在這裏時，以及上上星期三等就都該見到！」

「這是個耐人尋思的問題，」梅耶省長打破了此一沉思的氣氛轉身對時光客講。

「不只如此，」時光客說着向心理學家解釋道：「你想想看，你本人可以做個解釋。它目前就在門下面，你可知道，以一種稀釋態存在那裏。」

「當然」，心理學家說着頓時也使大家信心恢復。「這在心理學上是個很簡單的觀念。我早就該想到了。這足以為我們解釋這矛盾的所在。我們無法看見它，也沒有辦法把它們當作一個旋

轉的車輪，或一顆劃空而過的子彈來欣賞。如果它以比我們快的速度穿過時間一百或五十次，如果它的一分相當於我們的一秒，那我們對它也算有個五十分之一或五百分之一的旅速概念。而現在這個問題就簡單多了。」他把手在空間中比了比好像機器就在其間一樣。「了解了吧？」他邊說邊笑。

我們坐着注視空桌達一分鐘之久。然後，時光客問我們對此一物體之想法。

「整晚的事到目前夜深為止都還合理，」醫生回答道：「但是一直等到明天，我們還要等着白天的來臨。」

「你們想看看時間機器本身的東西嗎？」時光客在徵求我們的同意。然後大家一致通過，時光客便把燈拿起，領我們沿走廊走下他的實驗室。我仍能生動的記得閃爍的光，時光客的詭異，光禿前額的側影，在風中舞曳的燭影，我們怎麽都會隨他擺佈，滿腦子迷茫全是不可思議的荒誕，在這個實驗室中，他又要玩什麽花樣，而使比剛才大無數倍的東西同樣在我們面前消失？那些鎳色，有些是象牙色，還有些是那岩石晶塊散出的顏色。此事件逐漸的完整，但是那閃爍不停的晶棒就像是一張未完工的椅墊脚，我趨近好好看了看。好像是石英晶體。

「看這裏，」醫生說，「你真的當一回事？或者還是個詭計——就像是你在上個聖誕節所耍

的鬼影那樣？」

「在機器上方，」時光客說着，把燈頭擧高，「我有意要探究時間的眞象。這算是很簡單的一個答覆吧？在我的一生中我從沒有比此刻更重要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他要做些什麼。

我雙目掃過斐比，與他剛好碰了個正著，他望了望醫生的肩膀，而也回了我一個眼色。

第二章　失約的晚宴

我想，在那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眞正相信時間機器。而事實上，時光客在這些人羣中表現得太出乎意料，使我們無法相信他這個人，你絕對不會感覺到，你會看到大家都在以他爲中心；你也會發現到他還眞是留了一手，在他那坦誠閃亮的語氣中，他還巧妙的保存了若干技巧。正如在那時斐比指着那個模型，而用時光客的詞彙來解釋這個東西，早已心服了他的證明一樣。但是我們必須要得知他的動機，就像是一個肉販了解斐比那樣，而時光客却還有比我們想像還要好的奇思，而我們却無法相信他。他所告訴我們的那些東西，使我們老是以爲他算不上一個聰明人，準是在詭計上動了手脚，這就是把此事看得太容易的一個錯誤。一些謹愼而把自己嚴肅化的人絕不

會對他的行爲十分認眞；他們也深知在某些方面對時光客實驗審查時，會對他們名譽的誠實性有所損害，就像是在一個育嬰室中以一些易碎瓷器的作家具一樣的危險。我不以爲我們中間有任何一個人會因上星期三的實驗到下個星期三，一週內對此深所獲益，雖然在我們心中這是自古而來人類幻想的陳腔老調，而實際上却是荒謬無比，使我們無法接受。就拿我本人來講，我已被那模型的詭計弄得心神不定。同時還記得星期五我在里尼與我相逢的醫生那次討論，他告訴我，他曾在提賓金看過一件與此類似的事情，同時他還强調當蠟光被吹熄時所受到的那股外力，但是對此詭計他却無法作任何解釋。

一星期很快的過去了，第二個星期三我啓程動身再到里區門德——我是以時光客的常客自足——然而，當我到達時却已遲了，我發現另外已有四、五個人已早在我之前在他的書房中坐定。醫生站在火爐前，一隻手拿着張紙另一手拿着他自已的錶。我在人羣中尋找時光客，「現在已是七點半了。」醫生說道。「我想咱們該用晚飯了吧！」

「在那裏呀？」我對着這羣訪客說道。

「你大概是剛到吧？這倒也沒什麼。時光客曾告訴我說，如果在七點晚餐時間到了他還未囘來就不要等了，他囘來時自會向我們解釋。」

一位在早報上享有盛名的主編說：「這似乎使晚餐上缺少了什麼。」醫生也有同感。

除開醫生外，心理學家與我是上星期亦曾到場的兩個人。今天的另外幾個人還有帕蘭克、名主編、傳記學家，還有——一個非常怕羞的，我也不認識的新人，他離我很遠，整個黃昏沒見他開過一次口。在晚餐桌上由於時光客本人的缺席，使大家產生了某些推想，在此段時間我向大家提議不妨輕鬆些來點詼諧的笑話沖淡一下氣氛。而那位主編却希望我們能對上次的事作一個解說，於是心理學家就自告奮勇的把上星期那「驚異的矛盾與詭計」我們親眼目睹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就在此時，他後方靠走廊的門無聲無息的慢慢開了。因爲我是面對着大門所以首先看到。「您好！」我說。最後大門整個打開，時光客站在我們面前，我發出了一個驚訝的叫聲。「老天！你是怎麼囘事？」醫生在抱怨着，他是第二個看到他的人，此刻全桌的人都把注意力移向大門。

他的情景實在是悲慘的令人吃驚，外衣滿是骯髒的塵灰，身上全是綠色的樹葉，滿頭亂髮，以我的看法綠中帶灰——說是髒或沾了灰土都對，因爲那顏色實際上均已暗褪。他的臉色有若幽靈般的蒼白；二頰呈紫色深凹——像是生病而還未復原那樣；他的形像實是令我們大吃一驚。他急匆匆的進門，好像怕被光照到的樣子，直奔房間邊走腿邊跛着，好像是脚踝受傷了，我們大家

無聲的看着他，期望他能說些什麼。

他未發一語，只是痛苦的朝着桌子走來，似乎是示意我們給他倒點酒。主編倒了一滿杯的香檳遞給他，他一飲而空，似乎是好多了：他用兩眼掃瞥了全桌，接着那幅幽靈般的微笑又再閃現在他的臉頰上。醫生先開口了「老兄，你身上怎麼一身是土，怎麼搞的？」語意間大有責難之意。「我很好。」他停了一下說，再盛滿了一杯酒，又是一口而乾。「嗯，不錯，」邊說著話兒，他的兩眼漸漸發光，兩頰上也慢慢的顯出淡淡的血色，臉上浮現出某種陰沉的意態然後繞着這個舒服溫暖的房間踏着方步，最後才開口講話，他的話仍是充滿了一種情感的氣氛。「我準備洗個澡再換套衣服，然後我再下來與大家作個解釋……留些羊肉給我，我餓得幾乎可吃下一頭牛。」

他打量着主編，因爲他是稀客。但願他還好。主編正要開始發問。「現在告訴你，」時光客說。「我眞——滑稽！一分鐘就好了。」

他放下了酒杯，大步走上樓去。我又再次的聽到那穩健、柔緩的脚步聲，我站了起來，目送着他的離去。襤褸的衣服，肉色的短襪，隨着他關上的房門而消失在那盡頭。接著我想，眞恨他這種小題大做的樣子。等了一分鐘，可能吧，我的思想又雜如棉絮。過了一會兒，我聽到那位作家說道：「一個聞名遐邇科學家的怪異行徑。」我在想（在他講完後），這又是套上他三句不離

本行的報紙標題，但是經他這麼一說，又把我的注意力帶回到明亮的餐桌上去了。

「搞什麼呀？」記者說話了。「他當眞成了一個業餘的乞丐了嗎？我不以爲然。」我的眼神不期然的對上了心理學家那對充滿疑問的大眼，在他的臉上似乎也正是我自己的一種表徵。我剛才看到時光客蹣跚的跛行拾梯而上。我不認爲他們有人能和我一樣的敏銳覺察到他那一跛一跛的步子。

第一位從這種懾人氣氛中清醒過來的要算是醫生了。他敲着響鈴——時光客一直討厭那些催他用餐的僕役——一頓熱騰騰的盛餐。我們的那位編輯先生一邊輕咳一邊把刀子換到另一支手上，一直坐在那裏不吭氣的沉默者跟着也開動了起來。晚餐又再重新開始。一聲輕嘆打破了原先的寂靜；然後，編輯先生開始他强烈的好奇心。「是否我們那位朋友爲了多賺點收入當起清道夫來了？或是說他自以爲成就一等而目空一切？」他疑惑地自言自語說着。我接着說「我以爲這就是他那『時光機器』所造成的」，說着，我便開始回叙第一次由心理學家主持的那個討論會。那些新來的客人聽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編輯先生把話題又再推廣。「到底這時光旅遊是怎麼回事？一個人怎能整日把自己罩在矛盾之中？難道他是例外？」他把那套漫畫中的故事構想帶了回來，難道說他們在未來那裏連刷衣的刷子都沒有一把？記者先生也不相信這一切，他與編輯先

生站在同一觀點極力否認這個荒謬的事情。他們兩個都是思想非常新的記者編輯——極風趣，狂狷的青年人。「在後天報告我們的特別約定協商，」記者說着——或說是吼着——當時光客再度下來之時，穿了一套普通的晚禮服，臉上憔悴之色一絲未改，他兩眼直瞪着我。

編輯喜不自禁地說道，「我剛剛講，」「這些傢伙在這裏講你已經到下個星期中去旅行了!!講點動人的事情，如何?你是怎樣渡過這些日子的?」

時光客一聲不響的走向那預留給他的位子。沉靜地笑着，還是他那副老樣子。「我的羊肉到那兒去了?」「怎麼搞的，又把叉子戳入了肉中。」他埋怨着。

編輯吼道「說你的故事!」

「講你個頭!」時光客火了。「我現在要吃東西。在我東西沒有吃飽前我什麼都不會說，謝謝。喔，還有那塩。」

「就只兩個字，」我說。「你確曾有過時光旅行?」

「有過。」時光客回答道，拌着一嘴的菜餚點着頭。

「我出一行一先令的價錢，」編輯說道。時光客摘下了他的眼鏡，朝沉默者看了看，又再用手指把它戴上；此刻那沉默者一直在瞪着他的臉孔，神情震慄，時光客一杯酒就向他臉上倒去。

弄得晚餐後半場的氣氛極不融洽。就我個人來講，這種突如其來的事故，要我來打打圓場，一旦從我嘴裏脫口而出，結果也會同那人一樣。飯後，記者藉著一些好笑的趣聞、名人軼事來冲淡不和諧的氣氛。時光客仍獨自享用他的晚餐，在廳中若無其事的吃着。醫生在一邊吸着雪茄，一邊從他的眼角上斜窺着時光客，沉默者似乎比以往更笨手笨脚，失神的猛喝着香檳。最後，時光客把桌上的盤子推開，環視了我們一圈，「我想我應該先說聲對不起。」他說道。「當時我實在是餓極了。我確曾有過一段極怪異的時刻。他伸手拿了一支雪茄，接着把雪茄末端切掉。「但是進了吸煙休息室，那又是一個長而沒有完的故事。」接着他搖了一下鈴，然後徑自走入房間。

他指着我講「你剛剛已經把有關機器的事情告訴了博拉克，達希和裘斯三位先生了嗎?」他習慣的坐上了那張灰色靠椅；又指了指三個新來的客人說着。

「但這件事却充滿了矛盾。」編輯說道。

「今晚我不能爭辯。我不在乎告訴你們這個故事，但是我不能爭辯。我一定這麼做，」他繼續說道，「告訴你們我所經歷的一切，如果你們喜歡，但是請你們不要打斷我的話。

「我要把它講出來，糟的是。這故事中的大部份你們聽起來，會以爲我是在說謊，說謊就說謊吧!那確是句句眞話，絕非謊言。我在實驗室時是四點鐘，從那時起……我已經過了八天……

在這八天裏，我經歷了人類過去不曾有過的奇妙日子！我的頭腦絕對清醒，我保證此刻並非在說夢話。那時我正準備上床……請大家不要打岔！同意嗎？」

「同意，」編輯說道，我們大家也一致同聲說「好。」於是，時光客就開始說他經歷的故事。首先他坐回那老位子，說話神情有若一深受驚嚇過的人。一陣子後，他又恢復了前些時的生氣。寫到這裏連我自己都覺得只是在消耗紙和墨水，因爲有許多事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你看看，你決無法看到說話者那種蒼白，眞誠在微光搖曳下形影於壁的神情。也無法聽得到他那聲調忽高忽低的氣氛。你也無法知道在這段多彩多姿故事中他「說書」的那種味道！我們聽衆中的大多數均是在這間吸煙室不甚有光的燭影下愰盪，只有記者先生的臉孔和沉默者膝蓋以下的腿部才照得到光。起初我們彼此還會互相打個眼色。過了一盞茶的功夫，我們均只能摒住呼吸兩眼直盯着時光客的臉孔。

第三章　時流旅遊

「我在上星期三已經與你們其中一些人說過「時光機器」的原理，同時也爲你們當場示範過，美中不足的是實驗並不完整。就現在來看，確是如此；其中之一的象牙棒已經裂開，黃銅作的軌條也已彎曲；但其餘部份却是十分穩固健全，我那時希望在星期五完成它，但是在星期五當天，當我把這些東西再組合將接近完成之時，我發現到，其中有一根鎳棒才只有一吋，太短了，所以我決定再製一套；如此一來到天亮還未弄妥。那是今天的十點鐘，所有的「時間機器」首次試車。我給它上緊了最後的一條帶子，螺絲一一上緊，石英棒內也重新注好了油，我自己就端坐在其中的座位上。當時我認爲，即使實驗失敗只要我能一見其神妙的效果就是最後我犧牲了也是值

得的。我一手抓緊啓動桿，另一隻手停住另一根上，把第一桿器壓下，幾乎是在一秒鐘之間。我似乎感覺到全身上下在搖擺；有一種下墜般的夢魘；再看看四周，實驗室一如往昔。有什麼事情已經發生了；此刻我懷疑我的神智已經在欺騙我。然後，我看了一下時鐘。在此之前，似乎，是十點過了一分或多一點點，而現在却已將近三點半了！

「我做了一個深呼吸，張開嘴，用雙手抓緊了啓動桿，接着就是一陣刺耳的轟聲。實驗室中的景物一陣暈眩就黑了下來。瓦契特太太跑了進來走了幾步，但很明顯地就是沒有看見我，就逕向花園的門口走去。我想那要花上她一分鐘或略多的時間她才走的完，但就我看去，她似乎是以火箭的速度射越過此房間。我又再按下此鈕至它的極限。黑夜來臨有若把一盞燈熄滅般的漆黑，瞬時，明天就到了。實驗室又漸漸暈暗朦朧，接着微光漸明又明。明天的黑夜又使光線消失，白日又至，夜再臨，晝現，仍是那樣愈來愈快。一種急旋的沙沙聲灌滿我耳際，接着，一種奇怪，無聲的死寂罩滿了我的腦際。

「我很害怕我無法適應這種時流旅遊中的特殊感覺。那確是令人不悅。那種感覺的確好像是一個人把按鍵拉起——一種週而復始的運動！我也感受到一種恐怖的呼喚，一種似乎馬上就要撕碎的意識。每當我進一步，黑夜緊接着白天有若一生翼的翅膀與我同行。實驗室的微暗似乎也離

我遠去，我接着看到太陽一蹦一蹦的由天際閃跳而過，每分鐘跳一次，每分鐘就代表了一天，我設想，實驗室或早已化爲灰燼而我已進入了大氣之中。我有一種被押上絞刑臺的朦朧感，但是我早已飛馳而過不留任何移動物體之痕跡與知覺。連最慢的蝸牛現在也跑得比我快上許多。一陣陣的晝現夜落、朝夕交替已使我的眼睛受不了這種超額的痛苦。然而，在黑暗的過渡時期，我曾看到，月亮的弦月由天際搖曳的旅行，從新月一直到滿月，我還看到有一顆在作圓周運動的星體老在那裏閃耀着。景物仍在隨着我飛馳的速度而繼續着，日夜的交替跳換已成爲我連續體的一部份；天空是一種驚異的深藍色，一旦光彩輝麗的亮光出現，就表示黎明又至，跳躍的陽光有如一團熾紅的火球由遠而至，在天際蒼穹中萬道霞光；月亮是一個暈暗的幻圈；除此外，我看不到任何一顆星體，喔謝謝上天慈悲，此刻在蔚藍的天際開始有了一道較亮的閃爍圓體。

「景觀朦朧不清。現在比較好了，目前我的位置仍是在原來那座落於山腰側的老屋中，慢慢地，屋簷的稜線開始在朦朧中超昇過我。從內向外看去，我看見樹叢由芽至盛綠其變幻之速有若一團蒸氣之噴灑般，一下子開花了，一下子發芽了，一下子就一片翠綠；它們在那裏成長；盛開，綠意盎然，爾後又凋落枯禿。我也看見高聳的建築物在模糊中上昇，消馳，有若幻夢。整個的地球似乎已在變動——在我眼中看來是種熔體在流動着。儀錶板上之小指針仍在告訴我說速度還

在繼續增快。現在，我已注意到，太陽的火球一上一下，一季復一季，就只在一分鐘不到的時間內變化，我的進行速度，現在一年的時間過眼只有一分鐘；一分又一分的看到白雪飄落佈滿整個大地，又迅而消失，接着又是亮日，綠意又至，春天又到臨。

「現在不適應的强烈感觸已不像過去那樣了。到頭來，它們已融成一種不正常興奮的喜悅。原來我已意識到，我那臺機器確在那裏不停的搖幌着，但我已無能力去旁騖於此。可是我的內心又太迷幻而無法接受此一事實，所以，一種瘋狂的感覺油然而起，我已置身未來之中。起初，我沒有任何念頭，腦際空白，却有許多新的感觸出現。而現在呢，一種新奇的念頭突然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某種好奇而立刻變爲恐懼的想法——到最後，這種念頭已完全控制了我的一切。人性的發展是何等奇怪？在我們初等文明之上又是何等驚異的進步，我想着想着，在我接近此一模糊的實體前，我一直都沒有找到！我看見一幢幢高聳而構思怪異的建築物在我眼前出現，這種影像比我在以往看到任何的都要强烈，但，這些景物仍是與前那樣，不十分淸楚，我還看到一些綠意婆娑的沿着山腰上溯，而那裏沒有一點冬春交替所留下的痕跡。甚至用我思想中最壞的來看地球仍是十分公平的。所以，我的心識老是在市塵的觀念下欲步不前。

「在這一趟的旅程中，我確是在作一項很大的冒險，因爲，我發現在太空中的物質或機器確是有佔有空間的可能。只要我以高速在時間中飛馳而過，其物質性就會變的愈來愈少；拿我本人來講，就會愈變愈稀薄——就像一團蒸氣可以很輕易的在物質的空隙間穿梭而過！我的身體裏塞滿了一個一個的分子，在身體中以某種形式排好在那裏；這也是說，我體內的原子要克服一種深奧的化學反應——可能是一種極强能量的爆炸——作爲其結果，而把我的實質本體吹散播至所以有可能的因次外——進入未知之內。由於這些可能的推理，當我在製造此機器之時這種興奮之情，又再次的在我腦海中廻盪；但是，不論如何，我確是要接受一項不可避免的冒險——這項極富挑逗性的冒險，可說是一項前無古人冒險！現在，這個冒險已然是成爲不可避免的一項步驟，我已不再會用以往那種興奮的心情來看它了。事實如此，簡直已使我痲木而失去了直覺的作用，每一件過眼之事，均是神妙的不可思議，時光機器刺耳以及擺動的聲音，整個世界彷彿像是在往下落，我的神經已頻臨在陣陣的顚覆邊緣。我一再的告訴自已我不能也絕不能停下來，可是性急的本性又不斷的在催促着。就像是一個急躁沒有耐心的笨蛋，我拔起推桿，一種不能自已的動作，一切的一切均像是影片一樣向後倒回，我在大氣中一馬當先滑流而過。

「在我的耳際響起一陣震耳欲聾的雷鳴。一時本人就暈眩了過去。接着，一陣憐惜的呼喚聲

輕拂過我的耳際，一覺醒來，發現我的機器已四腳朝天，而我呢？正躺在其前端的軟墊上。一切看來仍是那樣灰沉沉的，但是現在我已感覺到我眼前原有的一層迷惑模糊已經消去。我四下打量着自己。我是置身在一個花園的一小片綠茵上，有着許多各色的杜鵑擁在我的周圍，我還注意到，杜鵑花的花苞早已盛開，淡藍色的殘葉片片散落在那些發出歡呼的白石塊聲浪中。一陣突然的醒悟，我發現那些白石塊懸在機器上方的雲層中狂舞，然後像一陣煙般的掉落在地上。此刻我通體濕透，『這眞是絕佳的待客之道。』我吶言道，『以這種方法來對待一個旅行無數年而來看你們的人類。』

「我想到一身弄得濕淋淋的可眞像個笨蛋。我站在那裏又打量着自己。一幅巨大的形像，明顯地切刻在許多的白色石頭中，在杜鵑花飄落的花隙中朦朧的還可以分辨。除此外，整個的世界是一點也見不到。

「我的直覺告訴我，一切都不容易去描述。當這石柱愈來愈薄愈細時，我看到白色形體也更加清楚。那是一叢非常大的銀樺樹纏在它的肩上。是一塊全白色的大理石，拿它的形狀來講，好像是一個帶着翅膀的獅身人像，但是那對翅膀，却像是伸向垂直二側有種展翅欲飛的動作，在其底座上，朝着我的這頭，是青銅做的，上面已長滿了一層厚厚的銅銹，臉朝向我；那對盲眼似乎

盯着我；在那二片薄唇中有着一股淡淡的笑容。這是一種大的氣氛在醞釀着一種不愉快病體的氣氛。我站在那裏看了一會兒──半分鐘，或說有半個時辰也罷。當那些石塊在它變厚或變薄之前它似乎要前進又像是要向後退去。最後我向它使了個眼色，我看到這石幕已然斑剝而磨舊，而天際又閃現出久久不見的陽光。

「我再看了看隱伏在那裏的白色外形，我的蠻勇旅程又一再地在催促着我。當這些朦朧全部消失後又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對人類來講又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若說把殘酷冷漠加在一種普通的情感中會如何？在這段境域中，一旦失去了人性又怎樣，會形成另一種非人性，毫無同情心，以及有著一種壓倒性的權利慾，我可以也是一種古老世界上的那種野蠻動物，却有著你我共同有的莊嚴外表──一個滿體骯髒不能自制殘殺的生物。

「隨後，我又看到另一巨大的形像──高聳的石柱，爬滿野藤的高牆，在逐漸變小的暴風聲中，野藤像山一般的向我直擁而來。我本能的一陣恐懼。翻身坐回時光機器上，握緊手柄努力去扳動它。就在我作此動作之瞬間，太陽有如流星般的穿入了暴風雨中。灰色的氣氛已一下子移開消失得有若鬼魂一般。在我的頭上，是一望無際的碧藍晴空，偶爾點綴了幾朶飄散不去的浮雲。在我前面的巨大建築聳立在那裏異常清楚，在一陣暴風雨後，上面一滴滴的水珠在陽光下閃閃發

光，在其四面的白色巨石沿著其輪廓立在那裏。這時，我完全感覺得到自己處身在這奇怪的世界裏却一絲未掛。我感到自己有若一隻在晴空中飛翔的鳥兒，上面有著一隻蒼鷹在追逐，它會突然的衝下來一把把我攫住。我恐懼得發呆發僵，我吸了一口新鮮的空氣，舒展了一下筋骨，猛然地在機器上彎臂縮腰，拉緊手桿，它猛烈地打中了我的下顎。我一隻手在鞍座上，另一隻手在手桿上，此刻我彷彿又置身在高山之上挺身在那裏喘息著。

「約過了好些時候我的勇氣與衝勁才恢復過來。我好奇的四處打量著，在此遙遠的未來所在，害怕也比較少些了。在一個圓形的出口處，這個離我最近的房子，建在高山上。我看到一羣身著寬大服裝的行人，他們在那裏瞪著我。

「然後，我聽到有一個聲音向我而來，這個聲音穿過白色獅身像樹叢之中，是一羣有手有頭的人向我跑來。其中一個，正向著我和機器所站之處急衝而至。他是一個很顯眼的生物——或許有四英呎高——身著一紫色長袍，腰間繫著一根皮製的帶子。在他的脚上——穿著一種縛在脚上的矮鞋或是半統靴——太遠我看不太清楚；他的脚一直到膝蓋均沒有任何服飾，他的頭是光禿的。還有，我注意到——這不是頭一次，整個的氣氛十分暖和。

「他給我第一個印象是個非常漂亮的高雅生物，却非常的脆弱。他的雙頰泛紅，美得有點像

患了肺病——過去我們在話聽得太多時，也會有這種臉紅的時候。從他的臉上，我忽然地又恢復了信心，我把手從機器的操縱桿上放了下來。

第四章　未來之旅

過了一會兒，我們面對面的站立在那裏，我，還有那個弱不經風的東西。他朝我走了過來同時向著我微笑。由於他這種友善的表示，使我的憂慮與恐懼一掃而空。然後他又把頭回過去向他後面的兩個人說了些什麼，那兩個人馬上走了上來，又用一種奇怪的聲音回答他，同時彼此以一種很甜美有若水流般之語調在說著。

「在另外一邊也有其它的人走了過來，現在，在我四周大概有八到十個他們的人在端祥著我。其中的一個還直盯著我。先是仔細的瞧了瞧我的頭，已覺得很奇怪了，而此刻我的聲音也非常急促而令他們有種高不可測之感。所以我又搖了搖頭，同時指了指我的耳朵，又再搖了搖頭。那

個人又向前走了一步，猶豫不定的樣子，然後摸摸我的手。此刻我忽然感覺到在我的背和唇上有一種柔軟的溫暖感覺。他們是要證實一下我倒底是否眞的存在。這其間並無一點緊張的氣氛。事實上，在這羣面貌姣好的小人羣中，似乎有種東西激起了他們的信心，這羣小人彷彿是像一羣高雅、溫和，有點小孩味的種族。除此外，他們看起來似乎十分脆弱，使得我把他們想成是九柱戲中那十二個柱球一般。但是當我在時光機器上看到他們那淡紅色的手掌時，我又突然地意味到一種不能太接近的警號。我還算走運，當發現時還不太晚，我已驚覺到過去那些我已忘掉的危險，我的手仍在可够到控制棒的範圍內，一有不對可以馬上開動機器，我轉過身去，看看倒底我該如何與他們溝通思想。

「過了會兒，他們愈走愈近，我已能看到那一張張怪異的有若瓷瓶上畫俑的臉孔。他們的頭髮呈捲曲均勻，在頸部和面頰呈懸崖似地切齊；現在他們臉上已沒有了剛才那種極爲驚懼的表情，他們的耳朶特別的短小。嘴巴也不大，但是比薄唇還要紅而發亮，小下巴尖縮成倒三角形。每個人的眼睛大而充滿野性，而——這些可以說也是我自負的一部份——在我預期之中就知道他們必與人類不同。

「他們並未企圖與我溝通，只是站在那裏圍著我竊笑，用一種柔而小的聲音彼此交談，然後

我們開始交談了。我用手指著那時光機器，再指指我自己。我考慮一下，究竟要如何才能把時間表示出來，想了想，我用手指了指太陽。立刻，就在我的手勢比定之後，從紫白色的草叢中出現了一串非常好看的小圖案，然後是對我震耳欲聾的如雷歡呼，把我給嚇住了。

「此刻，我眞是有若受驚的火鷄一般，他們却表現得很平淡冷漠，我的直覺反應是：這些生物可能都是笨蛋？你們似乎不難了解我的感受吧。你們可知我時常參與八百年或二〇年後人羣的集會，不論在知識討論，藝術評價等等方面，而其中有人若突然問我一個問題，而此問題又顯見其智慧只有一個五歲大孩子所問出的問題。事實上，如果在陣雷中從太陽而來到此地時，也確會如此。突來的陣雨，使他們不得不拉起長袍來，一雙雙脆弱的瘦足均一一收入我的眼中，此刻，一陣失望的意識在我腦海中閃過。我感到，我那造時光機器的動機均已一一破滅，價值何有。

「我朝旭日點頭示意，同時向那羣注視我的人羣作了一個突來的親切招呼。大羣的人從中爆出了一陣高呼聲。然後，一個個面帶笑容的向我走過來，同時把一朶朶鮮花串成的花圈爲我帶上。這個擧止倒是合乎我們的鄉土人情；待我戴上花環後；他們又都跑開了，再去採花來，並且笑盈盈的把它們別在我身上，直到我全身幾乎全被鮮花遮滿爲止。我想諸位絕對看不到此種奇景，有如此多奇妙的花朶，點綴在數不勝數的已有文化時流中。過後，有一個「他」建議在最近的建

築物中介紹給大家，於是我們魚貫的通過了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獅身像，這尊石像似以一種巨大灰蝕的石頭雕成，驚鴻一瞥之下，見它以笑顏向我。此時，在我心靈深處，已有信心與他們共往，同時建立了一種深厚銘刻於心的記憶，這一羣孩子們的天資與才智，進入了我的記憶腦海，久久不能消除。

「那座建築有一個高聳的入口，四邊閃爍著各種尺度的顏色。自然，我被這羣小人環擁而入，隨之一扇巨大的門正向而開，腦海中的陰影與神秘也隨之一掃而空。從他們頭頂上我第一眼看到的印象，是一園或一叢美麗的叢木以及花朵，但由於多年荒蕪未整已成了一片混亂，我看到許多高穗，上面開滿了一朵朵不知名的白花，據我估算了一下，在白色花瓣相對的二瓣間約有一呎左右。那些無名花開得遍地都是，如果說它們乏人管理的話，這羣雜色叢生的灌木堆，又如何能在此刻靠的如此近。時光機器此刻停放在四周佔滿杜鵑花瓣的中央草地上。

「隨著脚步的前行，我步入了拱形的門廊中，門廊彎曲成形，中間寬濶無比，使人不會有狹窄感。進入裡面時，我不時地注意拱廊上的雕花，在我猜想那都是些早期腓尼基人的作品，但是由於氣候以及乏人管理，均早已呈現斑剝凋落。在拱廊內，有好幾個穿長袍而精神飽滿的人在那裏迎接，隨後我們一齊入內，我也換上了一套十九世紀流行的袍裝，但看起來有些不同，在衣服

上鑲有鮮花製成的花環，同時還飾以一種會發亮，色質柔和的絲帶，再配上一道白色的鑲邊；我又置身於一羣發出笑聲以及操英語的羣衆中。

「在拱廊的另一端，懸門紫色，大大敞開。屋頂仍罩在陰影之中，窗戶上鑲滿了各色閃爍的玻璃。地板是由一塊塊質地非常堅硬的白金作成，它不像金屬但也非平板磚，踏在上面非常的柔，在時流中我能回溯過去也能躍入未來，在這些多彩多姿的甬道上，我邊走邊沉思著。在屋中的橫向是磨光石頭打造成的桌子，高出地面約一呎餘，在桌上放著的是一串串的珍菓異味。其中有些我認得出的只是異常大的果子散在其它水菓之上，但絕大多數均未曾見過。

「在桌子旁散放著許許多多的椅墊。走著走著，帶我前行的嚮導就先坐了下來，同時以手示意就座。待大家坐定後，他們開始用手拿起水菓來吃，我却沒有照著作，此刻我是旣饑且渴，趁此餘暇，我環顧了一下四周的環境。

「值得我注意的頭一件事情，便是此地荒蕪的景象。彩色的玻璃窗，只陳列出一種幾何的圖型來，但是那種彩色玻璃多處均已破裂，懸在上面的窗布也高低不齊，上面沾滿了灰塵，隨之，我見到大理石桌的四個角均已折斷。除此外，最具有吸引力的大概就是那些圖畫與雕刻了。此刻，有數百個人正在大廳中宴客，靠我附近的，大部份均以一種對我極饒興趣的眼神看著我，他

們那些細小的眼睛，在吃水菓的同時，閃爍著陣陣的燦光。大家均穿著很厚的長袍，看似是絲質的。

「水菓，一盤接著一盤，全是他們三餐所需的食物。這些遙遠未來的人類全是素食者，而當我與他們同在時，儘管我是餓的要死，但也得入境問俗，非以水菓解饑不可了。事實上，我還發現到像馬、牛、羊、狗等都看不到。可是水菓却是纍纍成串，其一最爲特殊的，是我在那裏住了將近一季左右——我以一種有三個面的粉類爲食——特別好吃，它是我的主食。起初我對這些奇怪陌生的水菓感到迷惑，同時也對那些我所見到不知名的花朵而好奇，但是久而久之，我便慢慢地體會出它們的重要來。

「喔，對了，我正講到在那遙遠的水菓大餐上。當我的食慾漸漸消失時，我決定試著與這羣新朋友在語言上先溝通一下。的確，這是吃完飯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吃水菓倒是件方便的事情，但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連串禮貌與表達的問題。我已考慮到可能有些表示法與我們傳統的方法有別。起初我注意到一個吃驚或很容易使人發笑的臉部表情，但此刻就有一個灰髮的小人招呼我同時重覆著一個名字。他們喋喋不休地在彼此討論一個問題，而我也無時不以一個欣賞者的眼光在那裏看著，我感覺到，自己像是一個四周圍著孩童的老師，堅持自己的一個名詞要大家一遍一遍的

照著去唸，我的嘴上發出「吃」的音來，而他們却學得很慢，而有少部份的人開始累了，我對他們已失去了解惑之意，但我還是決定，不管須要與否，只要有人願意接受，我還是得把他們教會。過了一會兒功夫我再看看他們，眞不敢相信這些人實在是懶惰，甚至說極易疲倦。

「很快地，我發現到宴會的小主人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他們缺少對任何事起興趣的特性。他們會像孩童般的對我的來臨感到驚恐而哭泣，但不像孩童那樣好奇，他們一下子就會停止對我的好奇，而又去做其它的事。晚宴已至尾聲，我才開始注意到，剛剛圍在我四周的那些人早已離席。這也奇怪，怎麽速度那麽快連我都不曾察覺。在我酒足飯飽後，信步踏出大廳又再重臨陽光普照的世界中。再次遇到更多的未來人類，他們跟在我若干距離之後，竊竊私語，同時發出笑聲，但却是一種對我友善的笑意，而後，他們不再跟著我，逕自向我的時光機器走去。

「當我由大殿中出來時，天已黃昏，柔和的陽光伴著霞光漸漸的暗淡下來。第一件使我感到迷惑的事，這裏與我所知道的世界或說我來自的地方不同——甚至連花也不一樣。那座龐大的建築，即剛剛我離開的那一棟，是位在一條寬濶河谷的斜道上，但當時我離湯瑪士神殿的位置比原來的位置移離了一英哩，我開始以頭頂的陽光來計算，大概是一哩左右，所以我想此刻的時間可能已過了八百年，約紀元二千七百年左右。在此，我將要解說一下，就是這個記錄是我機器上的

記錄。

「散步其間，放眼看去，出現在我眼簾中的，均可幫助我了解我所發現到的世界——廢墟一片，蜘蛛結網到處可見。踏上神殿後，是一大塊花崗石，四面用鋁合金團團圍起，構成了一座由險峻的高牆與碎石堆組合成的一座迷宮，這座久已不見人跡的建築物，到處可見一種外形如寶塔般的植物。看來好像是蕁麻一類的東西，它的葉子四周泛着一道淡褐色的光彩，十分美麗，而且它也沒有長刺。這塊地方顯然是一座早期巨大建築物的遺址。至於這座建築確實存在時間我已無從判斷了。似乎命運已然教我停留在這塊「以前」的地方，而在稍後的資料中，對一切未知的一切，對我均非常新奇而經驗也前所未有——一種依然奇妙的發現感覺——但是我却寧願處之泰然。

「帶著一種突生的怪念頭環顧四周，從我落脚已片刻的所在，向周圍打量著，並沒有任何一個小房子出現在我的眼簾中。就僅僅是一幢房子，就算是一片殘垣斷壁也好，但却已不再出現了。在綠意昂然的一片園地上，只有些像宮殿的建築物，而我們那時代的英國味的房舍與大廳之風格已然消失。

「共和國」我不禁脫口自語道。

「我踏上山坡後，又有另一個想法從我腦中生出。我看到有半打數目的形像一直在跟著我。一會兒，我發現它們都是一個樣子，一樣披著軟髮的臉兒，一樣肥胖的手足。樣子看來似乎有些奇怪，或許是我以往沒有看過的關係吧。可是怎麼樣樣事情都是這麼奇怪。而此刻，所有我所看到的實在令我悲痛。就習慣上來說，這些却與我的經驗大有出入，連男女的性別，在這些未來人的外表看來都分不出來。那些孩子們從我的眼光中判斷，除了是其父母的縮影外，其餘也無分軒輊。我也只有自作研判，恐怕這個時代的孩子是比較特別吧?至少在外表的體形上看來是要早熟些，這也只是用我腦海中所能想到的語詞來形容了。

「放眼望去，這些人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我感覺到這一些形態下的生物還不怎麼令人驚異；家庭成員之組成，男的強壯有力，女的柔順。這一點就該生物看來，其生理狀態未必正值年靑好鬥。這裏的生物生活和諧，平衡，就聯盟政府來看，對外界所感應的恐懼，其舉止有若孩童；因此在這裏幾乎沒有暴力的存在——這裏也不須要——就一個有效率的團體來講，其彼此之須求全建立在孩童之意志上。就拿我們自己所身處的環境來講，這種未來的社會制度却已是眞正完備的了。說到這點，我必須要提醒諸位，這些只是此刻我自己的觀感而已。事後，我却深爲我未曾久留而感到慶幸。

「當我還正沈迷之際，我的注意力被一個精緻的小建築，有點像是圓頂屋下的一座牆所吸引。就在此瞬間我想到這些老式之牆飾居然還保留了下來，爾後這些一草一木就一直保留在我的直觀之中。在那山頭上已不再有大的建築物了，我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以滿足那驅使著我的强烈好奇心，這時我第一次感到一陣孤單，隨著一股陣陣而來的好奇心驅使，我用雙手扒開了一層層的綠叢。

「在那裏，居然給我找到了一座由深黃金屬所作的形體，那種金屬我說不上來，上面帶著一種淺紫的塵土而大半已被青苔蓋滿了，那是一座希臘神話中鷹頭獅身的怪獸鑄像，我在那上面坐了下來，那種感覺就好像是我以往在夕陽下，在那些老日子裏躺在椅上休息一樣。此刻，一片祥和、安靜的氣氛，這是以往我從未感受過的。太陽已經落到地平線以下去了，但西方仍是一片金黃色，映在夕陽殘日下，景物顯得更美麗。在山下面是湯姆斯所居住的山谷，河流蜿延而下，就像是正待成形的紅色鋼條。我早已提到過在這整片綠地上，有一個雄偉的皇宮，有些已成廢墟，而有些仍然殘立如昔，這裏，那裏到處目光所及，有如一幅在地面上花園中的一束銀光，到處都是圓頂或尖塔的垂直陵線。這裏沒有灌木叢，沒有鐘鼎之爭，沒有建築待起的跡象，整個的世界就是一座花園。

「放眼四望，我開始用心觀察我所看到的任何事物，當黃昏開始來臨時，我已在用心的觀察了。（我發現，我前面所想的只有一半是眞實的——或說只有片刻的掃掠是眞實的。）

「似乎我所看到的一切，在直觀上一直在衰滅。紅色的落日令我想到人類的落日。這也是我第一次開始體會到我們身處環境下的社會連想。在早先的人類社會裏是人法天，天法自然，人是無法直接效法自然的，但是現在我所看到的，人以自然法則在作並齊的努力。

用我現在的想法來說，我們今日的建築和感情慾念仍全是在一種萌芽的階段。我們所謂的科學，所接觸到的只是一點點解決人類疾病的技巧，但卽使是如此，科學的進步仍在穩定的不斷成長。我們的建築以及園藝學去蕪存精，正如大自然的法則物競天擇，造成大自然的一種平衡。我們改善我們喜歡的植物和動物——但所獲不多——逐漸的藉選擇而施法；現在我們能改善出品質更好的水梨，無子的葡萄，更甜更大的花，更好的種牛。我們在逐漸的改良它們，因爲我們的思想，已在逐漸的進步，可是我們的知識仍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自然在我們笨拙的手掌下也因而變的緩慢。將來有一天這些都會更有組織，而更好。儘管在進化途中略有波折但仍無大碍。整個的世界將會愈來愈進步，智慧更高，教育水準提昇，而彼此更加合作；這一切的一切將會愈來愈快而同自然看齊。最後，聰明的智慧以及小心翼翼的處理，將會使我們再一次的重新調整動物以及

植物生長的平衡，以使其適應我們人類的須要。

「我所謂的，這種調整，必須要能作到，而且要作得很好；一直要實在的去作，不論何時何地，我及我的機器均要如此。空氣無所不給，從蚊子到其它任何動物均受其滋潤，大地無所不育，從黴菌到有用的種子，均可任其生長；任何地方均是可食的水菓以及引人入目的鮮花了，成千上萬的蝴蝶飛舞其間，這些就是最好的防止疾病的條件，疾病也因而絕滅。機器飛馳之中，我看不到任何有疾病的形態。而我想我等一會必須要告訴你們甚至物腐生蟲的過程，以及人類衰老的週期，也因爲這種種的改變而停頓下來。

「社會制度也變得有效了。我在交織的屏網裏看到人類居屋其中，身著華服，而且我還發現到他們個個汲汲營營，却毫不辛苦。沒有掙扎奮鬥的跡象，在社會以及經濟制度上也沒有任何跡象。就交通來講，船形的進步工具使我們整個的世界成爲一個活動體，彼此脈絡相通。而我所見到的不同點，我猜，只有人口的增加已然中止。」

「隨著各種不同的變化又如何適應？這是因生物科學在本質上的錯誤嗎？還是因爲人類智慧以及旺盛的精力造成的這種結果，在自由與堅苦之雙重要求下，使得這些肯上進，强壯有生命意識力的生物活了下去，而瘦弱的被排擠到牆脚下；這些能力强，能自我約束，有耐力及能作決斷

的人控制了一切。家庭之地位，情感的昇躍，等等一切的表現均適合於這些青年，但現在，那裏是他們暗藏的危機？一股股情感的躍昇，成長，夫妻間逐漸增加的嫉妒心，母性的冷酷面，等等的這些有如逐漸蔓延的要素，這些現在均已不須要，因爲它使我們不快，野蠻的行爲，在和諧生活中那是不必存在的。

「我又想到他們的物理景觀，他們缺乏智慧，那一大棟一大棟的廢墟，使我强烈的相信大自然仍征服了一切。因爲那是戰爭後的平息。人性是强烈的，好鬪的，但也是聰明的，這些一切均能依環境而自相協調，以適應生活所需。而現在，時過境遷，條件也因而有了變化。

「在這個完美，舒適又安全的新條件下，體能備而不用，久之則人體逐漸虛弱。甚至拿那個時候來講，由於某些欲念以及傾向，一旦繼續活下去，仍是一種失敗的老途徑。血肉之氣及好戰之勇，用來作比喻，並無太大幫助——甚至會妨碍——那些文明的人。在肉體平衡調和與安全感、權力、智慧下之狀態，也與肉體一樣無所藏身了。經年累月的遊歷已使我感到沒有了戰爭的危機或是無端的暴力，不再受猛獸的威脅，沒有那些無端的疾病。如以上的生活，我們可稱之爲虛弱，就好像强壯字眼那樣，實際上是不再弱的意思。也可說是較好的裝飾，因爲他們不必消耗體能。毫無疑問的，我在那時看到細緻美麗的建築物，全是上一個偉大和平時代慶祝其全盛期之結

果。那曾經是表示安全意識上之象徵。其中融合了藝術以及情慾，而曾幾何時却已暗淡衰滅。

甚至連這些藝術之衝勁均將凋滅——會在我眼見的時間內凋失淨盡。爲了歌頌他們自己的一切，他們在陽光花叢下歌唱舞蹈，這些都是藝術精神所留下的，其它已不復存在。甚至連這些均將在世紀的盡頭消滅。我們跪於痛苦的石板上，遲早這些石板會令我憎惡的想一下子擊碎。

「黑夜降臨大地，我仍駐足於此，此時我自忖對此面臨的世界已有所領悟，既是如此簡單，她們這些值得珍貴的人種，其人口數目減少的速度，比它們保持的定數率要快。過不了多久，他們也將和歷歷可數的廢墟堆數目相等。這個結論也很簡單，幾個字就够了——立足點的理論太多錯誤了。

第五章　失去的機器

「我站立在那裏，陶醉於整個人羣的凱歌氣氛中，明月當空，略黃但却淨白如鏡，在東北方陣陣的銀白光傾巢而出。喧嘩的人羣漸漸安靜，沉浸在月夜裡我已略有睡意，決意之下，準備覓地以眠。

我開始找尋那棟曾有過印象的建築。隨着眼光所及，我掃掠過白色獅身像的左右，在黑暗中，月色愈變愈明亮。我已能清晰的看到銀色樺樹擋在月光的前面。那是一大片野杜鵑的花叢，在蒼白的月色下漆黑一片，花叢下是片草地。我再看了看那片草地，一股古怪的疑慮在我腦海深處浮現而出。「不會」，我堅定的自語道，「那不是一片草地。」

「但那過去確曾是一片草地。獅身人像那滿臉斑凸的眼神總是向着那裏，你能够想像當此信念隨我回去而我的感受？但你無法想像。時光機器仍在前進！前進到一片你我不知的世界。

「瞬時，一道閃光劃過面前，來自我年齡無法到達的未來，我原放置機器的地方已是片空地，機器不見了，此刻我單身在此陌生的新世界裏我希望能獲救，能找回它來，我已感覺不出在時流中自己的存在。這些赤裸裸的思想是我現在唯一能體會得到的感覺。我可以感覺到它壓在我的喉頭上使我呼吸不得。此外，在其它的時間中我是在恐懼中渡過，在一陣毫無止境的曲率中快跑。我曾經一度覺得身體被拉長，長得臉部幾乎已被切成尖平；在我的血液中仍然存有時間的概念，但是它却是跳躍奔馳，從我的雙膝到臉頰也不斷的保持着暖意。我却一直在對自己講：「它們已經前進了一點，是照我意念而推向前面。」否則，我可以任意的飛馳。任何時刻我都在恐懼之中，因為我知道我對自己的任何保證信心都是徒然的，因為時光機器已馳出我身旁。在呼吸與痛苦的交錯，在時空中飛馳，我設想我已經跨越過了這塊區域，可能在十分鐘內已行兩哩。而我已非青年。我高聲哀呼，在馳行中我的信心已遠離機器而消滅，只是空留一個能呼吸的身體在那裏，我仰天哭叫，但是無人應答。沒有一個活人在此月色的世界中如此的激動過。

「當我來到草原時，我最怕的事情發生了。在此以前我從未感受到這種情景。我越覺得沮喪

，寒冷，身臨一片黑三角的樹叢。我跑過去小心翼翼的四面觀望，深恐機器可能藏躲在角落之中。然後我突然的停下來，雙手撫面。在我前面高聳的是獅身人像，底座是銅斑色，在初昇的月光下，它顯得白裏透亮。它好像是在對我的沮喪發出嘲弄的微笑。

如果我沒有預先確認這些小人的體力與智力的不足，我可能會自我安慰的說，我的機器是被他們藏入某些掩體之中。但或許也是另一個原因在使我難堪：在某一個時代有一股未知的能量，由於它的作用使我的時光機器消失。最可能的一個假設在我認為則是：除非在未來另有一個時代，也造出了我這完全一樣的複製品，使我的機器移入了它那個時空之中。如果這樣，那時空駕駛桿之操縱——在後面我會把方法說出——對企圖去動它的人會大失所望。如果說它被人移走而且藏起來的話，那也只有在太空中某處（非時空流中），那麼倒底在那裏呢？

「我有一種呆立木然的感覺。我還記得當時我瘋狂的在月光下繞着那獅身人像沒命的找，看到某一種白色的動物，在黝暗的光線下，我以為是一頭小鹿。我也記得，在那夜的晚上，我彎身在草叢中不顧荆草的刺痛，弄得我雙手血跡斑斑。最後只有累的躺在巨大石像的下面。巨壁深黑，死靜，荒涼。躺着躺着我因那不平的地面滑了下去，滑到孔雀石桌的桌下，幾乎把我的脚踝扭傷了。我擦了一隻火柴繼續走向那年代老舊的窗簾（我前面已有提過此物）。

「在那裏我發現到另一座大廳，上面鋪有一層層的底墊，我想那或許是小人們睡覺的地方。我相信它們在第二次看到我那副怪相時，一定更加驚訝，因爲在黑暗中我手劃火柴蹣跚而過。因爲他們早已忘了火柴是個什麼東西。我像是一個發怒的小孩，把雙手張開，指向他們口中大叫；「我的時光機器你們弄到那裏去了。」這一定把他們給嚇住了。他們當中有些在笑，但大部份的人看來是被嚇壞了的樣子。當我看到他們圍站在我四周時，一陣思慮湧上心頭：在此種情況下，我這麼作實在是很笨。雖然這是一種驅除害怕感的方法。看它們在白天的那種行爲，我想我的害怕是不該有的。

「突然地，我熄掉了火柴，順着我路徑的方向打了其中的一個人，此時大廳在月色下一陣大亂。我聽到悲哀的哭泣聲以及急速的脚步聲。我記不得那晚月色下我作的一切。我想那是因爲我東西遺失而激怒了的關係。我已與我自己的同類完全隔絕，毫無外力可援——在四周的只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和一羣陌生的動物。我必須不斷的嘶叫，祈求上帝和命運之神幫助我。就算是我未領教過這長夜也永遠忘不了這一段可怕的疲殆；我到處去找有可能的地方；在月光下的成羣廢墟，觸及到在那黑色暗影中的陌生動物；最後我躺在靠近獅身人像的廣場上絕望的泣喊。在哀嚎無助下我累得睡着了，等我一覺醒來，又是一整天，有成羣的燕子繞飛在我的四周，有的停在我手臂

可及的草地上。

「在清新的早晨，我伸了一個懶腰挺身而起，試着回想我爲什麼會在此處，爲何我那時會有一種絕望的心緒。往事歷歷清晰在目。伴隨着痛苦之下，在大白天，我可以看看四周的環境。我曾想，這眞是個曾使我哭叫無應的世界，「最壞的情形又會怎麼樣？」，「假設我的機器一齊都掉了——或是已被毀了？它是會令我失望但要保持耐心，去學習作人的方法，去領悟我那失去東西的製作法，找一些合適的材料以及工具來；實在無計可施時，再做一個。」這將是我唯一的希望，或許要比完全的絕望要來得有意義。畢竟這還是一個美麗而充滿挑戰的世界。

『但很可能，機器只不過是被人拿走罷了！我還是必須保持鎮靜，耐心地找到藏機器的地方，然後想辦法把它修好。於是我四處爬，看是否能找到呼吸的地方。我疲倦了，全身僵硬地在泥地上爬行。早晨的清新使我渴望一種相同的感覺，因爲我已經全無知覺了。事實上，當我進行此事時，我奇怪爲什麼昨天晚上我那麼興奮。我很仔細地查看這塊草皮，浪費了一些時間在毫無結果的問題上；而且就我所能地與走過來的小人們溝通。我的手勢他們全都不懂，有的儍儍地看着我，有的似乎認爲我在開玩笑而嘲笑我。我眞不願意再在他們美妙的笑臉前作出忿怒的動作！雖然這是種愚蠢的衝動，但是我無法控制內心的恐懼和莫名的憤怒，而使自己顯得更困窘。還是草

地上的泥巴給了我較佳的線索。我發現在人面獅身像的基座，在我和機器做一番掙扎時所留下的痕跡之間，有一條裂開的溝。我想可能是樹獺又奇怪又細窄的脚印，顯示出這兒有了些變動。這個發現使我的注意力轉向那基座。我曾說過，它是青銅製的。它不光只是四四方方的一個基座，而且四邊綴滿了嵌有凸起的邊的小格子。我走過去並用手輕敲那些小格子，基座是空的。仔細查看那些小格子，它們和嵌的邊並不連續。可是我看不到手把或匙孔。我想，如果這些小格子是門的話，一定要從裏面才打得開。現在，事情很明顯了，很容易可以推斷，我的時光機器一定在基座裏面。但是，它是如何被弄進去的，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我看到兩個紅泥人的頭從樹叢中鑽出來，從開滿了花的蘋果樹下向我走來。我對他們笑笑，並招手要他們過來。他們到我面前後，我用手指着那基座，用手勢告訴他們我想打開它。然而，對我的第一個手勢，他們的反應很奇怪。我不知要如何向你們描述他們的表情；想像當你用粗鄙而且不適當的動作向一位溫柔嫻淑的女士示意時——他們的表情就像這位女士的表情一樣難看。後來他們像接受了莫大的侮辱般地掉頭就走了。接着我轉而去試一個看起來很可愛，身穿白衣的小傢伙。但我得到同樣的結果，不知怎麼回事，這事令我覺得羞恥。但是，你們都知道，我急着想找回我的時光機器。於是，我再試試那個穿白衣的傢伙。當他像其他人一樣拒絕我時，我忍

無可忍，三個弓箭步，我上前抓起他的衣領，走向人面獅身像。我看到他臉上害怕和令人討厭的表情，突然間我手一鬆，放他走了。

『然而，我並沒有這麼輕易就被打垮。我用拳頭猛搥銅製的底座。我好像聽到裏面起了一陣騷動——說的明確點，我聽到一種類似人輕輕笑的聲音——不過，我一定弄錯了！後來我在河邊找到一塊卵石，用它來敲基座。我一直敲到基座上裝飾的小格子被我敲平了一塊，而且銅綠像粉末般地掉出來爲止。那些小傢伙必定在一哩外就聽到我瘋狂的搥打聲。但是他們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他們有一羣人在山坡上偷偷地看着我。最後，我又熱又累地坐了下來看着這個地方。可是我實在是靜不下來，我無法忍受坐在那兒不動。我可以花好幾年的工夫來研究一個問題，但是卻無法坐在這兒消極地等待二十四小時——這是件完全不同的事啊！

『不久之後，我站起來，開始漫無目的地穿過樹叢再度走向小山丘。「忍耐，」我告訴自己。「如果你想找回你的機器，你必須放棄那尊人面獅身像。如果他們存心拿走你的機器，你破壞他們的銅製小格子並沒有什麼好處。而如果他們並非存心，當你能開口向他們要回你的機器時，你就會得到它。在一個你一無所知的環境中，你迷惑得無法思考，是半點希望也沒有的。漫無目的地尋找是偏執狂的。面對這個世界吧！學習它的方法，觀察它，要小心，不要太莽撞就去猜它

的意思。你終究能夠找到解釋一切的答案。」突然之間，我覺得這個情況很有趣：許多年來，我花時間、精神致力研究如何走進未來的時代，而今，我卻是多麼急切地想逃離它！我把自己變成一個從未有人設計過的最複雜、而且最沒有希望的陷穽。縱然是以我自己爲代價，我無法解救自己。想到這裏，我不禁失聲大笑。

『似乎那幫小傢伙最怕我做的，就是穿過那個大神殿。這可能是我的幻想，或可能與我敲打銅門的事有什麼關連。但是現在，我可以肯定他們是怕我穿入皇宮。我小心翼翼，表示沒有那種企圖；而且也不再去向他們打聽什麼。隔不久之後，事情又回到原來的老樣子。我儘可能地在語言上求進步。此外，我到處進行探查。不是我沒聽懂一些細節，就是他們的語言過度簡單——簡單到幾乎只由具體名詞和動詞組成。幾乎沒有抽象的名詞，也少有比喻用法的字句。他們用的句子通常都是簡單句，而且每句只有兩個字。除了最簡單的東西以外，我無法表達我的意見或了解他們的意思。我下定決心，在我逐漸進步的知識把我自自然然地引向他們的社會之前，我儘可能不去想我的時光機器和那扇在人面獅身像下門的秘密。然而，一種感覺，誠如你們所了解的，我被緊綁在我到達地點附近幾哩的空間內。

『只要是能看得見的地方，整個世界呈現與泰晤士谷相同的富庶景觀。在每一座高山上我所

看到的，是同樣豪華、爲數衆多的建築物，不論建材或形式的變化都是層出不窮的。我還看到長春藤樹叢；相同的開滿了花的樹和羊齒類植物。四處的水閃亮如銀；甚至，陸地隆起在起伏不平的藍色山丘之間，而消失在安詳靜謐的天際。有一個特出的景色吸引着我的注意力，那就是一些圓形深井的出現。這些井有好幾口看起來像是很深。有一口井就在我第一次散步的那條通往小山上的小路旁。像其他別的井一樣，這口井也鑲着一道靑銅邊，製做的手法非常細膩出奇；井口上還有個小圓屋頂蓋着防雨。坐在井邊，往井中那條狹長的黑暗看下去，並沒有水面的波光粼粼。即使劃燃火柴，也無法看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但是在每口井中都有一種聲音：一種噠——噠——噠，像某種大引擎發出撞擊的聲音。而且，從柴火的閃動，我發現井裏有一股穩定的氣流。進一步，我丟了一張小紙片到井中。紙片不但不是慢慢飄下去，而是馬上被吸入井裏迅速在眼前消失。

『過了一會兒，我又把這些井和立在山坡上那些高塔聯想在一起；因爲那些高塔上常有像我們大熱天時在海灘上看到的那種閃爍無比的亮光。把這些統統聯想起來，我得到一個強有力的提示：那是一種遍佈地下的通氣系統，而這系統的眞正作用則令人難以想像了。起先我把它和衞生設備聯想在一起，這是很明顯的一個結論，但它是絕對錯了！

『在這兒我必須承認，我對未來的世界中的下水道系統、警報系統或運輸方式或類似的方便系統所知道的非常少。從我讀到有關烏托邦世界或未來世界的東西中，我得到的觀念，有許多是有關建築、社會結構方式等的觀念。但是當這些在人的想像中很容易想到的東西，與一個眞正到了這裏的人所發現到的又有很大的差異。回想一個倫敦的故事吧！有一個剛從中部非洲來的黑人，再被帶回到他出生的部落裏去。他會知道什麼有關鐵路局、社會運動、電報、電話，或包裹寄送公司，或郵政滙票，跟其他類似這種東西的事嗎？但是，我們至少應該很願意地去向他解釋一切的東西！就算他明白了一切，他究竟又能讓他那些沒有旅行過的朋友知道或相信他所說的事物嗎？再想想看，我們這個時代黑、白人之間的溝多麼窄啊！而我和黃金時代的一切之間的距離卻是多麼大啊！我能判斷看不見的東西和令我覺得舒服的東西，但是，除了自動組織的一般概念之外，我能告訴你們的有關黃金時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差異，恐怕不多。

『舉例來說，關於埋葬死人的問題，我未曾發現任何類似焚化爐或墳場的東西。但我覺得可能在我搜尋範圍之外的地方有墓地。再度，我謹愼面對此事，而我的好奇心也因此第一次受到挫折。這事令我困惑，我想再說一件令我更想不通的事：在那兒，沒有半個老年人或身體虛弱的人。

『我想說，現在我已經不再以爲它是一個自動化文明，和墮落中的人性社會的第一個說法爲滿足了。雖然如此，目前我還沒有什麼新的看法。現在，我來提出我的難題。那些我探查過的大殿堂不過只是住的地方，有吃飯的大廳，和睡覺的房間，裏面並沒有什麼機器或任何儀器。然而那兒的人們穿的是舒適纖維的衣服，而且如果破了的話是必須更新的；還有，他們脚上的涼鞋，雖然沒有什麼花樣和裝飾，卻純然是複雜的金屬成品。他們總該有點工具或方法來做這些東西吧?!然而這些小人並沒有絲毫製造、生產的痕跡。沒有商店，沒有工廠。在他們生活中也沒有輸入貨物的跡象。他們把全部的時間花在輕鬆的玩樂上，在河裏泡上一天，以半玩樂的態度做愛，吃水菓、睡覺。我看不出來這一切是如何發展下去的。

『接着，再來說說我的時光機器：某種東西，我不知道是什麼，把它藏在那尊白色人面獅身像下的基座裏面去了。爲什麼呢？我百思不解。還有，那些沒有水的井，那些發亮的柱子，樣樣都令人費解。感覺上，我就是缺了某一樣線索。我覺得——該怎麼說呢？假如你發現一塊碑，碑上這裏一個句子，那裏一個句子，都是優美且易懂的英文，但如果這些句子中，再加上一些你從來沒見過的文字或字母，你該怎麼辦？……就在我旅行的第三天，八〇二七〇〇年的世界已呈現在我眼前了！

『那天我還交了個「朋友」。事情是這樣的，當我正看着一羣小人在河邊水淺處洗澡時，其中有個人抽筋了，正隨着河水往下流去。水流雖快，但對一般的泳者來說並不算太強。這個現象不禁令人想到，這類小人欠缺某項能力；因爲他們之中沒人嘗試去救水裏那個卽將溺死、哭嚎着的同伴。我急忙脫掉衣服，泅到較深的地方，抓住那個可憐的小東西，把她拉到岸上。在輕輕地磨擦她的四肢之後，她很快就醒了。看她恢復正常之後，我才放心地離開。我原先估計她不會向我表示感激，但，我錯了！

『剛才講的事發生在早上，而就在那天下午，我碰到了那個小女子，如果我沒記錯，那是在我結束了一個探查回來時，她喜出望外地走到我面前，並獻給我一個大花環——顯而易見地，那個花環是特地爲我而做的。一向感到孤獨的我，瞬時陷入沉思中。我做了最大的努力來表達我有多麼喜歡這項特別的禮物。然後，我們並肩坐在一個小石亭裏，用心交談着，但主要還是靠不斷的微笑。這位小女子的友善，像小孩天眞無邪般地感動着我。我們互相傳着花兒，她還吻了我的手。我也吻了她的手。後來，我試着對她說話，而且還知道了她的名字叫維娜。雖然我不知道「維娜」是什麼意思，但我覺得這個名字很適合她。這就是維持了一星期奇怪的友誼的開始。但是，它也已經結束了！

『她實在像個小孩。她一刻也不願離開我。我走到那兒，她就跟到那兒。而且在我決定離開她做第二次旅行時，她聲嘶力竭地跟在我後面，傷心欲絕地叫着。但是，世界的問題應該首先解決。我告訴自己，我並不是到這個世界來陷進感情旋渦的。可是，她是多麼的悲痛啊！臨走前，她講的話是那麼語無倫次，但總而言之，她對我卻是死心蹋地的。使我感到慰藉，也令我煩惱。我想，可能是一種不成熟的衝動使她愛上我。當我淸楚地感覺到離開她我也很痛苦，而且她在我心中已有很大的份量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由於她喜歡我，用那種柔柔的，沒有效果的方法來表達對我的好感，當我再度回到人面獅身像附近時，我竟有一種回到家鄉的甜蜜感覺。當我一走到小山丘時，我的眼睛就忙着找尋她那金髮白衣的身影。

『也是從她那兒，我知道了未來的世界中仍有恐懼存在。白天時，她是什麼都不怕的，而且對我有種特殊的信任感。有一次，我故意威脅似地對她扮了幾個鬼臉，她不但不害怕，反而笑得很開懷。但是她怕黑、怕黑影、怕黑色的東西。心裏有一股力量敎我思考並觀察這個現象。另外，我發現這些小人們，在天黑之後都聚集在一間大房子裏一起睡覺。我從未發現在天黑之後有任何一個人在外面走動，或有誰單獨地在房子裏睡覺。盡管如此，我還是固執地輕視了這種恐懼所帶來的敎訓。不顧維娜內心的痛苦，我堅持離開那羣人而睡。

『這件事使她非常煩惱。最後，她還是被愛情的力量征服了。於是，我們交往的五個晚上，包括最後一晚，她都是以我的手臂爲枕而睡的。說到這裏，我已離題太遠了！言歸正傳。那應該是在救起維娜前一天的夜裏。我醒來時天快亮了。我非常不安，因爲我夢見自已溺死在海裏，海葵的鬚爬滿了我的臉。我驚醒了，正在半睡半醒中，我好像看到一隻灰色的動物，正好從一幢房子裏面衝出來。我打算闔上眼再睡，但是卻感到一陣不安與急躁。那時大地正要慢慢從黑暗中亮起來，一切都沒有色彩，東西雖看得見，但卻是那麼不眞實。我起來往下走進大廳，然後向皇宮前面的旗臺走去。我想去看日出。

『月亮已經下山了，在天際，卽將消逝的月光和第一道日光交織成一片慘白。樹叢黑的像墨汁，大地也是一片灰暗，天空則黯然無采。在山丘上，似乎可以碰見鬼魂。好幾次當我搜查這片山坡時，我看見一些白色的人影。有兩次我以爲自已看到一個孤獨影子，身上是白色的，人猿似的東西快速地跑上山坡；有一次在靠近廢墟的地方，我看到一羣他們的獵狗拖着一具黑黑的屍體。牠們走得很快，我並沒有繼續看下面將會發生什麼事情，最後，牠們消失在樹叢之間。你們要知道，那時候天還沒亮。我的感受你們都知道的，那種早晨才有的寒意與飄忽難以確定。我懷疑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當東邊天際漸漸亮起來，燦爛的陽光再度强而有力地照到地面上時，我驚覺地細看眼前的一切。沒有看到任何白色的小人影。他們簡直是生存在半黑暗下的東西。「一定是鬼魂。」我說道，「我眞搞不懂他們從何而生。」葛蘭特亞倫的一個奇妙學說使我覺得有趣；他主張，如果每一代的人死後都變成鬼，那麼，地球到最後將因鬼魂過多而擁擠不堪。如果根據這個學說，我在八十萬年後的當時一次看到四個鬼，那並不足爲怪。這件事雖有趣，但我並不覺得可以就此罷了。整個早上，看見人影的事在我腦海中盤桓不去。直到維娜掉進水裏的事發生，才使我的注意力回到現實。我把那些人影和我第一次找尋時光機器時嚇我一大跳的白色野獸連想在一起。不過維娜卻是個討人喜愛的東西。當然，這些事情更是在我腦中起伏不斷了。

『我想我已經說過黃金時代的天氣比我們的天氣熱得多。我無法計算出到底有多熱。可能是太陽的溫度高於現在；或者地球更接近太陽。一般說來，我們很容易假設將來太陽會以一種穩定的速度一直冷却下去。但是那些不洞悉年輕達爾文推測的人忘記了一件事：行星最後終會一個個落囘原來的母體中。當這場大災難發生時，太陽會像重新加添了燃料似地光芒四射。不管什麼原因，事實上太陽的溫度比我們現在高太多了！

『…在一個炎熱的早上——我想，是第四個早上吧！當我一邊想找個遮陽的地方，一邊望着

離我住的大房子不遠的一個大廢墟時，有件怪事發生了：在上上下下這一大堆石頭建築物的中間，我發現了一個長長的地道。地道前端和兩邊的窗子都被落石堵死了。和外面的亮光比較起來，乍看之下，這條地道黑得像無法看透。我摸索進入地道，由於光線突然變暗，我的眼前冒出一些游動的彩色小點點。忽然，我像被魔咒懾服了似地停了腳步。黑暗之中有一雙發亮的眼睛正盯着我。

『恐懼野獸的本能籠罩著我的全身。我握緊拳頭，勇敢地與那些對我虎視眈眈的眼球對視着。我一動也不敢動。稍後，人類藉以生存的一種絕對安全的想法在我腦中滋生。我又想起黑暗的可怕。在盡力克服心中的恐懼之後，我向前跨了一步，開口說話。我的聲音沙啞而且控制得不好。伸出手，我摸到一種軟綿綿的東西。就在這個時候，那雙眼睛看到另一邊去了，隨後，一個白白的東西從我身旁跑過。我嚇得一顆心都快嘔出來了。轉身一看，是一個奇怪、小小的像人猿的東西，牠的頭很奇特地垂着，跑到我身後有陽光的地方。牠盲目亂跑，在一塊花崗石上撞來撞去；一下子蹣跚走到一邊，一下子又躲在石造建築物廢墟的蔭下。

『牠給我的印象當然是不完整的。我知道牠是白色的，有一對陰森恐怖、紅裏透灰的大眼睛；此外，在牠的頭上和背上有淡黃色的毛髮。可是，牠跑得太快，我沒辦法認出牠是什麼。甚至

，我不敢肯定牠是用四隻腳跑的，牠跑的時候前面兩隻垂得很低。停了一下之後，我尾隨牠而至另一廢墟。一開始時我找不到牠，胡亂找了一陣後，無意間發現一個我說過的圓圓像水井的開口。井口被一根倒下來的柱子半掩住了。我突然想到，會不會那個怪物從這兒逃了？我擦亮一根火柴往下看，有一個小小白白的東西，在往下移動，牠還用又大又亮的眼睛在盯著我看。我不禁打了個寒顫。牠看起來多麼像隻人面蜘蛛啊！牠正沿著蛛壁往下走，而且這也是第一次我發現井裏的梯子是用許多金屬腳和手做成的。柴火燒到我的手指，我急忙把它扔掉，在火柴落地時，火熄了。當我亮起第二根火柴時，那個小怪物已不見踪影了。

『我不知在井邊坐了多久。我始終無法說服我自己，認爲那個東西是人。但是，漸漸地，事情明朗化了：人不只有一種，而是變成兩種，甚至是兩種不同的動物：未來世界裏我的子孫並不是我們這一代唯一的後代，還有這種低下的，屬於夜的「東西」，這種曾經閃現我面前的東西也是各個時代的後裔。

『想起那些發亮的柱子和我那關於地下通氣系統的假設，我開始懷疑他們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想不通，這些豬猴種類的動物，在一個高度完美平等的組織中是做什麼的？如何把牠們和容貌美麗的未來世界人類關聯在一起？在井形出入口的下面，到底又藏了些什麼東西？我坐在井邊告

訴自己，不管怎樣，並沒有什麼好怕的，而且我必須下去找尋這些問題的答案。同時，我又非常害怕下去。當我猶豫不決之際，來了兩個美麗的上世界的人，他們一邊跑，一邊玩著戀愛遊戲，從日光所照之處跑進涼快的蔭下。男的追逐著女的，還一邊把花丟到他的女伴身上。

『他們發現我時，似乎不太高興。那時，我的手靠著那根倒下來的柱子，眼睛凝視著水井。很明顯地，談及邊上孔洞對他們來說是不應該的，因爲當我手指著井，想辦法用他們的語言造出一個問句來詢問有關井的事時，他們顯得更不高興地轉身就走。但是他們却對我的火柴有極大的興趣。我劃了幾根讓他們高興一下。我抓住機會試著再向他們問井的事，可是，我仍然失敗了。於是，我離開他們想回去找維娜，看看是否能從她那兒有所收穫。但是，我的腦子已經起革命了；我的猜測和印象統統滑進一個新的結論。我現在有一條了解這些井、通氣系統、鬼魂秘密的線索了！我還知道那扇銅門的意義和我的時光機器的命運了！另外，隱隱約約的，有一個解答會使我困惑的經濟問題在我腦中出現了。

『下面就是我的新看法。非常簡單，第一種人類是在地上生活的，第二種人類是過地下生活的。有三個特殊的情況使我認爲他們之所以很少在地面上出現，是由於大部分動物都有群居黑暗的習性使然——舉例來說，肯塔基洞穴的那種白魚便是如此。第二、那些有反光能力的大眼睛，

是生活在夜間的動物一個共有的特性——例如貓頭鷹、貓等都是。最後一點，那些太陽下清楚可見的亮光，那些面對黑暗就亂成一團笨拙的倉皇跳竄，那種在亮處下頭下垂的特殊姿勢——在在强而有力地說明了一個事實：牠們的視網膜是極端敏感的。

『所以，在我的脚下，地裏頭一定遍佈通道，而這些通道就是這個新種族的棲息地。通氣孔道的出現加上沿著山坡的井孔——事實上，除了沿河的山谷以外，到處都有——顯示出這些通道的分佈範圍多麼的大。現在，假設那些生活在日光下的人一切享受，都是由這個人造地下組織製造出來的，這不是理所當然嗎？這個想法多麼合理，我立即接受了它。並開始假設人類是如何分成這兩個種類的。我敢說，你們都期待著我的論點形成，然而，我自己很快就感覺到它與事實有一段距離。

『首先，從我們自己的這個時代着手，我清楚地認爲，這種全然是目前社會勞資兩方差異的逐漸擴大，是整個情勢的問題所在。毫無疑問，這對你們而言，是多麼的奇怪——甚至不可思議！——但卽使是現在還是有一些存在著的情況是如此的。有一種趨勢是，用地下的空間來産生文化中不帶裝飾目的的部分；舉例來說，倫敦有大都市鐵路系統，有地下鐵路，有地下的工作室和飯店，而且數目在大量增加中。顯然地，我認爲，這種趨勢將一直加强直到工業逐漸在空間失去

它的生存權。我的意思是，工業轉入深之又深的龐大地下工廠裏，在地底下發展直到最後……！即使是現在，一個（東端）工人即使不是生活在這種人造的環境，也像被從自然的地表切除一樣嗎？

『還有，富人排斥他人的趨勢——毫無疑問地，是由於他們所受敎育日趨完善，和窮人之間的鴻溝日益加深——已經到最後地步。擧例來說，倫敦附近，可能有一半美麗的鄉村爲了防止入侵而關進地下。而且由於較高的敎育過程的時間和花費，和富人們爲滿足慾望而增加娛樂設施的鴻溝，促成階級與階級的隔閡，因而阻礙了我們社會上種族間之通婚制度，而這種問題也日益嚴重，便因「階級」差距愈大而造成的婚姻也愈少。因此，到最後在地面上你必須要有屬於你的東西，追求快樂和舒適和美感，而在地底下的那些一無所有的工人階級，就逐漸適應他們的勞動環境。只是他們在那兒，他們就必須付房租，也必須付他們居住洞穴裏的通風系統的費用；如果他們拒付，他們將因未付的債而要挨餓或窒息而死。如是，他們註定要受痛苦，要因反抗而死；而到最後，產生一種持久的平衡，生還者能够適應地下的環境和生活，而且能快樂的生活就像地面上的人快樂生活一樣。正如我認爲的，他們自然就變得那麼美麗而且白皙了。

『我曾經幻想的人性光輝却以一個不同的形態出現。在未來世界裏，沒有那種我曾想像的道

德敎育和互助合作的存在。相反地，我看到了眞正的以完整的科學和使今日工業系統走向邏輯結局的工作所武裝起來的貴族階級。它的勝利不只是戰勝自然的勝利，而是戰勝自然與其同胞的大勝利。我必須提醒你們，這是我那時候的主張。我沒有什麼可供參考的資料，因此我的解釋可能不對，但是我還是堅信它是最合理的。不過，即使在這種假設下，在最後得到的平衡文化一定是過了它的最高峯而開始墮落的文化。上世界人的太過完美與安全，引他們進入一個緩慢進行的墮落當中，使他們身材縮小，力氣不大，頭腦也不靈光。這是我能淸楚察覺到的。而地下人又是怎麼回事呢？雖然我還沒有查出，但是從我所見到的摩爾洛克人——這是那羣地下人的名稱——我能想像從我們這種人類要變成他們那種人類，遠比「埃羅依」，那羣我已經了解了的美麗的人，來得複雜、奧秘。

下面是令人煩惱的疑問了！爲什麼摩爾洛克人要拿走我的時光機器？（我肯定一定是他們拿走的。）還有，如果埃羅依人是主子的話，爲什麼他們不能把機器還給我？而且，爲什麼他們這麼怕黑暗？我說過，我曾繼續向維娜詢問有關地下人的一切，但又一次地我失望了！起先她不懂我的問題，後來她又不顧回答問題。她就像那些問題是怎麼也令人難以忍受似的。當我逼她時，可能我太粗魯了些，她竟哭了出來。她的淚是我在黃金時代除了我自己的淚以外，唯一的眼淚。

看到她滾滾而下的淚，我馬上停止問那些摩爾洛克人的事了。我只想把這些人類承傳中的標記從維娜的眼中除去。當我默默地點起一根火柴時，她很快地就高興拍手，也破涕爲笑了！

第六章　小維娜找到了機器

「這事也許讓你們感覺很奇怪，但是僅僅在兩天前，我才悟出這個新發現的線索與我們應採的合適辦法之間的關係。我由那些蒼白的物體感覺出一種很奇怪的收縮。他們的外表看起來是一種半漂白的顏色，好像一些蠕動的軟體毛蟲，又好像動物博物館中陳列的標本膚色；並且他們對於觸覺更是毫無反應，可能我不舒服的感覺是來自埃羅依（Eloi）的影響，我已能體驗出來她對於摩爾洛克的厭惡。

「第二天晚上，我睡得並不安穩，可能我的健康有點不太好，我心中一大堆困惑與懷疑使我意志消沉，我不只一次地感到無比的恐懼，可是我也講不出來害怕的原因。我還記得那夜我無聲

無息的爬進那個大廳，月光之下，小人們都在睡覺——就是維娜也混在他們當中的那夜，由於他們的出現，使我重新感到信心。即使在那時我仍然覺得，在幾天之內，月球一定會走完它最後的四分之一圈，然後夜將會永遠地黑暗，當這些令人厭惡的生物由下面出現的時候，這些已經取代了老一輩的新生的害蟲（歹徒）可能會變得更多。並且在這些天中，我不斷的感到，我是在逃避一件無法避免的責任，我很確定「時光機器」必須趕快恢復它的作用，使這些埋藏於地下的神秘世界能够揭諸世人。但我個人實在無法面對這些神異的事，如果我能有個伴或許事情會不同一點，但是我是如此的陷於一種孤單的恐怖之中，即使是爬入一口黑漆漆的井，也會使我驚駭得無以復加，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能瞭解我的感覺，當時實在沒有一分鐘感到自己的背後是安全的。

「也許是這種永無止境的不安及恐懼，使我越發地脫離了常軌而走向我冒險歷程中的更深處。朝着西南方向走向上升國（rising coutry）（這個國家現在已被稱為 Combe Wood，我眺望遠處，在十九世紀的方向有 Banstead，這是一幢綠色的建築與其他任何我見過的建築相比，它擁有一份特殊的氣質，它比世上任何我知道的皇宮或廢墟都要大，它的正面看來頗富東方色彩，它的表面發出一種絢爛而又帶著點淡綠色的光暈，看來似乎是由中國瓷器造起來的，房子的每一個面，看來似乎都有它獨具的用途。我不敢多作停留，急急向前走，繼續我的冒險旅程，但沒

多久天色便暗下來了，而我經過了一段長而累人的跋涉之後，才走到這裏，所以在身心俱疲之下，我決定在此略事休息，再繼續未來幾日的探險，於是我轉回頭去尋求與小維娜的歡聚與愛撫。但是次日清晨，我清晰的感覺到，我對綠瓷皇宮的好奇心，只是自我欺騙的一部份，使我能有藉口以再逃避一天我害怕的經驗，我決心要繼續往下走，不再浪費一點時間，於是我走向花崗石與廢墟旁的一口井……

「小維娜跟著我跑，她在我身邊跳舞一直到井邊，但當她看到我站在井邊並且往下瞧時，她似乎是被我奇怪的動作困惑住了，『再見！小維娜！』我說著吻了她一下，然後放下了她，我開始探手去抓向下墜的鈎子，坦白說，我心中有些遲疑，因為我怕我的勇氣會溜走，維娜起初很迷惑地瞪著我，然後她開始淒楚的哭泣，她跑過來用她的小手拉我，我想她的反對會動搖我的意志，而使我躊躇不前，因而我用力的掙脫了她，雖然我的動作有點粗魯，但是我沒辦法，過了一下我已懸盪在井中了，我轉頭看見了她呆滯的面孔，我擠出了一絲笑容想給她一點鼓勵，但接下來，我便必需往下看著懸掛著我的鈎子了，因為它並不太平穩。

「我必須沿著一支兩百呎長的軸爬下，由井壁上伸出的金屬棒提供了下降時的支持物，但這些支持物似乎是為了另一種比我輕小很多的生物而設計的，為了穿過這些金屬棒，我好幾次被它

們夾住，當我降到底部時，已是疲累不堪了，有一支金屬棒折斷掉落無底的黑暗之中，有一次甚至我只剩一隻手在支持我全身的重量，有了那次經驗我再也不敢休息了，雖然我的手與背上感到尖銳的刺痛，我仍然不斷的往下爬這險峻的峭壁，我用盡了我最快的速度，回頭一看，我瞥見了井口，現在看去它只是一個小小的藍圈了，似乎只有一個碟子那麼大，碟子的中央仍然可以看見有星辰在閃閃發光，而小維娜的頭看去也只像一個小黑點了。一種機械的打擊聲由下面傳上來而且越來越大聲，也越來越使人感到壓迫，除了頭頂上的那點亮光之外，四周是一片的漆黑，當我再度抬頭往上看時，小維娜已經走開了。

「我當時是在一種極度不適的痛苦之中，我甚至有點想折返這甬道而回到上面去，再也不理這些「地下城」的事，即使我心中在這樣想，我的身體却不由自主地繼續向下降，終於在一陣强烈解脫的輕鬆感之後，我的四周開始由漆黑一片轉爲朦朧，漸漸地能分辨出四周的環境了，在我右邊一呎的地方，我看出牆上有一個狹窄的甬道口，我試着把身體擺動到洞口，探身進去，發現這是一個水平的狹窄地道的進口，這裏有足够的空間讓我躺下休息；經過了一陣緊張的運動之後，一旦鬆弛下來，我才開始感到我的手臂奇痛難當，而我的背脊更像是折斷了似的，酸痛無比，同時由於剛才一陣下降帶來的驚嚇，仍使我戰抖不已。除此以外，我的眼睛由於長久處於黑暗之

中也痛苦不堪，空氣中不斷地飄來嗡嗡的聲音及規律的悸動，那是發自一具空氣泵的聲響，這機器正不斷地把空氣打進這甬道。

「我不知道在那裏躺了有多久，一隻觸摸我臉頰的軟手驚醒了我，由於過度的驚駭，我一下子跳了起來，探手摸到了我的火柴，遲疑了一下，終於劃亮了一枝，火光中我看見了三個白色的生物正彎著腰在我的四周，他們看去與我曾經在上一層廢墟中所見到的生物長得相當類似，他們對於火光很敏感，即使是我只擦了一枝火柴，而他們已經受不了而不斷地後退，因爲長期生活在黑漆漆的世界之中，他們的眼睛早已進化爲不正常地敏感，而且較之我們的眼睛大了很多，正如深海中的魚類瞳孔一般，他們的眼睛可以覺察出任何微量的光芒！無疑的，他們可以在這毫無光線的地方看到我，並且他們似乎對我毫無戒心，除了我手上的亮光使他們害怕而外。但當我再擦一枝火柴想要看清他們時，他們立即以飛快的速度隱入了黑暗的甬道之中，遠遠地以一對奇怪的眼睛盯着我。

「我試著去叫他們，但他們使用的語言與上一層的「人」使用的語言有顯著的不同，這下我只有一切靠自己了，在開始這段冒險之前，想要「飛」的念頭仍然存在於我的心中。我低聲對自己說：「好小子！這下你準跑不掉了！」，我在黑暗中以手探路，延着甬道向外走，漸漸的我聽

見機械的躁音越來越大，終於豁然開朗，來到了一片大而開敞的空間，我又擦了一枝火柴，藉着微弱的火光，我看見我已身處於一個廣大的拱形洞穴之中，這個洞穴一直向前延伸至我眼力所不及的遠方，我所能看清的範圍，僅限於我手上的火柴所能照亮的一小塊地方。

在那麼昏暗的地方，我什麼也記不清了，只能依稀可以回憶起當時模糊的一些影像：黑暗中矗立著一些巨大的形像，看上去好像是些機器，這些巨大的形體遮斷了原已不充足的光線，在它們的黑影中摩爾洛克人可以用來躲避光線。當時空中飄過的氣味充滿了令人窒息的惡臭，一種讓人要作嘔的血腥味不斷地傳來，在這坑穴的中央部位放了一個由白色的金屬所做成的桌子，放在上面的東西看來好像是這些「人」的一餐飯，由食物上看來這個民族必然是肉食性的，因爲食物之中有一巨大的紅色肘子，我不知道它屬於何種動物，因爲它巨大的程度實在超出了我的知識範圍，而剛才那股血腥味便是由它發出來的。這兒的一切都顯得很强烈：濃濁的氣息，大而毫無意義的形像，以及醜惡的麼爾洛克人，我躲在黑暗中的角落，只等黑暗再度吞沒這世界，以便他們來侵近我！終於我手上的火柴燃盡了，燙了我的指尖一下，變成了捲曲的一個小紅點，掉進了黑暗之中。

「我想起我這趟出來冒險，而我所携帶的裝備却是出奇的糟！當時光機器開始運轉時，我心

中便懷了一種荒謬的假設：未來的人類一定在任何日常用品的品質上超越我們的社會很多。所以我什麼也沒準備，沒有準備武器，沒有帶藥物，沒有帶香烟——有時我眞是懷念香烟！——甚至連可以提供我照明的火柴也沒帶足够！如果出發的時候，我若能想到帶一個柯達的輕便照相機，那該有多好！我可以把這些未來世界景象，藉着它的幫助都拍照下來！以便等我回到我的世界時，可以再拿出來細細觀賞！但是情形實在是糟透了，現在我只能靠著我與生俱來的武器，來繼續我的歷程了——那便是我的雙手，雙脚與牙齒，除此以外，我還賸下四隻安全火柴！

「我顫抖不已地開始穿梭於這些黑暗的大機器中，藉着剛才那枝火柴的餘光，我發現火柴已不足了，我以前從沒想到我應該節省地使用它們，我在上一層的世界中浪費了近半盒的火柴嚇那些「人」，因爲火對他們而言實在是新鮮得很，現在——剛才我已提過了——我已剩四枝火柴了。當我站立在黑暗中時，一隻手觸摸到我，細長而柔軟的手指在我臉上游移，我聞到一股奇特使人不適的氣味，我好像聽見了一大羣聚集在我四周可怕小生物的呼吸聲，他們似乎對我手中的火柴極感興趣，他們輕輕地抽動我手上的火柴盒想要拿走它，另外幾隻手在我背後扯我的衣服，被這些看不見的生物檢視，這種感覺實在是使人不舒服極了，我突然覺悟到我對他們的思想及行爲方式眞是一點概念都沒有，我使盡了一切的力量，向他們大聲喝斥，想把他們嚇跑，他們是聞聲

而退了，但沒隔多久我可以感覺到這些傢伙們又圍了上來，他們更粗魯地緊捉住我，相互以一種奇異的唇音交談着，我害怕極了，我不停地在發抖，我又向他們喝斥，我的聲音因過度的驚嚇而變了調。這次他們似乎沒上次那麼害怕了，他們發出了一陣奇特的笑聲然後又向我包圍了過來，我必須承認當時我眞是害怕得不得了，我決定再使用一枝火柴，並在它的光掩護之下溜走，我由口袋中搜出了一把紙團以助長烈燄，我準備向地道撤退，但我還來不及進入地道口，那團火焰便熄滅了，我可以聽見那些摩爾洛克人像是風颳過樹葉似的挾了一陣聲響向我追了上來，那種追逐的聲音又像是一陣急促的雨聲。

「突然地，我感覺到有幾隻手捉住了我，毫無疑問的，他們在試着拖我回去，急忙之下我又擦了一枝火柴，並且把火光在他們眼前搖幌，使他們眼光失去作用，你們絕對難以想像他們的長相是如何地不像現代的人類，看上去簡直要讓人嘔吐！他們蒼白，沒有臉頰的臉，大而沒眼瞼卻又泛着一種灰紅色的雙眼，眼神中充滿了迷惘，眨也不眨一下，好像是瞎了一般。但我實在無心留下來欣賞他們的尊容，我可以向你保證：我一定要撤退了，當我第二枝火柴要燃盡時，我立刻擦了第三枝，當我退到了洞口時，它也正好燃盡了，我在洞口躺下身來，因爲由下面的泵發出的震動，使我頭暈，我爬到路邊，用手去探那昇降鉤子，當我抓住鉤子的一瞬間，我感覺我的腿被

人由後面抱住了，我奮力地向後掙扎，同時我點燃了我最後一枝火柴……。但它很快地便熄滅了，同時我的手已搭上了金屬棒了，再向後一陣猛踢，我終於掙脫了糾纏，以最大的速度我開始向上爬，他們只有在下面白瞪眼的份了，只有一個小子尾隨着我爬了上來，他幾乎把我的一隻靴子搶去當戰利品，但仍然給我甩脫了。

「向上爬的歷程好像是永無止境，到了最後的廿呎，一股暈眩向我襲來，我幾乎把持不住而要向下墜落，最後的幾碼我必須緊緊的控制住我自己，因爲我頭暈得實在太嚴重，至今回憶起來我都不知道是如何捱過那最後的一段歷程，幾度瀕於墜落的危險，我甚至感覺到我已經掉下去了，終於我爬到了井口，再蹣跚地走出廢墟，走向無光的太陽，我因過度的疲勞而倒下了，即使是土地的味道在那時對我却是充滿了芬芳，我記起維娜親吻了我的手與耳朵，我聽見了埃羅依人們的交談聲，再下來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第七章　地下居民

「現在，我眞是處於一個更困難的環境中了，Hitherto！除了我夜間輾轉反側地懊悔我爲什麼要遺失那具時光機器而外，我曾經幻想過一直向下走，也許能返回我自己的世界，但目前這希望因爲我剛才的新發現而破滅了。Hitherto！我當時只想到我是被這些令人厭惡的矮小生物所阻止而駐足不前，對於這些絲毫不像人的摩爾洛克族我是出自本能地不喜歡他們。以前，我像一般人掉進坑穴一樣地，我只是想如何能逃出這坑穴，而現在，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隻落入了陷井的野獸一般，我的敵人似乎立刻便要來收拾他的獵物了！

「我所擔心的敵人也許是你們所意想不到的，它便是新的月球所帶來的黑暗，維娜曾經不只

一次地向我提到這「黑暗的夜晚」，她對這事的解釋最初聽來很不容易理解，但你越瞭解便對它越加深一份恐懼，現在我已能很清楚地體驗出「黑暗之夜」的意義了，月亮正是在虧的時候——也就是說，每晚有一段較長的黑暗時間，現在我了解爲什麼上面一層的小人們會那麼怕黑暗，我實在難以想像摩爾洛克人會在這新月球的黑暗掩護之下，幹出什麼樣的勾當，我現在已很確定我第二個假設是完全錯了。上層世界中的這批小人兒，可能一度是貴族政治下的受惠者，而摩氏族人便是他們操作機械的奴工，但那是很久很遠以前的事了，這兩類由人類進化而來的物種正在朝著一種新的關係前進，或者已經達成了這種新關係，埃羅依像卡洛文琴王國已衰退爲一種美麗但毫無用處的生物。他們仍然被默許擁有地球，因爲摩氏族人在地中居住了無數代之後，已經變得無法忍受地表的光亮。摩氏族人製作他們的衣服，我如此地推想，並維持他們日常的需要，他們可以辦到這些事情，因爲無數代以來倖存的人們已習慣於努力不懈地工作。他們好比一隻永不休息的馬蹄，或一個樂於殺戮運動的人，古老的需要已把這種意念加在他們的生理上了，很明顯的舊秩序已有部份被改變了 NeMesis 的孱弱已在迅速地退化。無數年以前，幾千代以前，人們把他們同種的人由安逸與日光之中逼向苦役的黑獄，但現在那些人們却回來了，這不是把舊社會制度全改變了嗎？現在埃羅依人已開始重新學習一件事，他們開始了解什麼叫「恐懼」！突然我想

起了我在地下世界中所看見的那塊肉，這事有點奇怪我爲什麼會想起這事呢？它並沒有經過我很用心的去思考，而這念頭却如外界的一個問題一般，闖入了我的腦子，我想要回憶起那塊肉的形狀，印象中它的樣子看來很熟悉，但我講不上來那是什麼東西的肉！

「不管那些小人們是如何惶惶不安地處於一種神秘的恐怖之中，我可不能喪失我的勇氣，我的體態與他們不同，更重要的是，我來自另一時代，我具備人類基本的求生本能，在我的時代中沒有神秘與恐怖。因此我不再遲疑立即着手作一件我自己的武器，並且搭建一所可以臨時睡覺的小屋子，有了這可以擋風遮雨的小屋子作基礎，我至少可以增加一點安全感來面對這個神秘的世界，當初我覺察到我必需日日夜夜暴露在這種生物的監視之下時，我眞是感到危險四伏，我甚至相信在找不到一張安全的床位之前，我不可能睡眠，我悚慄不安。他們必然已仔細地檢查過我了。

「整個下午我在泰晤士村內遊蕩，希望能找到一間我滿意的房子，但是沒有一幢房子令我滿意，因爲它們都無法阻擋可能的入侵者，由檢查摩爾洛克人的井我不難想像出他們是如何地善於攀緣，所有我能找到的村屋及樹木似乎都難不倒他們，然後經過了一番苦思我終於想到了「綠瓷宮」的那個小尖塔，以及它光滑的會發亮的牆壁，這也許是個好住處。於是在傍晚時分，我帶了小維娜出發了，我把她像個小孩子似的放在我肩膀上，我向西南方向走，爬上了小山，我原料想

這段距離只有七八哩，但一走之下我才發覺這條路少說也有十八哩，我原先看這建築是在一個潮濕的下午，距離看起來似乎縮短了不少，這視覺的差異眞要命。除此而外，我有一隻鞋子的鞋跟鬆脫了，一支釘子穿出了鞋底，這本是一雙很柔軟而舒適的鞋子，我平常在屋裏當便鞋穿，這一來我只有一跛一跛地走路了。當我走近這座宮殿時，太陽早已下山，宮殿矇曈巨影正映上黃白的天空。

「維娜一直是興高采烈地坐在我的肩頭，但過了一會她要我放下她，她開始跟在我左右跑，偶爾，她會衝到路的兩邊去採些野花插在我的口袋上。我衣服上的口袋對維娜來講，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她一直不懂我爲什麼要有口袋，但最後她終於下了結論：這些口袋一定是一種縫在身上的花瓶，純爲裝飾而用，於是她便拔些花來插在裏面，哦！我想起來了，上次我換夾克時我發現了這個……。」

時光客停了下來，探手入口袋，默默地把兩朵枯萎了的花朵拿了出來，放在小桌上，這種花看起來與開大白花的錦葵科植物並不十分類似，然後時光客又開始繼續他的敍述式的談話：

「當黃昏的寂靜悄悄地爬上這片荒野的時候，我們爬上了面對著溫布里登的山頂，維娜覺得累了，她要轉回頭回到她的那座由綠石造成的房子裏，但我指給她看遠處的綠瓷宮，並且竭盡我

一切力量向她說明，我是在找一個可以免去她恐懼的避難所，這時的原野是薄暮前的一片僻靜，靜得連微風也似乎止在樹梢了，我對傍晚的寂靜似乎有份特殊的期待；天空是萬里無雲，只有西方天邊落日的餘暉，仍然在世界的盡頭留下了幾抹橫雲，那天晚上，一股期待的熱切，壓過了我的恐懼，在一片死寂之中，我的感覺變得超自然地尖銳，我甚至幻想我可以感覺出我腳下的那個世界中的一切，眞的！我幾乎可以穿過地層，看到那些生活在蟻丘似建築中的摩爾洛克人熙來攘往地萬頭鑽動，等待着黑暗的來臨，在我激動的情緒之中，我幻想他們會把我的入侵當成一種宣戰，我也迷惑著，爲什麼她們拿走了我的時光機器呢？難道他們知道……」

「我們繼續在安靜中向前走，朦朧的陰影不斷地由四方合攏來，夜終於降臨了，遠方的藍嵐也慢慢地褪去了顏色，一顆顆的星辰開始在天空中出現，大地轉爲一片黑暗，樹木也逸入了夜的籠罩之下，維娜的恐懼與她的疲倦慢慢地掩上了她的面容，我把她抱在我的臂彎裏，我儘量找些話題與她閒聊，並撫摸著她。黑夜更加深沉了，維娜用她的手環抱著我的頸子，閉上了她的眼睛，以她的臉龐緊緊地壓在我的肩膀上。穿過了一個長坡路，我們走入了一個村落，在朦朧中我差點走進一條小河裏，我涉水渡過了小河，走到河對岸的村子裏，經過了幾間沉靜的屋子，還有一個石雕像——好像是Faus，但是頭已經沒有了，這村子附近也長著阿拉伯橡膠樹。到目前爲止我

還沒看見任何摩爾洛克人的活動跡象。但這只是上半夜，在舊月亮升起前的黑暗時刻還沒來呢！

「由第二座山的鞍部，我看見了展現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廣濶而巨大的黑森林，我站在它的邊緣不禁猶疑了起來，這片深樹林實在太大了，根本看不到它的邊際，我也走累了，尤其是我的脚更是酸痛難當，我小心地把維娜放了下來，在一片草坪上坐了下來，我這時已看不見綠瓷宮了，我有點懷疑我的方向是不是走對了，我瞇起了雙眼仔細地向森林裏望去，期盼著能看透它的內涵，在縱橫交錯的樹籐之中，人們很難看見星光，要藉星光來把握方向是不可能的，即使樹叢中沒有其他的危險——我也猜不透會有什麼險惡困阻於前——樹林中交錯的蔓根和樹幹便足以使人應付了。

「經過了一天興奮的經歷，我也感到疲倦了，所以我決定今夜不再前進了，而在山中找個地方過夜。」

「我很高興地發現維娜已經入睡了，我小心地用我的夾克把她緊裹住，然後我坐在她的旁邊靜待著月的東昇，山邊是一片靜寂與荒凉，但由森林黑影之中，不時地傳來一兩聲動物的騷動聲響，天空中正閃爍著羣星，今夜的天空十分開朗，一片雲也沒有，我由這些爍動的星光之中竟也領受到一份類似友情的溫暖。所有舊有的星座均已由天上消失了，在千倍於人類生命的時間之中

，在人類領略不出的緩慢移動之中，星座已改變了它們的位置，現在天上的星羣與舊時羅列的星星，竟是那麼地不同。但銀河依舊如一帶由羣星織成的溪流高掛天空。南方(憑我直覺地判斷)有顆很亮的紅色星辰，這顆星是我以往所未見過的，它的亮度甚至超過了我們所熟知的綠色天狼星，在衆星閃爍的夜空中，一顆光亮、柔和而穩定的明星，更給了人一種老友的親切與安慰。

看著天象的轉移，突然之間我感到自己的這些痲煩及地球上所有生物的份量都太渺小了，我幻想著衆星遙不可測的距離，和它們無法避免的移動，由永恒的過去到永恒的未來。我也想到了宇宙中地球的雙極在進動(註)中所描繪出的巨大圓圈，在我所橫渡的這段歲月之中只有四十次這類靜寞的革命，而在這有限的幾次革命之中，所有「人」類的活動，傳統，人羣複雜的結構，國家、語言、文化、希望，甚至僅存的一點記憶均被一掃而空，剩下的只是這羣脆弱的小人他們早已忘掉了他們的遠祖，還有那批地下的白色生物，突然間我又記起了存在於這兩物種之間的恐懼，我不禁打了個寒噤——我在地底看見的那塊肉到底是什麼肉呢？嗯！太可怕了！我看看睡在一旁的維娜，她的臉色蒼白，在黑暗中星光下更泛著一股像星光般的色澤，立刻我打斷了我的思想，太可怕了！

「整個夜晚我儘量不要讓我的思想接觸到摩爾洛克人，藉著觀看星象來消磨漫漫長夜，我幻

想自己能由天空中一片混亂的星星中，尋出一絲往日星座的跡象。天空依然很明朗，只是偶爾會有點風飄來一兩片碎雲。當然我也不時地打個瞌睡，不久隨著我守夜工作的結束，東方天際透出了一道光暈，像是一種無色的火焰似的燃燒在天邊。沒多久，舊時的月亮上升了，它現在看上去是那麼薄、那麼瘦削、那麼蒼白。緊接着，黎明便來臨了，起初是天空一片蒼白，然後變爲粉紅色，天氣也漸漸暖和起來了，整夜都在安全中過去了，沒有任何摩爾洛克人的侵害，眞的！那夜我在山頭上沒有看見一個摩爾洛克人。在新的一天早晨，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我甚至感到我對黑夜的恐懼是不合理的，我站起來，發現我的脚踝因爲穿了脫著後跟的鞋子太久，而腫脹了起來，而且我的脚底痛得要命，我不得不再坐下來，脫下我的鞋子，順手把它們給扔了。

「我叫醒了維娜，我們一起走入了森林，白天的森林不再是黑漆一片令人止步了，現在它是青綠一片，看來格外地讓人感到喜悅，我們在森林中找了一些野菓充作早餐。在森林中我們又遇見了一些小人，這些神態優雅的小人一面笑著一面唱著似乎早已把黑夜中的恐怖丟到一邊了。我又想起了我曾經看過的那塊肉了，我現在很確定它是什麼了，打心底我開始憐憫這批人類洪流中的末代子孫，他們是那麼的柔弱。顯然地在太古時代的某個時間，當人類開始走下坡時，摩爾洛克人的食物發生了短缺，可能他們曾經有一段時間，依靠吃老鼠及蟲類，演變至今在摩爾洛克人

的食物之中，人類的肉已不再被視爲禁物，它比任何其他種類的猴子肉更受歡迎，這些摩爾洛克人對於人肉的偏見已非根深蒂固的本能了，所以這些看來其貌不揚的人類演化物便……！我試著以一種科學的演化方式去看這件事，終究他們與我們三四千年以前吃人的老祖宗比起來是更不具人形，時代不同，評估事物的準則也改了，我爲什麼要給自己尋些不必要的煩惱呢？這些埃羅依只是一羣餵肥了的牛，而像螞蟻似的摩爾洛克人領有這牛羣而且捕食牠們，可能摩爾洛克人還畜養了一部份呢？！而維娜却無拘無束地在我身旁跳舞！

「我試著不讓這種恐懼使我不安，我把這種演化的結果當成一種對人類自私的殘酷報復，人類曾靠著其他同胞的努力，擁有過一段舒適安逸而快樂的生活，由壓榨同胞的努力滿足了他們的慾望，善惡到頭終有報，他們的慾望終於給他們的後裔帶來了麻煩，他們退化，變得矮小，甚而淪爲那些曾受他們壓迫人們的食物。說來也是這些可憐的貴族罪有應得，活該受罪，但這些小人們實在長得太像人類了，只是矮小了點，使我不由得對他們產生了一股憐憫之心，他們智慧無論如何退化，看來總比摩爾洛克人更像人類啊！

「我那時開始計劃我該如何進行將來的計劃了，首先我必須找到一個安全的庇護所，然後我要作一些金屬的或石頭的武器，在這片蠻荒而殘忍的世界中沒有武器的助力實在太危險了，武器

的需求對我而言實在是太急迫了，再下一步我便要想辦法弄到火，這樣我便可以持有火炬了，因爲我知道在對抗摩爾洛克人時沒有任何東西比火炬更有效，最後我要設法擊破那白色人面獅身像下的銅門，我有個信念，只要我能夠進入那些門，而且能持有一照明的火炬，我便能找到我失落的時光機，並且帶着它逃出來，我不相信那些摩爾洛克人有那麼大的力量可以把時光機搬得遠遠的，至於維娜我已決心把她帶回到我們自己的世界之中，心中反覆地思考著這些事，脚下却加緊了步伐朝著我夢想中的住所走去。

（註）進動：地球二極因地球自轉及繞日公轉，若再受外力則沿順時針轉向九十度之方向把外力「送出」，卽爲進動。

第八章　時光廢墟

當正午的脚步緩緩地移近時，我也走近了綠瓷宮，這時我才看清了，它是一座淹沒於一堆廢墟中的建築。只有一些破碎的玻璃片仍然嵌在空敞的窗戶上，大片的綠色瓷瓦已由金屬的構架上剝落得不知去向了，這座宮殿高高地座落於一片長滿了草的砂丘上，面朝東北望去，我很意外地發現一個灣口，以其大的程度來看，甚至可以講是一個港灣，我判斷 Wandsworth 與 Battersea 可能一度位於此地，另一意念又迅速地由我腦中閃過——雖然我並沒仔細地去研究——經歷了如此巨大的變動那些港灣中的生物倒底受了什麼影響？

仔細地檢驗了一片建材的碎片，我發現它是眞正燒出來的瓷，並在其表面上有一些奇怪的文

字銘刻而成的記號，我想——雖然我已承認這是很愚笨的想法——維娜可能會幫助我翻譯一下這些文字，但詢問之下我才發現以文字來傳達思想的觀念她都還沒有呢！她往往令我覺得她應當更俱備「人」的特性，可能是她的情感變化太接近人類了。

穿過了一扇旋轉門——事實上這個門已破損不堪地敞開着，我發現這幢建築不太一樣，它沒有大廳，入門之後便接著一條長長的畫廊，畫廊的兩側有很多透光的小窗戶，使得畫廊中並不顯得太陰暗，這種建築的格式使我覺得很像是個博物館，地板已經傾斜了，而且厚厚地蒙上了一層灰土，畫廊的兩側有一些很顯眼的雜物，整整齊齊地陳列着，而且都以灰色的罩子覆蓋著。我發覺我正站立在一具巨大的骨架標本的下面，由這具骨架的脚部來看，它好像是屬於一種已絕跡了的爬蟲類，其出現的時間約爲更新的美洲大食蟻獸類之後，骨架的上半部已斷裂了，平放在另一邊，年久失修的屋頂也綻開了裂縫，而水由裂縫中流下來，已沖走了一部份的骨架，畫廊的另一端陳列了一具雷龍的巨大標本，看來我剛才博物館的猜測是沒問題了，屋子的一角放了一個傾斜的枱子，掃開了厚厚的積塵，我發現了一些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玻璃盒子，由部份盒子內貯存的物品狀況來看，這些盒子當年一定經過氣密處理。

很顯然地我們此刻正處在一個若干年後的 South Kensington 廢墟之中，這塊地方很明

顯的是屬於「古生物學部門」，它光輝而豐富的化石收藏表示了它曾有過一段不平凡的歷史。而在這場浩刼之中，它竟然能僥倖躲過，而依然保持著它部分原貌也算是一種幸運，照我的推想，由於細菌及蕈類的絕跡，才能使這座博物館依然保留了它的舊觀。在這兒處處都有小人們留下來的痕跡，像一些打碎的化石片，以及用蘆葦草穿成串的化石塊，這些都是小人們在玩樂之後丢下的遺痕。還有一些櫃子被整個地搬移到另一位置——我猜這是摩爾洛克人幹的好事。博物館內寂靜異常，厚厚的積塵使我們的脚步聲也沒有了，維娜正在滾動一個海膽玩，她見我默不出聲，也怯然地牽着我的手站在我的身旁。

起初，我對於一個充滿了智慧的時代留下來的這座紀念碑充滿了驚異，我忘了來此的目的，甚至我尋找時光機器的迫切盼望也暫時地離開了我的腦海。

由這座綠瓷宮的外觀看起來，我斷定它一定還有很多其他的部門，絕對不止這古生物部門，可能還會有歷史展示室，甚至還可能有一座圖書館，對於我目前所處的環境而言，這兩樣東西遠比燦爛的古代化石要更爲吸引人。探尋著再往下走，我發現了一條短短的走廊，它橫穿過前面那條畫廊，這條走廊好像是礦物館，在這裏我看見了一盒硫磺，它使我聯想到火藥，但我找不到硝石，眞的！任何氮化物都沒有了，毫無疑問的，早在多年以前它們便絕跡了，但硫黃的印象仍深

深地留在我心中，我總要想個辦法把它們用上去才好！至於這部門其他的東西雖然比任何一個部門的東西要保存得完整，我却沒有什麼興趣，我不是礦物學的專家，再往前走，我發現了一條與最初那條畫廊平行的走廊，它大部份已淪爲廢墟，很顯然地這是一個自然歷史展示中心，但沒有一樣展出物仍俱舊觀，幾具剝製的動物標本早已乾枯而發黑，幾個藏在木盒中的木乃伊，一堆褐色的死亡植物枯枝，這便是這個展出的全部遺跡！我現在想起來頗爲後悔，我應該在那兒多停留一下的，說不定由那些遺跡中不難發現這世界主宰是如何夷陵更替的呢！然後我們來到了一個構造呆板而却巨大無比的展出室，這屋子的照明很差，而且地板有個傾側的角度斜向下方，沿著屋邊每隔一段距離便有一個白色的球由天花板上垂下來，但其中有不少已經被打破了，由此看來這間屋子原來是由人工照明的。這裏展出的東西分爲兩排陳列著巨大的機械軀殼，絕大部份的東西都已遭到嚴重的剝蝕而且損壞不堪，僅有一兩具還保存得不錯，我對機械外行，但我却喜歡徘徊在這些機器之中，我僅能模糊地猜測它們是幹什麼用的，但終究它們對我是個謎，我幻想著如果我能解開這個謎，或許我可以發現一種能對抗摩爾洛克人的力量。

突然維娜緊緊的靠過來依在我身上，她的動作實在太突然，把我嚇了一跳，但是若非她的這一動作，我想我不會察覺到地板是斜的，我進來的地方高出地平面很多，而且由幾個開在兩邊牆

上的狹縫當作窗子，使室內照明還可以，但越往下走，地平面便漸漸地上昇了，因爲地板是斜向地下的，而能透亮的窗戶面積也就越來越小，最後終於只剩下「一線天」了，我只顧著往前走，只想著那些機械，我專心地思索，根本沒注意到光線已漸漸黯淡下來了，直到維娜提高了警覺才使我收回了注意力。往前凝目注視，我發現這條長廊是通向一片漆黑之中，我遲疑了一下，向四周看了一下，我注意到這附近地板上的積塵比較少，朝黑暗處更遠一點的地方，地上明顯地留著幾個小而且窄的足跡，我心中一下子緊張起來——摩爾洛克人又出現了，我覺得我是在浪費時間在這裏像個老學究似的研究機械，我提醒自己時間已經不早了，下午也過了大半了，而我仍然沒有找到任何武器，沒有找到住所，沒辦法昇起一堆火，過了一下，由走廊的深處傳來了一種奇怪的聲音，就像我在井中所聽到的奇異聲響一樣！

「我握住維娜的手，然後我突然想起一個主意，我丟下她走到一個機械邊，這個機械上伸出了一根橫桿，就像一般機械上的操縱桿一樣，我爬上了它的平枱，抓住橫桿，我用我所有的力量把它向一側彎，而維娜站在走道的當中看著我，她被我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得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我把這枝橫桿的强度估計得很準，我壓了一下之後便啪地一聲折斷了，帶著這枝棒搥我跑回維娜的身邊，這枝武器已經很够用了，我想應該沒有任何摩爾洛克人的頭骨會比它更硬吧！我心中

恨透了他們，我眞想用它去敲死一兩個摩爾洛克人，你或許會覺得我爲什麼那麼野蠻地狠下心來宰殺自己的後代子孫，但我相信沒有人會對摩爾洛克人產生一絲絲的仁愛之心。此刻，我實在不敢離開維娜，而且我也考慮到冒然從事可能會危及時光機器的安全，不然的話我眞會衝入走廊的深處去宰那些禽獸！

「好了！我一隻手拿著武器另一隻手牽著維娜走出了那個展覽室，來到了另一個很大的房間，一眼看去，這房間的佈置好像是所軍事博物院，牆上掛著發黑了的各式旗幟，它四周陳列著一些破爛的燒焦了的東西，仔細地辨認之下，依稀仍可看出那是些書，它們早已一頁頁地支解分離，上面印的字也已模糊不淸了，但由書殼的硬紙板及訂書釘來判斷，它們應當是裝訂成册的書，如果我是一個文學家，在這副景象下我不免要爲時光易逝而大嘆「是非成敗轉頭空」了！可惜我不是，我只爲這些爛紙上曾經花費的勞力可惜，當年多少才子野心勃勃地著書立說，而今安在？看到這些爛紙，使我不由得也聯想起我那篇十八頁的論文，我花了不少時間在光學的研究上才寫出這篇文章。

「走上了一個樓梯，我們來到了另一個展覽室，以前這裏大概是陳列著化工一類的產品，我原來不期望在這裏有什麼了不起的發現，此地大體上來講還算保存得完整，只有屋子的一角有點

漏雨，我不經心地隨處走走，翻看一些尙稱完整的盒子，在一個精細處理的氣密盒子當中，我竟然發現了一盒火柴，我的上帝，這對我實在太重要了，懷著無比急切的心情我試了一枝，情況非常好，火柴一擦便着了，它們一點也沒有受潮，我轉向維娜，用她的話對她歡呼一聲：「來跳舞吧！」我現在擁有了一項眞正的武器，可以對抗那些令人恐懼的生物了！所以，在這座沒人的博物館裏，在厚厚的積塵上，我們懷著無比的興奮，開始胡亂地跳起舞來了，我用口哨輕快地吹著「里奧的故鄉」作爲伴奏，起先，我們跳「康康」舞，然後跳「階梯舞」，再跳「裙舞」，還跳一些土風舞，你知道對於跳舞我是頗有天分的！

「直到目前爲止，我仍然感到很迷惑，爲什麼這盒火柴能够渡過如此悠久的歲月而沒有受到破壞，而對於我這又是一個何其幸運的事！還有更怪的事呢！我發現了一件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東西，那便是一塊樟腦，我在一個密封的盒子中發現了它，照我想那只盒子一定經過仔細地加以封閉，我起初以爲它是石蠟一類的東西，便不加思索地打碎了盒子，然而那股刺鼻的氣味告訴我，這是樟腦，在這世界性的衰退之中，這塊揮發性極高的樟腦，居然能歷無數年而仍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我原準備要扔掉這塊東西，突然我想起這是一種可以燃燒產生火焰的物質，它的光芒相當明亮，說起來它可以算是一枝很好用的蠟燭呢！我把它小心地收入了口袋裏，很可惜，我還是沒

找到爆炸物可以用來炸開那座銅門，目前能幫助我打開銅門的只有我手中這枝鐵桿了，雖然如此已足够令我興奮，我意興昂然地離開了那座房子。

「我那天下午實在經歷了太多事情了，如果我想把它們一件件地都搬出來講，實在是很累的事，因爲事情的前後順序我也不太能回憶起來了，我只記得我走過了一個長廊，廊的兩側陳列著一些銹壞了的武器，我曾考慮過選用一枝手斧或劍來代替我的那枝鐵桿，我力量有限無法多帶武器，但經過了一翻比較之後，我還是選擇了鐵桿，因爲看來只有它最有希望撬開那座銅門，陳列物之中，有很多步槍、手槍、來福槍。但大多化爲一堆廢鐵，也有一些是用一種我不知名字的合金造的，它們仍然保存得相當好，一點銹蝕都沒有，但我找不到任何子彈或火藥，我想卽使當年這裏存放著彈藥，經此巨變也早化爲塵泥了，屋子的一角顯示著曾遭爆炸而損壞，而且受到火的洗煉，這可能是陳列處之一發生的爆炸。在另一個地方陳列著一大羣的偶像，這應當屬於宗教的陳列室吧！有波利尼西亞的神像，也有墨西哥的、希臘的、腓尼基人的，幾乎屬於世界各國的神像這裏都俱備了，看了這些東西心裏不免怪怪的，我選了一隻由滑石雕成的南非怪獸，在它鼻子上簽了我的名字。

「隨着黃昏的到來，我的興趣也低落了下去，我走過了一個個的走廊，踩著厚厚的積塵，四

周是一片死寂，是一副衰敗的景象，而展覽物中也往往僅剩了一堆鐵銹和褐煤，少數的東西尙稱完整，走著走著，我發現自已來到了一個模型的錫礦場之中，很意外地我突然發覺了兩綑開礦用的炸藥封在一個盒子中，我高興地瘋狂大叫：「有了！有了！」懷著無比的興奮，我打開了盒子，在兩綑中選了一綑，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我試驗了一下，點了火丟出炸藥，我靜靜地等著，五分鐘、十分鐘、十五分鐘過去了，也沒見它爆炸！我眞是失望極了，看來它是假貨了，但塞翁失馬又焉知非福呢？如果他們是眞的炸藥，我一定會鹵莽地拿了它去炸那具人面獅身像和埋藏在它底部的銅製密門，如此一來我可能會把它炸塌，而我這輩子也別想找回我的時光機器了！

「我垂頭喪氣地來到了一個位於宮中的天井，天井裏舖了草皮，還長了三株水菓樹，我們在天井中略作休息藉以恢復體力，太陽西沈了，我開始考慮我們應當在何處過夜了。夜又在不知不覺中來臨，而我那個隱密的避難所仍然還沒着落，但我反而不急了，因爲在我的想法中我已擁有了一件抵抗最有效的武器了，那便是火柴！如果需要的話，我還可以把樟腦當成蠟燭來燒，我想我們最好在原野中過夜，升起一堆營火便可以安心地睡着了。明天早晨我將設法弄回我的時光機器，我將利用我的鐵桿去啓開那扇銅門，但我有一個原則，我儘可能不破壞它，因爲門後的一切對我而言，依然充滿了神秘而那扇銅門給我的印象並非十分堅牢，我希望我手上的這枝工具能够

擔當這項工作。

第九章 維娜之死

「當我們由博物館中出來的時候，太陽已降到地平線了，我急於在第二天早上到達那座白色的人面獅身像，原先我曾打算趁黑夜降臨以前穿過那片黑森林，前天晚上我便受阻於它，我的計劃是利用那天晚上儘量多趕些路，然後，昇起一堆火，在火光的保護之下好好地休息一晚，所以當往前趕路的時候，我沿途便開始收集一些樹枝及乾草，沒走多遠我手上便塞滿了這些柴火，拿著這些東西我們前進的速度要比我預期的慢了不少，而且維娜又累了，我也開始覺得疲倦想睡，就這樣下去，還沒有到達樹林的邊緣時，天色已完全暗下來了，我估計在我們爬上灌木叢生的小丘之前維娜便會睡着，而且黑暗對她的壓力實在太大，我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是一個巨

大的災難要降臨了，這不祥的預兆非但沒有阻止我，反而更使我加速前進。我已有兩天一夜沒睡覺了，我渾身燥熱而且情緒暴躁，我感到睡眠的脚步移近了，而緊跟而來的便是那些摩爾洛克人。

「正當我們在黑暗的灌木叢中摸索時，我看見了三個蜷伏的影子，我們的四周長滿了灌木林及長草，所以對於這三個陰險迫近的黑影，我感到極度地不安，這森林我估計橫寬絕不超過一英里，如果我們能穿過它而到達平坦的山腹，我們便安全了，因爲那邊較空曠沒有可供隱藏的遮避物，我們可以在那邊休息一晚，我想以我手邊的火柴及樟腦作爲照明，我可以很安穩地通過這片森林。但如果我要用手去劃火柴，顯然地，我必須丟掉我手中的柴火，所以我只得依依不捨地放下了，我突然靈機一動：我爲何不讓那些尾隨於後的哥友們驚奇一下呢？我何不把這些柴火點起來呢？我根本沒考慮到這舉動可能帶來的恐怖後果，這個念頭像是個很好的構想來掩護我們的後退。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經想過在荒野中乾燥的氣候之下，一堆沒人管的火會有多麼可怕，老實講太陽的熱力並不足以引起火災，在赤道地帶有時一顆露珠也會把陽光聚在一點而產生火災，但現在的陽光已減弱到即使被焦聚在一點也不會產生高溫了，雷電可能會燒焦樹木，但不可能引起

森林大火，衰敗的野生植物有時可能因發酵作用產生自燃現象而冒煙，可是不太可能冒出火焰。事實上在這衰退中的地球上，竟連生火的技術也爲人們淡忘了！由我點燃的那堆柴火，不久便吐出了橘紅色的火舌，火，對維娜來說是件既新鮮又好玩的事。

「她要跳進火裏去玩，我竭力地阻止她，並且不管她的掙扎，連推帶拉地帶她進了森林，繼續向前走，火光使得我們的前進路線有了照明，走了一段路後，我回頭望去，穿過濃密的樹林我看見了火苗已開始向四周蔓延了，一些乾枯了的灌木迅速地着了火，火牆形成了一個大弧形，快速地向山頂爬了上來，我看著這片火光不覺啞然失笑，這下子那批摩爾洛克人可慘了，轉過頭來我又鑽入了漆黑的樹林繼續我的旅程，林中仍爲一片漆黑，維娜緊緊地依偎著我，森林中是安靜的，四下沒有一點聲響，更增了幾分恐怖。當我眼睛逐漸適應黑暗時，我發現我的眼力還可以引導我在黑暗中摸索，不致於撞上樹木，所以我也就省下我的火柴，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我實在騰不出一隻手來取它，因爲我左手牽著我的小人兒，而右手正提著我弄來的鐵棒，天空有濃厚的雲層，向上看去是一片黑，只有從雲疏處透下的幾束天光，點綴了無邊的陰沉。

「一路上向前趕，我什麼也沒聽見，只有我脚下的樹枝折斷聲，以及微風過處樹梢的輕輕顫動聲，除此以外只賸下了我自己的呼吸聲，及耳膜內的規律跳動。但我突然感覺旁邊的草叢中有怪

異的動靜，我不管它，仍然向前衝，那草叢中的東西也越發緊緊地跟了上來，我聽見了一種奇異聲音，那音響正如我上次在井中聽見的聲音一樣，我突然地緊張了起來——太明顯了！我被幾個摩爾洛克人包圍了！而且他們正在縮小包圍圈！過了幾秒鐘我感到有隻手在拉我的外衣，又有一隻手在拉我的臂膀，而她更是抖成一團，悉悉縮縮地緊靠在我腳邊，一點聲音也不敢發出來！

「我並不是沒有時間來點火柴，但是要拿出火柴來，我勢必要鬆開牽著維娜的那隻手，時間已不容許我再作考慮，我放開了維娜探手進口袋，而就在此時一場生死之爭在黑暗中展開了，我身邊維娜拼命的掙扎，但是一點聲音也沒有，而另一邊的摩爾洛克人則持續著他們特有的嘶鳴聲。幾隻軟綿綿的手也在此刻爬上了我的大衣，我的背部，甚至頸子。我匆忙地擦亮了火柴，我把它高高舉起，四周的摩爾洛克人立刻如飛似的向林木深處逃逸而去，我由口袋中掏出了一塊樟腦，準備在火柴熄滅之前點燃它，然後我看見了維娜，她面朝下躺在離我腳邊不遠的地方，一動也不動，我心中不由得一驚，立刻俯身下去看他，她呼吸微弱，我點燃了一塊樟腦，丟到地上，它爆裂開燃燒起來，四周頓時通明，摩爾洛克人的鬼影也不見了，我跪下來抱起了維娜，在我背後的黑森林中正充滿了一片騷動及囈語，聽來似乎有幾百個摩爾洛克人正隱匿於黑暗處伺機對它們的獵物下手！

她似乎僅是昏過去了，我把她小心地放在肩頭扛著，開始再度向前走，這時我才發現了一件可怕的事，因爲在剛才的一場混亂之中我已轉了好幾個圈子，在黑暗中已失去了方向，現在我倒底該朝那裏走呢？我實在是一點概念也沒有，我只能用我的直覺去判斷，我大概是背向着綠瓷宮，我渾身直冒冷汗，我要迅速的決定下一步應如何走，我最後就地升起一堆火，坐下來休息一晚等天亮再作打算，我把仍陷於昏迷中的維娜放下來，讓她平躺在草地上，迅速地趁著我第一塊樟腦還沒有燒完以前，收集了一些樹枝和樹葉，而此時，在黑暗處對對碧綠的眼睛正盯住我的一舉一動。

樟腦燒到了最後，火焰一閃便熄了，我點了一枝火柴，當我做動作時，我看見兩個意圖接近維娜的白影子，畏於火柴的光芒而倉皇逃逸，其中有一個因爲受了火光的刺激而失明地向我盲目亂撞了過來，我對它一拳揮去，我聽到它的骨頭的碎裂聲，它悶哼了一聲，歪歪斜斜地向後退了幾步，倒了下去，我點着了另一塊樟腦，並且借著它燃燒的火光繼續收集可燃的枝葉，現在我才注意到我頭頂上的那些枝葉有多麼地乾燥，由我乘時光機器到達此地以後，大概有一個禮拜了，一滴雨也沒下，所以我不再向四周搜尋落葉了，轉而向一些低垂的樹枝去找我的柴火，我跳起來折下了一些小樹枝把它們堆成一個圈，很快地火堆吱吱地燃燒了起來，並且冒出了刺鼻的濃煙，

為了經濟地使用我的樟腦，我把它弄熄了小心地收了起來，然後我回到維娜的身邊，我用盡了一切辦法想要使她甦醒，但是她像是個死人似的動也不動，我甚至無法確定她是否仍在呼吸。

「風吹著濃烟迎面而來，嗆人的煙使我連連咳嗽，頭也昏了起來，加以空氣中飄盪的樟腦味更加令人昏然入睡，我估計我的火堆在半小時之內不必再加柴火，一番緊張之後的鬆弛使我更加擔心未來的途程，我坐了下來，四周的樹木在風中也發出了一些夢囈似的聲響，催人入睡，我似乎僅僅打了一個盹，再睜開眼來，四周已是一片漆黑，一些摩爾洛克人的手已纏上了我的身上，我奮力甩開了它們那些纏人的手指，我迅速地伸手入口袋去找火柴，但它們已不知去向了！那些摩爾洛克人這時便肆無忌憚地圍攏了過來，而且想要抓住我，我這時才明白過來是怎麼一回事，我睡着了，我的火熄了，一種瀕臨死亡的恐怖陡然地籠罩了我，樹林中充滿了燒過的樹枝留下的氣味，我被他們牢牢地逮住了，一些手抓住了我的脖子，另一些抓住了我的頭髮，我的手臂，我被它們拖倒在地上，這眞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恐怖，我感到它們在我身上跳來跳去，我覺得我似乎墜入了一個巨大蜘蛛所結成的網子中，我使出了所有的力氣來掙扎，我感覺到一對對的小牙齒正在我的頸上啃咬，我奮力一滾，當我在滾動的時候，我的手接觸到了我的鐵棒，它給了我無比的神力，我掙扎的站立了起來，甩開了這些騎在我身上的怪物，我握緊了鐵棒，朝他們臉上打去，

我感覺到在我的重擊之下他們一個個血肉橫飛，沒多久便沒有人敢接近我了。

一種奮戰時常有的狂熱充滿了我的心頭，我知道我與維娜都迷失在這黑森林中了，但我決心要讓這些生物為他們的食物付出更多的代價，我緊靠着一棵樹站立著，如此一來我便可以免去了後顧之憂，我揮舞著鐵棒，整個森林中似乎充滿了他們穿梭所發出的沙沙聲及他們的叫聲，一分鐘過去了，他們的聲音似乎升到了一個更高的音階，而且夾著興奮的吼叫，我感到它們的動作更快了，但是沒有一個可以接近我，我緊緊地注視著黑暗中他們的一舉一動，突然一線生機展開在我眼前——如果他們害怕了，便會退了，不是嗎？而緊接著奇怪的事發生了——森林中漸漸地光明了起來，朦朧中我似乎可以看清了圍在我四周的摩爾洛克人，包括了我腳邊的三個慘遭擊斃的傢伙，漸漸地我發覺，剩下的摩爾洛克人如潮水一般由我的後方湧向前方，像是在躲避一場大災難似地穿流不息向我前方的森林中跑去，他們的背影不再是白色而是被染上了一層火光的紅色，我向山下遙望過去，火牆正一步步地挨近了上來，我剛才放的一把火不想在此時救了我一命，我也想通了為什麼我一直聞到嗆鼻的樹木燃燒的味道，為什麼樹木會發出夢囈般的聲響，而現在森林中已是一片吼聲，樹林燃燒的聲音，風的聲音、摩爾洛克人走避的聲音，混成了一片。

離開我依靠的樹幹，我向後望去，穿過了距離較近的一些樹幹，我發覺遠處已是一片火海，

我藉著火光想要找尋維娜的去向，但是毫無踪跡可尋，而我背後的火焰却以驚人的速度燒了過來，吱吱的焦炙聲以及每一顆新的樹起火時的巨大爆裂聲響，已不容我有更多的時間來考慮，我手提著我的鐵棒隨著退却中的他們一起向後退去，這樣好比人在跟火賽跑，有一陣子火在我的右側以飛快的速度向前蔓延逼得我不得不向左邊躲閃，以免爲火包圍，終於我來到了一小塊開濶地，算是暫時地擺脫了火的追逐，强烈的火光使大地一片通明，也使得那些小人喪失了視覺，我親眼看見一個摩爾洛克人盲目地投入了火中。

現在呈現在我眼前的景象實在是我這所旅程中最恐怖也是最怪異的一幕了，由於火光的反映使整個地區有如白晝般明亮，這塊平地的中央部份，像是墳塚似的隆起了一座小丘，丘上長滿了一些已經枯萎了的樹木，靠近這塊地的火焰已熄了下去，但在稍遠處黃色的火舌仍在不停地飛揚，使得這塊地已完完全全地遭火焰包圍了，小丘的腹側則聚集了三四十個摩爾洛克人，火與熱早已使他們暈眩了，盲目地互相擠成了一堆，過度的驚怕使他們噤若寒蟬。起初我還不知道他們是盲目的，所以只要有一個走近我的身邊，我便用鐵棒對他們猛揮猛打，我處於一種驚惶的情緒之中，所以揮棒時也特別的用力，我打死了一個，重傷了幾個。但當我看到一個摩爾洛克人在摸索著前進時，我才確定了他們是絕望的一羣，强烈的光芒正帶給了他們無比的痛苦，所以我不再因

恐懼而對他們大開殺戮了——即使他們撞上了我的身子。

不時的會有一兩個小人對我撞過來，他們口中帶着恐懼的顫動聲，使得他們看來格外的令人厭惡，我不得不左閃右躲地避開他們，火光一度暗了下來，使我擔心他們也許會復明而向我攻擊，我原想先下手爲强宰他幾個免得遭他們毒手，好在火光又很快地與旺了起來，我才沒有下手，我圍繞着小丘走了一圈穿過了成羣的摩爾洛克人並設法避開他們，我想這樣也許能發現一點維娜的踪跡，但是一點影子都沒有。

最後我坐在小丘的頂上，望着這一副奇異的景象，燃燒中的樹林冒出濃濃的黑烟綣曲成彎彎的烟柱，飄過了天空，穿過那片被染成了火紅的穹蒼，逸入了另一個茫不可測的世界，天空中只有兩三點星光，兩三個摩爾洛克人盲目的向我撞過來，被我用力的推開了，而我在顫抖。

那天晚上，我幾度極力想勸服我自己相信這只是一場惡夢，我咬自己的手，我尖聲狂吼，想要自夢中醒過來，我用力的搥地，站起來又坐下，四週走走又回來坐下，無論如何也無法破解這場惡夢，於是我使勁的揉我的眼睛並向上帝祈禱使我能脫離這場迷夢。不時地有些摩爾洛克人受不了光熱的威力，痛苦地把頭低垂著衝入火堆中，自決性命。但是，最後終於火紅的燄苗退了，在火場上，只留下了一些斑駁的樹木根棒繼續地冒出濃濃的黑烟，隨著摩爾洛克人的數目逐漸減

少，第一道曙光終於在期盼中再度光臨大地。

我盼望能找到維娜的踪跡，但一點收穫也沒有，很明顯的她可憐的弱小身軀已被他們瓜分了，我還爲自己解釋她可能已逃脫了死的噩運，或許她能掙脫他們的圍捕……但是這種希望是何其渺茫啊！隨着我心思的流轉，不由得我怒氣沖天，眞想大開殺戒來報復一下，但我很理智地克制住了自己的衝動，我已經講過了，這座小丘好像是森林中的一座浮島，登上它的最高處我可以穿過裊裊上升的薄烟望見綠瓷宮，找到了它，我便可以確定自己所在的位置了，維娜已失踪了，此處更無可留戀了，我心中找尋時光機器的意念也就更加迫切了，此時我四周的生物已所剩無多，而他們正在陽光的漸漸加强而在痛苦地吼叫。我在脚上綁了些草，一跛一跛地穿過了仍在冒烟的灰燼，穿過了焦黑的樹幹，走向那隱藏了我的時光機器的地方，我緩緩地移動著我的脚步，因爲我已幾近精疲力盡了，而小維娜的慘死也帶給了我莫大的打擊，過去的一夜，對於我來說眞是一場無法抵擋的巨大災難，現在，在這間我熟悉的屋子裏，回想起那一幕幕恐怖的經歷，仍然使我顫抖不已。我失去了惟一的伴侶，我又變成孤伶伶的一個人了，我開始感到孤獨，一種可怕的孤獨，我開始懷念我的這棟屋子，也想起了壁爐邊上的溫暖，更想起了你們，心有所思更帶來了期盼的苦楚。

但是，當我頂着烈日穿過滿地的灰燼時，我發現，在我褲子口袋中，我找到了幾枝失散的火柴，而火柴盒則不知去向了。

第十章　時光機器失而復得

「大約早上八九點的樣子，我來到了那塊我第一次在傍晚到達這片世界所在位置的黃色金屬椅座，由這裏可以很清楚地俯瞰大地，我想起那天傍晚我倉促的決定，我不由得爲我那時的過分自信而感到好笑。景緻依然美麗，茂密的枝葉，富麗堂皇的宮殿，以及形勢壯觀的廢墟，而那條如銀鍊般的河流依舊湍流在它肥沃的兩岸之間，一羣小人兒此刻正在河裏洗澡，他們把衣物掛在林間，歡愉的笑聲時有所聞，這小河邊正是我第一次看見維娜的地方，一想到她，我的心便感到陣陣的抽痛，而地面上如水井般的一些深洞，正是通往地下世界的甬道，此刻這些東西看來格外地令人討厭，我現在明瞭了這些可憐的「上層世界」的居民是如何地被籠罩在恐怖之中了，雖然

他們美麗，他們的日子也充滿了歡樂，正如牧場上的牛羣般的無憂無慮，也正如牛羣般不知有敵人正在四周伺機下手，他們也與牛羣一樣，有個充滿了血腥的悲劇下場。

我不禁嘆息，人類智者所盼望達成的夢想竟會是如此地簡單，人類一直在爲他們自己尋求安定與舒適的生活環境，尋求一個充滿了保障與永恒的世界，終於人們的迷夢達到了——這些可憐的小人兒，不正是生活在這樣的世界中嗎？難道這不算是一種自我的毀滅？一定在過去的某一個時代中人類的生命與財產都達到了幾乎是絕對的安全，有錢人可以確信他們能永遠富有且安逸，而窮人也認定了他們的命運，便是無盡無休的苦役，在那種十全十美的世界中，已不再存有任何疑問，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地順理成章，沒有任何勞資糾紛，沒有任何尚未解決的社會問題，於是一段長時間的承平時代來臨了，而人類也就在這安逸的世界中退化了。

這正是自然界的一大法則，人類的智慧使人們能安渡變亂，危險與騷擾，而不致滅亡，一種動物能隨時地與它四周的環境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乃是自然界最完美的法則，自然是永遠不會屈服於人類智慧的改造的，除非人類不打算以現在的模式生存下去！所以說，凡是具有智慧的動物均免不了要應付各式各類的環境需求，甚至於危險的考驗！

所以照我的觀察，這些上層世界的人們，由於長久地生存於安逸之中，逐漸地趨向於一種美

麗而柔弱的體形，而相反地生活於地下的人們由於長時間的苦役，鍛鍊成了他們機械般的體形，一種進化上的分歧便開始了，就這樣原本十全十美的情況被打破了，這時候人們才開始領悟到任何一種完美的平衡都缺乏了持久的特性。時光不斷地流轉，居住在下層的人們，逐漸地發生了糧食的不足，當然這種饑荒是如何來的，我並不知道，於是「求生」的本能又回到了他們的身上，他們到處去尋找可供食用的東西，他們平日與機器爲伍，而機器這東西不管有多麼完美，除了操作方法而外，是多多少少地需要一點思考的，因爲這種需要，可能使他們比上層世界的人們保留了更多的創造力，但也無庸否認的，人性其他的特質已由他們身上消失了，所以當其他各種肉類都無法滿足他們時，吃人的惡習便開始了，雖然早在若干千年以前，人類便停止了這種習慣，這是我在公元八〇二七〇〇年所親眼見的，這些解釋也許是我有限的智慧所能提出的一個錯誤的說法，但這些猜測，是根據於我眼見的事實，在此我僅是忠實的轉述於你們！

經過了過去數日中的疲勞，刺激及恐怖。儘管我仍在悲傷，但這個座椅與附近寧靜的景象，與溫暖的陽光，依然看來令人歡欣，我倦極了也睏極了，不久我便開始打瞌睡了，我再也提不起心思去考量曾經發生在這裏的一切事情，這一來我乾脆讓自己躺平在草地之上，我睡了一個長而且安穩的好覺。

在太陽西沉前的一刻，我醒過來了，我又恢復了安全感，我不再怕被摩爾洛克人捉去啃食了，我伸了一個懶腰，又開始往山下朝著白色的人面獅身像走去，我一隻手提著鐵撬，另一隻手則伸入口袋中玩著火柴。

當我走近了雕像的枱架時，我發現了一件我根本沒有預期到的事，我發現那座銅門竟然是大開著，門早已沿着溝槽滑入下方了，站在門口我遲疑了好半天，才決定進入去一探究竟。

進了大門之後，便是一間小房間，在房間的一角有塊高起的枱子，我的時光機器正停放在枱子上，現在，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追尋，我終於又找到了失落已久的寶貝，我倒底是戰勝了，摩爾洛克人操縱時光機器的槓桿仍然在我的口袋裏，我原以爲要苦戰一番才能奪回時光機器的，不想竟如此順利，摩爾洛克人就投降了，我現在已用不到鐵撬了，我順手把它拋開，雖然我很遺憾沒有用上它。

當我彎下腰朝小房間的入口處走去時，一道靈感突然在我腦中一閃，過去我已領敎過這些摩爾洛克人，他們是有思想的動物，這中間一定有詐，但他們如想以時光機器爲餌來引我上當，那可就大錯特錯了，想到這裏，我幾乎要笑出來了，我穿過了銅支架，朝時光機器走去，我很驚奇地發現，這座機械曾經被他們仔細地清潔保養過，而且上了油加以潤滑，由此我甚至聯想到這些

小人可能曾經把它分解過，以他們的智慧來研究這東西倒底是作什麼用的。

它實在是一個令人驚喜的偉大發明，正當我站著檢視它的時候，我所猜測的事情發生了，銅造的大門突然昇了起來，猛然地關上了，發出了一聲鏗鏘的撞擊聲，我的四周頓時變成一片黑暗，哼！這些鬼東西在打什麼主意，我還會不清楚？我不禁竊笑不已！

我幾乎可以聽見四周向我圍攏來的摩爾洛克人所發出的喃喃笑聲，至少有十個以上朝我過來，我十分沉着地伸手去擦火柴，現在我只要手按槓桿，便會如鬼魂一般脫逃得無影無踪了，但我錯估了一件事情，這幾枝火柴是一種安全火柴，也就是說，只有在火柴盒上才能擦亮的那類火柴。

你不難想像我的鎮靜爲何會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那些野獸般的「人」已衝到了我的身邊了，一個首先捉住了我，我以手中的槓桿在黑暗中對他猛掃過去，然後以最快的速度爬上了機內的座椅，但是四周摩爾洛克人也圍攏了，一隻隻軟綿綿的手爬上了我的身子，我只有努力奮戰，以防我手上的槓桿會給他們搶去，另一方面我在黑暗中以手去探索安裝槓桿的位置，曾經一度他們聯手把桿由我手中搶走，當它由我手中滑走時，我只有用頭猛力的撞了過去，衝開了他們的爭奪再把桿子搶回來，我聽見它們骨折的聲音，這場爭鬪要比我在叢林中與他們的打鬬更加的激烈

，在狹小的空間內展開了生死搏鬥。

但是終於我找到了安裝槓桿的位置，我把它揷了進去，輕輕地一拉，頓時黏在我身上的手不見了，四周的黑暗也在一轉瞬間消失了，我又發現自己在時光的隧道中了，四面是灰朦朧的光，及喧囂的聲響，這些現象我已向你們解釋過了。

第十一章　神遊千億載

我已經講過了，由於在時光中旅行的結果，把我搞得暈頭轉向，身體也好像大病一場似的孱弱不堪，現在雖然時光機器已發動了，我並非好好的坐在座椅上，由於剛才的那場爭鬭，我只是歪斜的坐在椅子上，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靠在機身上任由它搖擺震動，一點也不知它倒底在如何地飛行，而當我再集中精神去看指示錶時，大吃一驚——指示錶有一隻是指示天數的，另一隻指示千日的，還有一隻指示十萬日的，第四個錶是指示億日的，而現在我竟然轉反了桿槓的方向，也就是說，我把自己送往了更遙遠的未來世紀了，當我由渾渾噩噩中覺醒過來時，我發覺千日指示錶的針，正如手錶上秒針的速度一樣朝未來轉去！

當我繼續往前走，一件奇怪的現象發生了，窗外那種令人恐懼的陰沉似乎更加深了，雖然我的速度並沒有減慢，窗外那種日夜交替所產生的一明一暗的變化，已經可以分辨出來了——這顯示地球運轉的速度減緩了下來，而且這種趨勢越來越明顯，起初，我很迷惑爲何會有這種變化，而窗外日夜交替更加緩慢下來了，太陽的東昇與西沉也跟着慢了下來，最後一個白天竟如一個世紀那麼長久，終於地球停了下來——不再有日夜之分，取而代之的是，籠罩大地的一片朦朧，只有當一顆慧星劃過夜空時，才打破了這片朦朧，太陽變成了西方天邊的一線光明，因爲太陽早已停止活動了，它將永遠地掛在天邊，而減弱後的陽光看來使它變得更大，更紅。月亮更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星座的移轉也越來越緩慢了。最後，在未來的某一時刻，我使機器緩緩地停了下來，太陽看來特別的紅也特別的大，停在地平線上一動也不動，只是呆滯地散放着一輪黯淡的光輝與沉沉的熱，偶爾地還會暫時消失一兩分鐘，或是短時間地突然又變成明亮起來，但不一會兒，又迅速地回復到它陰沉的容貌，由它的停止活動，也連帶地使我想起潮汐也必然因而停止了，地球停止了運轉，只有一面朝着太陽，就像我們現在的月亮永遠只有一面朝向地球。由於上次使時光機器停止時，我過於粗率造成的錯誤，這次我格外地小心，我開始把機器運轉的速度減慢了下來，一點一點地往下降低速度，漸漸的千日指示錶的指針停了下來，日指示錶的指針也不再飛快

的掃動了，再降低速度，終於窗外出現了一處荒涼的海邊，隨着繼續降低的速度它的輪廓也越來越清楚。

我非常平穩地停了下來，我先坐在時光機上，向四周仔細的打量了一番，天空不再是蔚藍的一片，東北方的天空是一片幽暗的黑色，點綴着幾顆明亮的星星平穩地散發出一種蒼白的光芒，我頭頂上的天空是一種暗紅的顏色，而且一顆星辰也沒有，在東南方的天空則閃亮着紅光，與地平線相交的天際，太陽一動也不動地躺在那裏，它大而紅的軀殼正疲乏地旋向它無法避免的衰敗命運。我四周的岩石也呈現着一種很不順眼的紅色，放眼望去，起初我所能見到生命的遺跡，幾乎只賸下了岩石上的一些低等植物，它們泛着濃濃的青綠色，覆蓋住了岩石向陽的每一角落，它是屬於我們常常在森林中可以見到的青苔一類東西，而顏色更酷似在一些不見天日的岩窟中蔓生的地衣一般。

我的時光機器此刻正停在一片傾斜的海灘上，海面向西南延伸，在遠處與天際交成一線，天際微白，海面平靜——因爲空氣中沒有一絲風可以使浪水起波紋——這使得海面與天空的交線格外地平整，清晰，僅有遠處海面一絲絲的起伏規律地好像在呼吸，又好像是這片永恒的海洋在向宇宙宣告它的存在與不息，沿着海邊的水是被一層鹽覆蓋着，而在火燒似的天空俯映之下這層鹽

的結晶也泛着一片粉紅。我的腦中感到一股莫名的壓力，我覺得我在迅速地喘息，這種徵兆使我想起了一般登山者常易患的高山症，由此我判斷空氣的濃度必然已大大地降低了。

我突然聽見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由遠處的山坡上傳來，抬頭望去，只見一個巨大的白色物體，看來有點像蝴蝶的樣子，拍着翅膀，歪歪斜斜地在天空飛，在天空盤旋了一會兒，然後消失在遠處一座小山的背後，它的聲音刺耳極了，也實在令人害怕，我不禁一陣抖顫，更加緊緊地靠在時光機器上。我再向四周仔細地觀察時才發現，剛才我以爲是紅色岩石中的一塊，正以極緩慢的速度向我這邊移動過來，而且已很接近我了，這時我已看淸楚了，它是一個有如螃蟹般的怪物，你們能想像得到一隻有餐桌那麼大的螃蟹有多麼可怕嗎?它的足正緩緩地，不太安穩地向前移動着，它的兩隻大螯臂正揮舞着，還有它的觸鬚，像是馬車夫的手鞭似的，在前面擺動着探路，它的眼睛長在兩枝突出的肉莖上，正閃閃地望着我，而它全身的甲殼，更令人覺得它是鐵打出來似的，它的背上有些縐摺，而且有幾處醜陋的疙瘩，身上披着一些綠色的水垢，我可以看見它複雜的口中的觸鬚，當它走動時這些觸毛便向四下探索。

當我注視着這個凶惡的妖怪朝我爬來時，我覺得臉上癢癢的，好像有隻蒼蠅停在我臉上似的，我用手把它揮去，但不一會兒它又來了，而且我耳邊也癢了起來，我用力打了一下，我的手打

在一個像撚線般的東西上，而且它迅速地抽了回去，好像吃了一驚似的。我轉過身去，我看見了另外一隻螃蟹怪物，它已經迫進了我的身後，剛才便是它用觸角在探我，它的眼睛正在肉莖上蠕動着打量我，它的嘴巴更是不停的在嚼動，充滿了攻擊性，它兩隻大螯臂正滲出像海藻般的黏液，朝我攻擊過來，我立刻把手按在操縱桿上，我把時間往後移了一個月，但我仍然在這片海岸上，我一停下來便明顯地看見它們，約有一打以上的怪物，正在四周到處遊逛，在這片陰森的世界中。

我實在無法盡述這片被遺棄的世界有多麼的孤獨、荒涼、與恐怖。西方慘紅的天際與北方黑暗的蒼穹，更有這片含鹽分極高的「死海」與它曲折的岩岸，以及四下亂逛的怪物，平整而無變化的青苔蔓生着，暗綠的色澤似乎泛着一層淬毒，稀薄的空氣使人肺部深感壓迫，這一切的景象使人不寒而慄，我又驅動機器，向未來邁進了一百年左右，我所看見的，依然是那紅日——只不過它似乎變得更大，也更暗了——同樣的「死海」，同樣冰冷的空氣，還有那些土氣的甲蟲類，依然在綠色的青苔與紅色的岩石之間爬來爬去，在西方的天邊，我看見一抹彎曲的白色光芒，好像是一個新生的月亮。

我在地球神秘的命運驅使之下，又開始向前旅行，盼望着能一睹它的結局，我放開大步，讓

機器以每單位時間一千年的速度向前駛去，我感到無比的詫異與迷惑，太陽竟然越變越大，而且越發地陰沉了，無力地依在西方的天邊，地球舊有的生命一一衰敗而去了，最後約距現在三百萬年之後，太陽竟然大到佔了天空的十分之一，而且色澤淡得幾乎變成了白色。然後，我又一次的停了下來，因爲在外爬行的蟹類怪物已消失了，而紅色的海邊此時除了一些青灰色的地錢與青苔外，看來已毫無生物了。刺骨的冷寒侵襲着我，天空有少數的雪花飛舞着，旋轉着，落向地面，東北方的天空仍是一片黑暗，只有一些星星，暗淡的星光俯照着山頭一波又一波的積雪。沿着海邊的海水都已結冰了，而遠處的海面上飄流的浮冰更是多得不可盡數，但海面上大體而言，仍還沒有凍結，海水在永恒的落日照射之下，呈現了一片血紅。

我向四周去尋找，期待着能發現一點殘餘的野生動物，一種狀況不明的恐懼，仍然使我不敢離開時光機器的座位一步，但無論是在天上、地上或海中，我都看不見任何會動的東西，僅有附着在岩石上滑滑的綠色藻類，依然顯示着生命並沒有由這被遺落的世界上消失，海中一塊沙洲已浮出了水面，海水也由先前的海灘退卻了不少，我好像看見有個黑色的東西在沙洲上行走，當我凝神望去時它又不動了，我判斷這次是我看走了眼，那個黑色的東西只不過是塊石頭罷了，天上的星星這時看來格外的明亮，而且不太眨動，這可能是大氣中空氣密度降低了的關係。

突然，我發現西邊天上太陽的外形起了變化，太陽的光圈上出現了一道黑影，而且我發現這黑影越變越大，有一分鐘左右的時間，我被這景象嚇呆了，而黑暗卻在同時由四方合攏了來，我突然覺悟到，這是一次日蝕！一定是水星或者是月亮正好通過太陽與地球之間，最初非常自然地我以爲造成這種現象可能是由於月亮，但是由我後來的一些觀察中使我相信，這是由於一個太陽系內的新星以非常接近地球的距離通過地球附近時所發生的現象。

黑暗加速的由四方籠罩下來，而强勁的寒風也同時開始由西方吹來，風勢急，而且不斷地在增强，白色的大雪也如泰山壓頂之勢蓋了下來，由海的邊緣掀起了陣陣的波浪，也連帶的帶來了波濤的怒吼，除了這些毫無生命的風聲及濤聲之外，這世界已是寂然一片！想要說清楚它到底有多麼安靜實在是困難。所有人的話語，羊羣的低吟，鳥雀的呢喃，以及昆蟲的鳴叫，一切構成我們生活背景的音響，均歸於沉寂！而當黑暗更加深時，飄揚的飛雪也更密了，它們在我眼前飛耀，空氣也越發的冰冷刺骨。最後，一個接着一個，遠處白雪加封的山峯一個個地逸入了黑暗，而風聲也轉爲低沉的怒吼，我覺得日蝕的黑暗向我掃來，轉瞬間只剩了天上慘白的星光仍在閃爍，其他的一切都變爲漆黑的一片，天空變成了全然的黑暗！

一種對黑暗的恐懼征服了我，而寒冷更侵入了我的骨髓，甚至在呼吸時我都會感到痛苦，我

開始發抖，並且我的胃開始抽痛，此時天空中突然出現了如一枝弓似的太陽的邊緣，我由機器上下來，想要恢復我的不適，我感到頭暈目眩，我幾乎不敢相信我還能駕駛時光機回來。而正當我神智不清地陷入模糊的夢幻時，我又看見了有東西在海中淺灘上活動——這回我十分肯定它確實是一個活動的物體——藉着紅色泛泛的海水反映之下，我看清楚了，它有一個足球那麼大圓圓的，觸角長長地拖在地上，在血紅的海水烘托之下，它看來是黑色的，並且間歇性的跳動着。然後我感到自己快要昏過去了，面對這個遙遠而恐怖的世界，恐懼驅使我仍然支撐着身體爬上了座椅。

第十二章　黃鶴杳去不復回

「於是我便回來了，一定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毫無知覺的伏在機器上，日夜交互的閃爍又重新開始了，太陽也變回了金黃色，天空也恢復了它藍色的原貌，我的呼吸也輕鬆了不少，而海岸的曲折變化，更是隨着漲潮退潮而移轉着，機器上的指示針以飛快的速度在倒退，最後我又看見了朦朧的人類住屋，這代表了退化後的人類社會，這些當然也迅速地一閃而逝，其他的景象也是一幕幕地過去，當百萬年的指示針降回到零時，我開始降低速度，我漸漸地可以分辨出屬於我們自己時代的建築與房舍了，當千年的指示針轉回到起始位置時，我更減緩機器運轉的速度，日夜之分變得愈加緩慢，然後我發現回到了這座四面被古老的牆壁包圍了起來的實驗室中，我極其

小心地把機器停了下來。」

「我看見一件小事令我十分驚異，我想我已向你們說過了，當我出發的時候，在我速度沒有加速到很快之前，瓦契特太太曾經由這屋子內走過，當時我看她的速度有如火箭一般快速，而當我回來時，我又經過了那一瞬間，而且又看見她的動作，但是這次她的動作順序看來恰好與上次的動作相反——在較低處的那座門開關，她無聲無息地滑上了實驗室，消失在她原先進入的那座門的後面。在她以前，我好像也看見了希力爾先生，但他像是一道閃光似的，一閃而逝。

「我走下了機器，又看見了我所熟悉的實驗室，以及我所使用過的工具，我曾經使用過的傢具依舊如我離開時一樣地擺着，我搖搖幌幌地在我的長板櫈上坐下來，我發抖得很劇烈，足足有幾分鐘時間我才安定下來。現在，環繞着我的又是我老舊的工作間了，正如它以前的樣子完全一樣，我可能是工作的時候睡着了，而這一切僅是一個可怕的夢！」

「但也並不完全是這樣，這具機器是由房子的東南角出發的，而當我回來時它停在房子的西北角，緊緊地依靠着火爐，正如現在各位所見，這中間的位移正好便等於由那塊草地到白色人面獅身像的平臺的距離，也就是那些摩爾洛克人把它移動的距離。

「我頭腦混亂極了，久久無法平息下來，剛才我站起來，一跛一跛地。走過了這道走廊，因

為我的膝蓋仍然在痛，周身也感到疲乏無比，我看見了報紙放在門口的小桌上，我翻了一下它的日期，正是今天沒錯！我看了一下時鐘，時間是八點鐘，我聽見了你們的聲音，還有杯盤相碰的聲響，我猶疑了一下——因為我實在太衰弱了，而且又在生病，但由裏面傳來的全餐香味，使我推開了門見到了你們，好了，剩下的事你們都知道了，我洗了個手，吃飯，而現在我已把整個的故事告訴你們了。」

「我知道」，他停了一下又說：「這一切對你們是很難以接受的，而對於我，唯一難以接受的事便是我竟然能安然地回來，在這間熟悉的屋子裏，看着你們一張張友善的臉，告訴你們我這一切奇異的遭遇。」

他看着醫生說：「不！我不能期望你相信這一切，就當成一個謊話吧！或者當它是個預言也好，就算我是在自己的工作間內作了一個夢好了，把我當成過度沉思於人類未來的命運，而刻劃出來了這麼一個幻想，而這中間的總總歷程，只不過為了提高它的眞實性，以及趣味性而已。當它是個故事姑妄聽之算了，你作何想法？」

他拿起了他的煙斗，以他習慣的姿態開始在爐架上不安地敲着，氣氛頓時沉靜下來，然後是椅子移動的吱喳聲和皮鞋擦在地板上的聲音，我把眼睛的注意力離開了時光客的臉上，目光轉向

他的聽衆的臉上，他們都靜靜的坐在暗處，一顆顆紅色的煙頭火光，在他們的面前一明一暗地閃着，那位醫生似乎正在思索着這位主人的故事，他半瞇着，眼看着他眼前的一片迷霧，那位專欄作家，正盯着他雪茄的盡頭——這已是他連續抽的第六支了，那位寫雜誌文章的朋友正在摸索找他的掛錶，其他的人，據我的記憶，好像都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似乎均陷入了深思。

專欄作家嘆了口氣由椅子上站了起來說：「唉！如果你是個會寫故事的人，那該有多麼好！」並且把他的手按在時光客的肩上。

「你不相信我講的話嗎？」

「嗯……。」

「我想你不會相信的。」

時光客轉身過來對着大家，「火柴在那裏？」他說着點了枝火柴，一面噴着煙一面說：「說實話……我自己都難以相信這段遭遇，而且……。」

他的目光移轉到小桌上那些已枯萎了的白花上，默默地似乎在追尋着它們的來源，然後他把那隻握着煙斗的手翻轉過來，我看見他正注視着手關節上的一些半癒的創傷。

那位醫生站了起來，走到燈旁，仔細地檢視着那些花，「這些菊花看來很奇特。」，這時那

位心理學家也傾向前去看，並且伸手拿了一片花瓣。

專欄作家突然說：「時間不早了，現在至少應該有一點了吧？這麼晚了我們如何回家呢？」

心理學家回了他一句：「車站上計程車多得是！」

醫生又在說話了：「這事眞奇怪，我是一點也不懂這些花的由來，我從沒見過這樣的花，我能不能帶回去研究一下呢？」

時光客沉吟了一下，然後突然說：「當然不可以！」

醫生追問下去：「你倒底是在什麼地方採取到它們的？」

時光客用手扶着頭，他好像正在爲一個模糊的意念辯白，而他自己是否了解這一切呢？他回答說：「它們是維娜放進我口袋裏的。」他目光掃過屋內每一個人然後接着說：「如果這一切都是我揑造出來的謊言，那我眞是該死，這間屋子，你們，以至於每天都在改變中的地球，已經够我的記憶力去傷腦筋了，我眞的造出了一具時光機器嗎？或是一具時光機器的雛型？或是時光機器僅屬於一個夢想？有人說人生如夢，一個可憐而又寶貴的夢，但我實在已無能力再接受另一場我無法適應的惡夢了，而且倒底這場惡夢是如何來的呢？……我一定要再去看看那機器，否則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

他迅速的提起了燈，帶着它穿過了走廊，燈火在寒夜中閃着，我們跟在他的後面，在跳躍的燈光照明之下我們看清了它的面貌——矮矮胖胖的，醜陋的外表，歪斜的機身，構造更是黃銅、黑檀木、象牙，還有一些透明發亮的石英，它摸起來是固體的——因爲我曾伸手去摸它的軌道——象牙上有些棕色的斑點，與一些油污塗在上面，在機身稍低處還黏了些雜草和青苔，有一條軌道撞得歪歪斜斜的。

時光客把燈放在長板櫈上，伸手在撞傷的軌道上來回地摸着，一面喃喃地說：「沒問題了，我告訴你們的事都是眞的，很抱歉把你們帶到外面來受寒！」，他提起了燈，大家在一種出奇的沉靜中回到了吸煙室。

時光客送我們出來到門口，他幫專欄作家穿上了大衣，醫生深沉地注視着他的臉，猶疑了一下，然後告訴他，他工作過度以至於引發這種幻想，他聽了後大聲笑了一陣，我記得他站在門口大聲地對大家道晚安。

我與那位專欄作家共坐一輛車回家，在路上他告訴我他根本不相信時光客的故事，他說那是一個「骯髒的謊話」，而我自己呢？我實在是很難有一個定論，整個故事是如此的怪誕與難以相信，而說故事的人又是如此地嚴肅與誠懇。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腦子裏想的全是這篇故事，我決

定在第二天一大早再去看時光客。

次晨，到了他家，門房告訴我他正在實驗室作一些運動，我朝實驗室走去，但裏面空無一人，我呆望着那架時光機器，忍不住的伸出手去握住了操縱桿，這一來那個怪機械突然像是颶風中的樹枝般搖了起來，它的幌動使我大吃一驚，同時我也回憶起我幼年時常被禁止多管閑事，於是我放下了機器，穿過了走廊，在吸煙室內我遇見了時光客，他正由房內走出來，他一隻手提了一個照相機，另一隻手提了一只背包，他看見了我很愉快地笑了起來，一面向我招呼。

「我正在忙呢！你看這麼多東西！」

「昨晚你不是在惡作劇吧？你眞的在時光機器中旅行過嗎？」

「千眞萬確！」他以一種很誠懇而友善的目光盯着我，他遲疑了一下，向屋子四周看了一遍。然後說：「我只須要半個小時，我知道你爲什麼來，我很感激你對我那麼關心，這裏有些雜誌，你可以在這裏一面看雜誌，一面等我回來，如果你能留下來吃午飯，我便可以證明給你看，我是確確實實的可以在時光機器中來去自如，我也可以帶回來一些標本證明我的旅程，對不起，我現在必須走了！」

我當時並不太明瞭他話的涵意，他說了聲再見便走出了走廊，我聽見實驗室的大門砰然聲關

上了，我找了張椅子坐下，拿起了一張報紙，到底他在午餐之前要去作什麼呢？突然報上的一則廣告讓我記起了，我曾答應過在下午兩點去見那個叫理查遜的出版商，我低頭看了一下錶，所剩的時間只够我趕到他那裏了，我趕快去追時光客，希望他還沒走。

正當我的手接觸到門把手時，我聽見了一聲驚呼，而它的尾音很奇怪地被切掉了，接着一聲咔嗒，然後砰的一聲爆震，當我推開門時，一陣空氣的旋流暴捲了過來，屋內傳來了破碎玻璃落在地面的聲音，而時光客已不見了，我似乎看見了一個模模糊糊的鬼影，坐在一個旋轉的物體上，只那麼一瞬間那影子便消失了，那影子是如此的透明，我甚至可以透過它清楚地看見屋內的一切，但當我揉了一下眼睛再定神看去時，這幽靈般的鬼影便消失了，時光機器也不見了，只有它停放位置附近的灰塵掀起了一陣飛揚。

我感到一陣無法解釋的困惑，我下意識地感覺到一件不可思議的事已經發生了，我呆立在那裏，我眞的無法想像這會是什麼樣一件恐怖的事，我在發呆，通往花園的門打開了，是那個男傭。

我們相互打量着對方，我突然想到一個主意，於是我問：「請問先生剛才由這條路出去了嗎？」

「不！剛才沒有人從這裏走過，我正來找他呢！」

這下我明白了，我也管不了理查遜先生了，我決心要留下來等他回來，等待着他第二個，可能更怪誕的故事，以及他可能帶回來的照片和標本，但現在我開始擔心我可能要等一輩子了，時光客是三年前消失的，而且每一位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回來過。

後記

我們無法期待時光客回來，我們只是迷惘他是否眞會回來?可能他已墜入了過往的歷史，而與一些茹毛飲血披頭散髮的石器時代野人在爭鬪，他也可能陷入了白堊紀的深淵，或者他正生存於奇怪的爬蟲類世界之中，侏羅紀的巨大蜥蜴正時時威脅着他，他甚至現在還遊逛（如果我能使用這語句）於蛇頸龍出沒的石灰岩暗礁之間，他也可能仍徘徊在三疊紀的鹽湖畔。還是他朝未來走去，走入了一個離我們不遠的未來世界，在那世界中，人類依然保有他們原本的面貌，而一些困惑着現代人類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代人類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也早已消失於無形。至於人類未來的前途，我自己實在無法想像，在越來越昌明的文明以及日益尖銳化的不和諧中如何生存下

去，人類勢必要走上他們的絕路，由我最初與時光客的交談中我瞭解，他認為人類前途是黯淡的，而飛快進步中的文明也不過是一堆稚氣的累積，文明將來必會無法避免地摧毀它的創造者。即使將來會落此下場，現代的人們却無法阻止這噩運，也只能無止境地向前創造更進一步的文化，這是何其可悲的事？而我的見解，未來的一切仍屬於空白與黑暗，是一片我們無法瞭解的事，只有藉時光客的故事揭露它的部份。我的身邊還存放着兩朶早已乾枯了的奇異的白花，它們早已變得棕黃，扁平而脆弱，但它仍然代表着一股使人類的心智與氣力將會衰竭的象徵一句預警，而人類的相互關切與感恩的美德將會永遠地長留在人類的心田之中。

附錄一：相對論與時光隧道

時間本身是很矛盾的，它沒有開始也沒有終了，對前一個時刻來講，開始沒有意義，對持久而往的，終了也無意義，它可長可短，全憑人的意識想像；人們或許會問，時間因何而來，難道說在無人的時代就沒有時間嗎？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可以討論一輩子，仍沒有結果，就一般科學來說，地球的自轉二十四小時「一天」，地球的公轉每三百六十五天為「一年」，但若以愛因斯坦之觀點來看，那「時間」就是空間的第四量度，本身沒有「絕對不變的觀念，物體之運動，其指定一個目標，在多少「時間」內達到終點，這是一個沒有「唯一」答案的問題，因為，這個答案必須視各人之「觀點」來看，但就以一艘太空船而言，它由發射基地出發，以每秒七哩的速度逃逸而去，就太空船上的「人」來講，地球却以七哩之速度離他們而去，構成了相對時間的關係，甚至一件事發生之先後快慢，也有不同的回答，因為，這必須依事件與測物間之相對

運動而定。

現代科學在解釋時間、空間和運動時，儘可能不拿「絕對」，「一定」的話來「看」時間。

•愛因斯坦的時間觀念•

愛氏「相對論」對時間的觀點是：高速運動之下時間會變慢；如果以二艘假想的太空船來說明，這二艘太空船各以光速三分之一的速度迎面而過，兩艘太空船上都携有完全一樣的二個鐘，此二個鐘在發射前已作過完全之校正。在太空船上先定出不論光的運動方向爲何，均爲一定的光速，在太空船上裝再加二個光源，利用光源之來回折射可以測知時間變換。另外我們在原子加速器中亦可發現時間膨脹的實例，我們在實驗室中可以製造出一種叫介子的次原子質點，在雲霧室中可以發現到它的存在。而在實際之生活自然環境中，此種介子是存於大氣層高處，它以近光速之速度向地球衝來，但因爲其半衰期只約二個微秒，因此當它一冲時本應馬上稀化而消失，但何以我們在某些高山峻嶺之中，還可以發現此種質點?唯一的解釋就是在高速下，它們的半衰期變長了，也就是說它們的「鐘」慢了下來，的確；對快速運動下不穩定粒子之半衰期確是如此，當粒子速度增加時，其半衰期也跟着增長——時間在膨脹，這也是愛氏理論之另一證明。

•愛氏理論的證明•

史丹福大學的一位物理學家華格勒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份的紐約時報上曾讚美愛氏說：「愛因斯坦的學說一年比一年穩固。」因爲「每次的試驗，均能經得起考驗。」

在時間上面愛氏之看法，要追溯至一九二五年，在前面也說過，就是在該年愛氏宣佈他的廣義相對論，在此理論中，他把宇宙看成四度空間——長、寬、高、時間。這個空間加上了一度時間使整個的宇宙呈彎弧形，這是宇宙因引力作媒體而彎曲，尤其是光線在通過巨大的引力體（大星體）時更爲顯著。在前面也用二枚太空火箭來說明廣義的相對論，這在一九七六年，二位哈佛大學的教授就曾用二個準確度在一千萬年還不差到一秒的二個原子鐘置於二個不同的地方——一個放在地球上，另一個放在火箭上而昇至六千二百哩的高空，來證明愛氏時間膨脹的廣義相對論，二個時鐘的時間，用微波訊號來分別比較。愛氏之理論是：火箭上的鐘，因其昇至高空，因爲引力影響較小故走的快些，反之，在地球上的鐘，因爲環境一樣，故保持定値（作比較），當火箭回返地面則引力增加，時鐘走的就慢些。

實驗的結果：火箭上之鐘在逐次上昇時愈走愈快（相對比較），而至重返大氣至落入大西洋

為止則走的愈慢。當火箭到達最大高度，速度幾為零，頭開始下落時，時鐘走得快些，約一百年快一秒。對鐘而言，時間是快了。由此實驗證實了愛氏四度空間的正確性，這一點也正是愛氏在廣義相對論中所强調的。

•黑洞、引力及時間•

在愛氏理論中，時間在引力較弱的力場中會加快，在引力場强的地方則會變慢。在近代天文學中則出現了一個可以證明其理論的「物體」——黑洞。

在星際之中，天上無數之星球，生生死死循環不已，當一顆星其本身之能量以燃料形式耗盡後，則開始收縮，質量小的慢慢退化成為白矮星；質量大的，因為其內在的强大力場無法與其自身構成平衡，因此使核心崩塌，溫度劇增，而產生更强之核反應。而另有一些星體，其體積大的不得了，是以重力也强的不得了，因此一旦爆炸則未能及時到達新的平衡，即無法阻止核心收縮之性質，因此，它就只有再吸引四周任何可吸引的東西來增强其重力場，這些東西中連「光線」亦不放過，因此，我們無法看到它，但是它的引力場却在不斷增强，以從吸引其周圍更多的東西，這就是黑洞。但是由於能量守恒定理的平衡，物質從一「點」中消失，而宇宙為了維持其能量

，因此就有物質從另一「點」中出現，消失在黑洞中的物質，會從白洞中源源而生，一生一滅正如易經及老子中所說「道生一，一生二……萬物負陰而抱陽。」也正如在空氣動力學中及流力中「源」與「出孔」的流線關係。

白洞與黑洞是成對存在的，只是它椎端的不穩定，在不穩定中又載有大量的能。白洞與黑洞同時存在於宇宙中，而宇宙本身又在不斷的向外膨脹，因此白洞與黑洞亦在其間互生而共存。如果，照近代物理學，天文學的看法，在加上愛氏晚年的成就——統一場論；則白洞與黑洞中必有一關連或說「通道」。愛氏在晚年的此論中曾一再想把宇宙中之諸力統歸於一，用一個方程式來表示，但是其結果却不得而知，究竟是其導出此理論後發現了某些與時下物理律有甚多相衝之處，或終其一生仍未導出，或導出而未能及時公佈，無從知曉。

如果，照愛氏統一場論之構想，可以大膽的假設，黑洞與白洞必有某一個「通道」，或許我們說那是某種「隧道」，在此隧道中如同電極正、負向一般，在那裏面的巨觀性質是否會與我們這個「世界」一樣？

照愛氏先前的理論，光速是一切速度的極限，絕不能超越。在早期，聲音是某一種速度壓力波的極限，一旦飛行體在接近聲速下會產生極度的不穩定，如壓力分佈不穩定，阻力係數增大，

在過去當飛行體動力能力不大的情形下，認爲聲速永遠無法突破，但是後來噴射及火箭引擎的出現，使往復式之活塞引擎的力量向前跨進了一步，終於達到音速，而且可以突破至超音速，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更有極音速的出現，但是突破音速時有一個障礙，那就是音障——在突破時有震波產生，因此飛行體在超音速之飛行設計下，就必須把外形配合以最快突破音障而達超音速爲其條件，以避免一些因震波帶來的不穩定現象。比照相同的道理，光速可超越嗎？

如果，光速眞能超越，那麼時光倒流則會成爲可能，因此面對浩大的晴空萬里，在兩個遙遠的星系間，是否有一種「時間」與「空間」相往的「捷徑」，在廣義相對論中已說到空間在重力場中會「彎曲」，是否就是這道「捷徑」？

在科幻小說的世界裏，就有這種途徑，但是，在能「泳」於其「間」的同「時」，誰知其間的重力，時空換量、扭曲、變形是如何？誰能够在其間而能「保持」你我的意識力而「看到此一不可思議的旅途？從數學式子上來看，這種「隧道」壽命非常短，而且就算進的去，也出不來，因此近代的黑洞理論雖多，但白洞的理論却無法說服人羣。或許「靈異」世界中不同的因次體可以完成此種旅途，讓你我共遊於過去及未來的時空裏，但是，如何把一個在四因次量下的人體轉換成另一種因次的形態？這個說法又涉及能量最大亂度的問題，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理論目前，

只是適用於微觀的世界裏，質點可以化爲能，因此有核能之應用，但是對大的巨觀世界又如何？這不只是物理學的問題而是涉及近代天文學，應用電磁學、質點學、高能物理學等全盤綜合性的問題。

•「迅子」的出現•

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高能物理由於核能的發現而開始走向一道大路——次原子物理學被科學家發現了，在這個新的「天地」裏，質點可以被消失，或重生，由有變無，或由「無」變有均非難事，在原子加速器中，至少有二種此等粒子被發現——光子，微中子，它們均以光速在運動，因此，科學家懷疑，是否有「走」的更快的粒子出現？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爲光速是一個無法超越的「光障」，但是他却强調：任何障界均有不同的二面，因此在光速界限以外，可能存在某種形式之超光速粒子。早在一九〇四年代就有人提出超光子之「奇想」，但是由於當時科技的不普及而未受人重視，但從六〇年代起此一理論開始被重提，麻省大學有一派說法，認爲超光子的存在可以平衡宇宙中的一些自然現象，在自然界，此派認爲有三種基本粒子，次光速、光速、超光速。但是有儀器能「證明」它們的存在嗎？或許雲霧室是一個方法，當次原子質點

以高速穿過雲霧室時，會產生輕微的凝尾，而留下痕跡，科學家們可以從這些細微的「鴻爪」中來區別它們，但是到目前爲止，並沒有從雲霧室中眞正的找到它們。可是在間接的推論下，有二個澳洲的科學家說他們可能已經從宇宙線中間接找到了「它」們，所謂宇宙線是從太空中向地球「射」來的粒子羣，當它們擊中了地球的外圍大氣層時，這些高能粒子就會產生一些次質點，這些次質點羣棲而下被儀器看到就是所謂的「宇宙線」。

這二位科學家認爲在以上的情況下可能有些粒子是以超光速在飛馳，也就是說，每一羣次質點中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迅子」，如果這個屬實，則「迅子」會比其它粒子早落至地面。

他們安裝了儀器在地面上來測量，同時也設計了一套測定粒子撞擊速率之方法，如果這羣粒子中果眞有超光子，那麼這些超光子要比其它粒子快萬分之一秒到達地球表面。

但是，若眞的有粒子比其它粒子要早到，那就是超光子嗎？對這二位科學家來講這是個方法，但並非其它科學家也如此想。

就愛氏而言，一旦物體以光速前進，則其本身質量就是無限大，所以任何物體均無法加速而超過光速。可能，超光子之存在永遠無法令人發現，雖然有多位名物理學家相信超光子之存在，但是他們也同意，這些質點可能永遠不會被人發現。

因此就目前而論，物體之速度大不過光速，也就是說大不過每秒三十萬公里，在眞空中負荷大過十八萬六千二百八十四英哩。

的確是這樣嗎？我們只有等着瞧好了。

・空間、時間與因次・

人是生存在三次空間內，人所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三個量；利用這三個量加上時間就構成了四個因次的世界，大家知道點爲零度空間，無位置無大小，而線爲一度空間，面爲二度空間，體爲三度空間，依此類推。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個假想的例子：有一個二度空間的世界，在此世界中的生物只有「平」的感覺，譬如說有一個二度空間的生物被關在平面的「牢獄」中，在他的感覺是四面均是束縛沒有辦法出來，但是此刻如果有一個立體世界的生物出現，一定會覺得好笑，這個立體世界的生物把這個獄犯，「一提」就出來，弄得這個「生物」覺得這個救世主眞是法力無邊，無所不能。再舉一個例子來看，有一個立體的球正向着一個平面的空間靠近，這個平面上如果有「生物」的話，那他們只是看到一個「點」愈來愈大，大到一陣漆黑後又慢慢的變小，這就是這二因次世界中的

現象。

同理，我們也可以用四因次的世界來看我們的世界，在四因次世界中的「生物」，可以在三因次的世界中消失或重現，而讓三因次世界的生物覺得「不可思議」。

愛氏的相對論也就紮根在這些小的例子中了，就時間來講，它對空間與因次的關係爲何？時間是否可逆？這是一個哲學上的問題，或許說；用哲學的觀念來看可以摸到一點東西，但是却無法肯定摸到的是正題。

英國的愛丁頓爵士有一句很有名的話就是：「時間像箭矢一樣，永遠指向前而不回頭。」從熱力學的原理和愛氏相對論來講，我們的宇宙正在向外膨脹，照熱力學的熵值定律，宇宙的內能永遠大於零，如果說宇宙的內能永遠大於零，就是說宇宙正在向最大亂度邁進，但是否是每一個不同的能階就相對於一個特殊的時間？而且這種對映爲一對一且映成的函數？如果，這個假設成立，是否可以控制能量（利用黑洞與白洞間能量消失或再生的特性）的方法來找尋不同的時域？這樣一來時間是否就可以控制住了？

從靈魂學的觀點來看，也是一種「能」的轉換，一種超能的彼此傳遞；所以愛因斯坦在他晚年就致力於衆力合一的研究，雖然，其成果或未公佈，或未成功，但是那些複雜數學式的背面，

它所能表示出的，又有幾個人能够眞正的了解？愛氏於一九一六年發表了廣義相對論，這一項引力的數學看法取代了早期牛頓的理論，但是愛氏的理論較爲抽象，誠如前面所講，其理論是：

物質的存在使空間受影響而彎曲

說到這裏，又必須一提的是，在歐幾里德的幾何中一個三度空間本身無法在四度空間中彎曲，但是在非歐氏幾何中三度空間可以在四度空間中彎曲，這個想法過於抽象，使一般人無法想像，上面已說過，人是三度空間的生物，他的觀念中無法去「想像」四度空間的東西，就好像二度空間的「生物」，視三度空間的人爲神靈一樣。

●時間能回轉？●

在本文中討論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可能永遠無法解決，但是還是得提出來，今天不能解決，留待明天，明天不能解決則再待科學家與哲學家及工程師去找「近似解」。這三個問題是：

(1)時間是否眞實？能否改變？

(2)時間只有一個方向？

(3)時間有無始，有無終？有限或無限？

時間，「充滿」在這個宇宙空間，無處不在，現實中我們視其爲當然，可是往深一處的哲理去探究又無法定義，如果以時鐘來作定義，那在沒有時鐘以前的人類如何？在上古沒有人類的時候又如何？這個問題早在人類能思想時就早已提出，但解答的「人」却一直未曾出現。

第一個問題是時間是否眞實？從簡單的說法來說，是眞實的，但如果要拿出證據來則又拿不出來。因此又問，這個眞實性是否在各方面：生物、天文、次原子世界均一樣眞實？眞實的量又到某種程度？由於科學家無法回答，那不妨拿一位科幻小說家但尼斯「安樂鄉」中的一句話來說明：「在那裏的時間永遠是下午」。另外，愛爾蘭的詩人葉慈也曾說過：

「此地永遠美麗，衰敗永遠不在，

只有歡樂滿谷，時光譜出無休之歌。

雖然在夢中，時間或許是終止，但是一旦醒來，則時間又開始活躍於你我之間。」

•時光倒流•

首先讓我們看看流行在西洋民間的兩句小話：

「向後走，往回轉，呵，在飛逝中時間與你同行；

還我孩提之時，那怕就只一晚。」

在沙翁的「理查二世」中也有下列的一句話：

「喚回昨日，叫已逝的時光回來。」

從這些短詩舊語中，不難想到人是一種緬懷過去的生物，因爲人是常犯錯的，總希望能再活於過去中，重新檢討得失補償過去的一切，重拾往日歡笑，這難道不值得嗎？

在實際的「工作」上，中西的術士均以煉丹以求長生，秦始皇更以三千童男女去蓬萊仙島訪仙求藥，在西洋劇中有名的浮士德，也是出售靈魂來換取青春永駐的秘藥。

儘管如此，時間難像束不住的野馬仍在向前奔馳，水壺的水只有在爐子上才會煮沸而反其序，人生活的片斷總是由幼及長到大變老，而決不會先老後幼，黃髮垂肩總在黑髮輕撥之後。果樹總是先開花，結果再落地可食，時間總在向前。

曾經有過一部電影「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敍述一個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在那裏沒有衰老，沒有病痛，生命與時間彷彿永遠「停駐」在某一個「區間」裏。

眞實難道時間眞不可逆嗎？利用攝影機的技巧可以使之可逆。不信？

在攝影機中可以控制前向，回轉。因此，如果有這麼一個宇宙攝影機把宇宙中某個星球的誕

生到毀滅完全用三度攝影術將之「收取」，然後在某個時刻開始由後向前放?諸位，「時間」的眞實性如何定義?先有星球的死亡，然後是慢慢重生。太陽將由西昇而東落，時序全反，這只有在「反物質」世界中才「可能」會存在，而反物質世界，目前只是在科學家的紙上作業方可「發現」。

在電磁學上，「流向」可以反行，若把直流電通過一個線圈，則此線圈可以因電而生磁，磁柱隨電流方向循楞次定律而互生，但此刻如果把電流換一個方向輸入，則磁極與磁性仍在，但是却互反向，另外，在原子放出特殊頻率的電磁輻射來講，如果把其過程拍成電影，倒反其向，則我們從影片上看到的是原子在吸收能的過程而無法找到其不對之處，因此，如果從物理的觀點來看，目前的基本物理性都是對時間有對稱作用，就這些特性來說，時間可以向前，但從對稱的眼光來看，則時間也可往回跑。

拿一杯冰水來講，如果我們把冰塊放入水中，則冰塊會因吸熱而由固相變爲液相，由亂度小的組織變到亂度大的組織，最後水和冰會彼此在熱平行達到後，停止向外吸收能量。如果，把此「相」的轉化過程作成電影放映，則可以看到銀幕上出現的是，杯中的一部份水凝成冰塊，而其餘的水變得更熱，這個現象與熱力學相違背，因爲，在那個定理中說的「很好」?

熱只能從較熱的物體流到較冷者，其逆向不成立。以上，就是有名的熱力學第二定律。

由以上的觀念，推出一個物理中的基本定義：熵，熵的早期定義是從熱傳而來的，由此推廣而成對有形能量的解說，任何物體，在其過程中均指向最低能量，最大亂度。拿杯中的水來講，當冰熔解時，此熱系中的能量或說熵值在增加，因爲冰水的能量一旦平行後，則冰本身也獲得能量──熵。反之，在水中的熵却減少了，因爲其分子在把一部份熱轉給冰塊後，就比較不自由且較「鈍」。

就熱力學觀念，整個系統中的熵如果有增加，則必隨時間而增加，熵的單程方向與時間的單向是不可分的，因爲，在影片「倒轉」時，熵的改變會告訴我們。

一個幼童由小至大，當他成長時，他會失去一部份熵，因爲他體內的複雜組織却在失去熵或說熵的相對轉換下所吃的食物化學結構破壞，轉化爲他所須要的熵，來補償他過去所失去的「量」。因此，就兒童及食物來講，熵是增加了。由以上的說明只在說明一個現象，這個現象早在以前就由柏林大學的克勞西斯所發現，他定義了熵的觀念：

熱能流向只往一個方向進行。

如果，把水定理用在時間上，那也有下一個新的推論，把熱流與時流在同樣的情況下互換，

但仍不變更其本性及內容：

時流只流向一個方向。

•光子旅行•

今日的太空人能够用八十六分鐘的時間，環繞地球一周，將來，人類可以利用光子作能源，利用核融合作動力，使用光子來推動航具，使航具之速度接近光速，其相對之效果，可以使發射地與太空船兩者之間的時差轉換大有不同。比如說，在太空中飛行的太空人才過了十年光景，可是在地球上的人却已是一百零八年了。

在丹尼肯的書中曾論及距大溪地東北四百五十海浬太平洋中，杜亞摩杜羣島中有一個叫拉羅亞的小島，在上面丹尼肯遇到了一個老人，這位老人敍述了島名祖宗所傳下來的歷史：

「遠古初時，大地一片虛空，非黑，不明，無陸地，無海洋；沒有太陽，也沒有靑天，祇是一團混沌虛無，不知有多少世紀就在此冥思中渡過……然後，虛無開始移動，轉化成「波」，但仍脫離不了漆黑，非常非常的黑暗，不久，波就開始旋轉，新奇的力量發生作用，黑夜開始轉變……。」難道這是古代「太空人」的光子旅行？且讓時間去加以證明。

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有位理論物理學家，在紐約洛克斐勒大學舉行了一個科學討論會，題目是「有沒有比光速還要快的質點？」當時曾有許多包括其同事在內的科學家，均稱此爲「荒謬！」因爲每一個人幾乎都知道在相對論中之至理——任何到達光速質點，其質量必增至無限大，重得無法使該「物體」通過光障！

而這位年青的工程科學家並未作反面的答辯，他只是說：「的確，目前爲止確是如此。」他又接下去說，至少，在理論上，我們有辦法以次光速或等光速在星際中旅行。可是，光速難道眞是無法超越嗎？物質放出能量，可增其速度，如果有個電荷，它可在通過有限的空間時，釋出輻射能來，這點，我們在試驗室內就曾發現過！」他說完此話時，大家一陣靜默。爭着要看這次驚人的實驗。要知道這在當時可說是洛克斐勒大學科技上的一次大震撼，從橡樹嶺原子堆首次反應到今日，還沒有一項比這更刺激的消息。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科學家，我們姑稱其爲Z先生，他又說：「目前說出來還嫌太早，所以我無法回答諸位的每個問題。」在他私人研究室中，他回答了訪問者的問題，在研究室的黑板上他寫了許多數學推演出的公式，亂七八糟到處盡是，黑板上同時還有四個大字「請勿擦去」。

「您可知道，宇宙線可以極速貫穿你我的身體。」

「宇宙線本身携有高速電子和 Mμ 介子，其中我們只要提一樣就可以了。如果我們無法捕獲，就必須利用實驗室中的高能加速器將電子加速。這樣倒還容易些，如此我們即可利用相對效應而在各處產生質點。」

但所謂的「產生」，是否與物質不滅定理相違呢？

「過去的想法，不太正確，『能量』無法產生也無法消滅，但是『物質』却可辦到。在量子力學中，我們隨時都在產生新的質點，利用高速電子，令其穿過鉛障，就能傳送出其部份的能量，這是所謂的「原子散在如麵包中之葡萄乾」一樣，而葡萄乾即是所謂高能質點，即我們所謂的正子，但它們不是隨時都存在——只有當電子穿過鉛障時才會產生。我們稱此爲「迅子」，取自希臘字「泰古斯」（Tachos）其意即「快速」之意。」

而這些質點是否爲中性粒子？可以測量到嗎？

這位Z先生回答說：「不太容易，但我們可找到它們在某一方向的位置，不過這要很費心的去找，看看是否底片上能否發現一些蛛絲馬跡。如果眞有某條逸出的痕跡，我們即可肯定的說這是中性點逃逸出的軌跡。可是我們眞要證明它就是「迅子」這就困難了，但也並非不可能。」

倒底這種東西存在否？

一旦人類可利用它做旅行，按愛氏「時間奇論」，四光年內的α人馬星座將可在太空旅行中達到。

「按照愛因斯坦的理論，當一個物體加速時，他的時間意識會相對變慢，這即是說在地球的三個地球年上的時間，他以一秒鐘的相對時間可達到α人馬座。一個人可以在有生之年遍訪宇宙，可是當他回來時，太陽系可能早已不存在了。」

「人類的相對時間觀念，是由人體內的化學反應率爲量度的標準，當這些反應因慣性增加而減慢時（加速下），人類的身體可以產生數秒鐘的相對效率，相當於地球上的數千年。」

「就像是時『時間機器』那樣」？有人問到。

「對的。」

會有一個困擾問題我們可以遨遊宇宙，但却永遠回不了家。

有人問到一個非常玄異的問題：「能否在超光速下至另一銀河訪問？」

這位Z先生很興奮的說：「這是另一個問題，在將來或許可行；您知道，目前我們已了解一項基本常識，人類已能利用儀器掃瞄出二度空間的影像，然後向外送出——這就是電視。而有一天，我們可以作到掃瞄三度空間的立體物件，我們可將此物體的原始形態儲存在某種形式的磁帶

上。這項資料將由迅子來傳送（假若存在的話）同時在星空中穿越。而在另外一端，此物體可以在肉眼見及的星座中重新組合，重現在一艘的太空船中。」

「您的意思是說，迅子將來可以當作物質傳送器的媒介了」有位先生問說。

「對的，當然，每一個人都以爲有若天方夜譚，但誰說將來無法實現？」

「您的意思是說有二個「『他』會出現——一個在這裏，另一個在它處？」

「對短程的太空巡航來講，我們仍須用火箭代勞，您認爲如何？」他邊笑邊答話。

「Z先生，您說宇宙線隨時都在我們身體四周穿梭而過。這點我們相信——但是您認爲我們的智慧是否已有創造迅子的方法呢？這又與愛氏的特殊相對論扯上關係了吧！不是嗎？」

「我並不如此想。」他看了看問話者最後作了一副無可奈何的表情。

一次神奇的科技討論會，就此結束。

附錄二：時空變換與物體轉移

前面也已經討論過，時間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它有一種向「前」移動，不斷等速前進的特性，但是我們現在反問一下，是否有向「回」移動，或非等速前進，或「減速」前進的現象發生？當然，就我們所存在的物理世界內這種現象或許絕不可能發生，但是眞的是如此嗎？百慕達三角的一些特殊情形，或許可以給大家一個概念。

百慕達三角介於美國的佛羅里達，藻海以及百慕達三角之間，早在數十年前，行經此處的船隻就不時有消失得無影無踪的現象，到了飛機橫渡之時，也不時的傳出有飛機失踪的現象，欲解釋這個不能解釋但都已發生而成爲事實的事情，我們定出了這個題目——時空變換及物體轉移。

在百慕達三角地帶飛行過的物體，常在經過其上空或區域中之雲霧或濃霧之後，飛行員或船

員均發現自己離到達目的地之時間提早了許多，經過檢查儀錶以及可能遭受外界陣風的「順風」影響後，當事者發現了一個可能不太容易爲人接受的事，時間受到某種無法思議外力的加速，減速，甚或投影至過去或未來的時刻，在下面有一個現成的例子來說明此事。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美國佛州的一架飛機由一位二十九歲的年青飛行員駕駛，由安地雷斯島飛往橡樹灘。這位飛行員是合格的飛行員，其飛行鐘點有六百個小時，在他遇劫生還的記憶當中，他回憶了下面一段令他終生難忘的往事，當時，他正與他的父親一同於安地雷斯島起飛，預計飛過巴哈馬淺灘至百米利，在飛機一起飛到達一萬五百呎左右的高度時，他發現有一團橢圓形的雲堆擋在他們飛機航道之中。

據他個人事後的回憶：

「那一團雲停在那裏，……待我覺得情形不對時，急忙猛拉機頭想要以每分鐘一千呎爬昇速度飛過這團怪雲，此刻，出乎意料之外，這堆雲也以相同的速度向我靠近，我快一點，它也快一點，依我的估算，這雲體寬度約十五哩左右，我想到乾脆讓飛機轉一百八十度回去算了，費了好大的功夫闖過了這堆雲，晴朗的天空馬上呈現在眼前。當我回過頭再看看那堆怪東西時，此刻却發現它又變得巨大無比，呈現出一個龐大半圓形，另一半正擋在我們前面，這個半圓的高度約有

六萬呎，和一般層積雲不同之處，就是此雲堆底部並沒有凝結雨滴的現象，這個雲堆好似由六萬呎的高空一直降到海平面一般。」

在這個回憶當中，他强調他所駕的飛機一直在其間打轉想要衝出去，可是他却發現自己的飛機已經飛進了一個有似巨大油餅似的雲堆中，向著中央的深穴直入，好不容易地，看到了一個缺口，而這個缺口也正在慢慢縮小，最後成了一個管狀或有如隧道般的甬道。於是他把飛機加足了推力，以每小時二百三十哩的速度對著它衝了出去，就在他到達出口之時，這個出口的直徑已經縮小約只有二百英呎左右，而且還在不斷的縮小。

「這個時候的感覺，就好像是把眼睛對著一支來福槍的槍管向外看一樣，這支槍有一哩長，而且方向正對著邁阿密，從管子的另一端，可以清晰地看到佛羅里達藍色的天空。」

當他駕著飛機以高速朝著缺口衝出的時候，他注意到此時通道四周的壁上正閃著耀眼的白光，而且四周的壁面正朝著此中心向此湧擁過來，如霧狀的絮花正繞著壁面旋動。

此刻，飛機上的自動駕駛儀開始發生作用，使飛機保持穩定的狀態，雙翼保持水平，否則，我眞會順著旋絮雲的方向把機翼調頭，讓整架飛掠入壁面。」

據他本人回憶，上敍這種情形幾乎有三十秒鐘，此刻機翼二邊的尖端均已碰到了壁面，一瞬

間的失速一直連續了好多秒。好不容易飛出了出口，他定眼一看，發現他自己並不是位於幾秒鐘前在出口管道中所「能」見到的藍色天空那樣，而是又飛入了另一片陰暗綠色的薄霧中，儘管此刻的能見度很好，但所看到的只是一片迷霧，目光所及盡是一片薄薄呈綠色的霧氣，糟糕的是，這時所有的電磁儀表，地面無線電連絡均已失常。

照此飛行員的飛行航線按照估算，他應該是飛在百米利的上空附近，但在薄霧之中，他却發現自己正以極高的速度飛過一個小島，不久他與邁阿密連絡恢復，電訊中報告在邁阿密上空，有一架飛機通過向北飛去，按該飛行員的知識，百米利至邁阿密的距離也要飛一段時間而絕非幾分鐘可以到達得了的，所以他告訴地面塔台那一定是另外一架飛機飛在邁阿密上空。

此刻，怪事發生了：

「突然，薄霧中出現了許多巨大的裂縫，好像百葉窗的縫隙一樣，這些裂縫正和我們前進的方向平行，而且裂縫愈變愈大，透過這些裂縫，我可以肯定邁阿密就在飛機的下面。」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這位飛行員的航程，事後知道飛了約二百五十哩，因為飛的不是直線，所以要多出五十哩，據這位飛行員在橡樹灘落地時發現這次飛行只花了四十五分鐘的時間，比以往的七十五分鐘少了半個小時，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一架巡航速度最快只有一百九十五哩的飛機

，如何能在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內飛了二百五十哩？

飛行員在落地後特別的檢查了以往飛行的所有油料單，發現在同樣的飛行中，所需之油料平均要四十加侖，而這一次的飛行却只耗去了二十八加侖，按他本人的說法：這正可以用來解釋那減少的三十分鐘時間，因為一般的此類飛機在飛行三十分鐘時，需費十加侖的汽油，飛行距離約一百哩。

顯然的，他對這次飛行在時間上發生誤差的現象沒有作任何合理的說明，但均認定是當他飛進那物體出口時，那正在形成之雲堆，可能以每小時一千哩的時速在移動，這雲堆之快速轉動，連帶地使飛機產生每小時一千一百八十哩的相對加速，這也正可解釋不正常的「省油」現象。

同時，這位飛行員也指出另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巧合事件，有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州梅利得島的一位飛行員也在此附近之時刻，駕著一架小飛機飛入一塊雲堆後死亡。而且此飛行員亦引經據典的說明在那同時常有飛機在飛行中無端失踪。而且發生之時間均在十二月的午後時刻，相同的時域，相同的地區。

這是有關時空變異的一個例子，在下面一個例子則是古船重現的一個故事，此事發生在一九七五年七月，當時有一艘叫作「新自由」號的小艇正在百米利東北七十五哩的海面上進行一項具

有研究性的探險航行。此時該船附近並無其它的船隻移動，天空未曾下雨，但卻發生了一次强烈的磁爆。紫綠色的閃電不時的劃過明朗的夜空，隨著不斷的閃光還有的是隆隆的雷聲，這些奇異的現象從地平線起把整個天空一分爲二。

此次探險的負責人是一位叫基姆素爾利博士，當時他正站立在船上，手持一架三五厘米的照相機，他把鏡頭對向遠處的地平線，在閃光與隆聲中拍下這些强烈的電磁現象。素爾利博士對於自己是否能攝下這些電磁現象並無太大的信心，可是當照片沖洗出來後，他發現了許多自己不想要照而且出乎意料之外的東西——在照片左方，出現了一艘大型的方桅帆船，大約在新自由號七十五至一百英呎的地方，但問題是：在電磁爆炸發生之附近時刻，新自由號四周根本沒有其它的船隻，那麼，那時船上的人可能因爲受電磁爆炸所吸引而將注意力集中在遠處地平線，但是照相機該不會受到這種影響，它只會把它「看」到的東西完全留在底片上。

那麼，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一艘老式帆船的帆和舵艙如何在電磁最强烈的時候被攝下來？至今仍無合理的解釋。

留給大家去想想吧！

愛因斯坦空間的玄曲性是一個「時間陷阱」或說空間變換的解釋，但那只限於宇宙中某處，

人類並無法用肉眼看到，但是地球表面的某些地區，或許也由於某種因素的配合而使時間陷阱「散落」在地球的某處。

在一九四三年，美國海軍部成立了一個名爲「費城計劃」的秘密實驗，在這一個計劃中美國海軍在費城的海軍造船場，維吉尼亞州的諾佛科地方秘密進行了一連串的實驗，其目的在使戰時的船隻有僞裝能力，換言之，他們在進行一項劃時代的工作——把生物經過時空轉換進入另一個肉眼看不見的因次世界。在這次實驗中，整艘船均佈滿朦朧的綠光，正如在百慕達三角地帶意外事件發生後生還者描敍的那種綠霧一樣；在整船佈滿此怪光後，整條船開始在空間中慢慢消失，然後在另一附近出現，這是一種時空轉移的效率。

這項非常成功的實驗會形成一種肉眼看不見的橢圓形磁場，每道磁光之射域有一百碼遠，當磁力增强後，船上的水手開始消失，你必須憑觸覺方可感覺到「物」的存在，這項實驗的後遺症是：對人身體有强烈的副作用，人的出現與消失在實驗後由於存餘磁力之作用而無法控制，造成從事實驗者不是死亡就是精神失常。

在此次實驗中，揭開了磁性雲體之潛能，如果此雲體磁性能量够强的話，此種「能」場會永遠的存在，而且會重新排列人類及物質之分子結構，使其在某種能量的安排下「傳」入另一種因

次或說空間之中，或許這種未知的能力可以解決人類久未解決的問題——時間的方向與轉換。

在這裏，用一九四三年二位曾參與該計劃的博士在答覆一位「百慕達三角」作者的一番話作爲結論：

問：您曾肯定表示說……在百慕達三角消失的環境自然組成法，您是否能再說詳細些？

答：……幾年來我一直聽說，凡涉及强烈磁性之實驗資料一定受官方封鎖，就如同在一九一八年的離子分離器即爲當時官方一再否認，而且連發明者本人也保持緘默。……因此某些高級物理學家一定知道某些事——並且害怕一座能產生强磁場的機器可能會導致的一些結果，特別是那種脈衝及渦輪產生機。

問：對神秘的費城實驗，您能否用簡單的字句來作一個整體的描敍？

答：就本人所知，是無法用傳統的語言來解釋的。許多科學家如今均以爲基本原子之組成粒子爲電子，而非含有質量化之「粒子」。這涉及質能互換之效應。這個觀念有很大的彈性，如果一旦又發現宇宙中這些東西均不存在時，您想，那多可怕。

從一個空間到另一個空間，由一個平面跳至另一個平面，是一種時空因次轉換。也就是說，可能有一個世界中的世界存在，長久以來，磁能一直被認爲是諸空間的轉換媒介。首先——磁本

身是一種呆滯的能體，當電子在導體中運動，我們稱爲電流，在無線電收音機中電磁波以不同的波長傳播時，我們稱其爲電磁波的傳送。這一切均是磁能在作用，另外，當我們遇到許多不可思議的物質化及非物化如飛碟的東西時，常伴有强烈的磁擾（飛碟、幽靈、第六感。）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要製造一種有目的而又不同的磁力，可以改變物相，三度空間中的精神與物理、生理現象，因此，它可以改變時間（如果它是一個「量」的話）。時間絕非獨立的一個本體，它是每種特殊物質的主要成份。

問：如果說這是磁力增强的結果，以您的看法對嗎？

答：這是毫無疑問的。

‧時間的起始與終了‧

這個問題，對探討者來講太過大膽，因爲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解決另外幾個問題：

(1)先得定義什麼是「起」，「始」。

(2)宇宙有限抑無限？

(3)宇宙在膨脹抑在收縮？

(4)這裏的宇宙是指什麼？巨觀抑微觀。

澳洲的科學家波玆曼，在其早期就把宇宙的終止，視爲整個宇宙達到最大熵之時。根據這個說法，在將來的某一天中，宇宙中沒有一樣東西比其他東西熱或冷。此時，連最慢的放射性元素都已衰變或穩定狀態。星球已將其所含的巨額能量放出，而嚴寒的星際塵隙，也將「熱」至零度。地球及其它太陽系的行星，由於宇宙間氣塵的摩擦，而轉速愈來愈慢，最後脫離軌道被太陽吸入，於是在黑洞與白洞相互的變化，宇宙走向末端。

從我們的易經上來講，萬物循始又將開始，宇宙又在此開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宇宙又開始重生。

在宇宙重生的理論中，有目前最流行也是可能性較大的一個學說「霹靂說」(big bang)，這個說法可以從紅移的現象中先證明宇宙仍在向外膨脹爲立足點來說明。有這麼一個小笑話，那就是「上帝造人，而誰造上帝？」因此，科技的走向愈向前去，則其探討的範圍就不再只限於科技本身了。

在晚年研究「統一場論」的愛因斯坦，曾被人問到一個問題，「您信上帝嗎？」愛因斯坦聽了之後默不作聲，他只是把餐桌上放置了十個咖啡杯，把杯蓋向下，然後反問這位先生說：「咖

啡杯原來就在這裏的嗎？」；愛氏是專研宇宙奧學的偉大科學家，可是從科學家的研究精神上來講必須是無神論者，這樣才能窮究天人之理，但是若退一步來講，宇宙間冥冥之間「似」有什麼東西在主宰，這個主宰就是愛氏心中的上帝，這個上帝也與其它人所謂的上帝不同，難道人是嗎？

照明出版社書目

照明文庫

書名	作者	定價
1 穠芳亭（古典愛情小說）	毛蔚領編撰	40元
2 馬利科彎英雄傳（長篇小說）	鍾肇政　著	65元
3 陳嘉宗短評集（評論）	陳嘉宗　著	50元
4 春　泥（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55元
5 公開的作家市場（文評・譯評）	林富松　著	55元
6 呂茵小品文集 南國風光（小品文）	呂　茵　著	55元
7 抓　帳（銀行員小說集）	張惠信　著	50元
8 相愛容易相處難（隨筆・小說・雜文）	許希哲　著	70元
9 各出絕招（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70元

照明叢書

書名	作者	定價
・中・英・阿拉伯文 發音・會話 文法・字彙 全集	李忠堂編著	200元
・仁者不憂——蔣經國先生的話	蔡金宣編撰	200元
・喋喋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空空集（雜文）	許希哲　著	50元
・嚮　往（短篇小說集）	許希哲　著	50元
・我之初（雜文）	蘇　子　著	45元
・康　莊（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明月溝渠（長篇小說）	許希哲　著	40元
・血腥戀（雜文）	蘇　子　著	30元
・機　緣（短篇小說集）	蘇　子　著	30元
・六載中菲夢幻間（雜文）	蔡景福　著	55元
・菲華人物春秋（傳記）	莊子明　著	40元
・大賭賽（詩集）	若　艾　著	50元
・翡翠鐲（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獨幕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電視劇選集（劇本）	許希哲　著	30元

⑧銀河帝國三部曲

艾西莫夫著　卅二開本
張　時　譯　三部共210元

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家艾西莫夫的經典著作，包括「基地」（定價75元）、「基地與帝國」（定價70元）、「第二基地」（定價65元）三部，中副六十八年十一月九日旅美學人鄭慶慈博士，特別推薦，中副以大篇幅特別介紹。

⑨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

克拉克　著　卅二開本
呂應鐘　譯　定價70元

阿瑟克拉克的經典名作，電影難懂，看本書將能領會其科學與哲學的含意。

⑩第二副軀體

蘇佩爾　著　卅二開本
楊珊珊　譯　定價70元

在二十一世紀，移植腦袋在第二副軀體上，可能遭遇到的種種曲折離奇故事，本書提供的不是科學怪談，而是人類可能的未來景象。

⑪時光機器

傅鶴齡　譯　卅二開本
定價55元

H. G. 威爾斯的成名之作，全書富於文藝氣息，帶領讀者進入時光之流的光怪陸離景象。

⑫異　形

艾倫・廸恩・福斯特著　卅二開本
景　翔　譯　定價65元

（原著改編電影）

太空旅行途中發生的恐怖事件，在這部改拍成電影的小說中，帶領讀者走向一個充滿怪異離奇的世界，讀之令人毛骨悚然，是一部迥異一般的科幻作品。

⑬科幻小小說

星　新一　著　卅二開本
何淑慧　譯　定價70元

這是一部風格新穎，意境深遠的小小說集。原作者星　新一，為日本文壇小說泰斗。一九六八年曾獲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全書共計四十篇，篇篇情節曲折，趣味盎然，對未來世界可能遭遇的問題做了精闢的透視。

⑭天外異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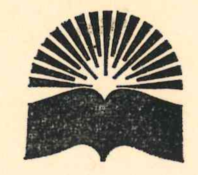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本書是「一〇一〇一年」增刪修訂本，原書於五十八年初版，作者曾以五十八年作品獲得當時救國團蔣主任經國先生頒贈的社會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金兩萬元，並獲中山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十一年後，本書增加五篇科幻小說，刪去文藝小說部份，修訂出版。

⑮新世紀之旅

黃　海　著　卅二開本
定價65元

六十一年初版由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獎助出版。冰凍屍體解凍，醫治復活以後有何結果？在未來，科學家對遺傳工程學的突破，將可以改造人類、複製人類。一個人接受腦移植手術以後，將有何種遭遇？太空旅行者是否在無意中撒播了生命的種子？本書描繪了未來的奇幻世界。



照耀明日的書 11 **時光機器**

著　　者・H. G. 威爾斯
譯　　者・傅鶴齡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出版者・照明出版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43號　民和大厦11樓之2
臺北市郵政 6-74 號信箱
郵政劃撥帳號 108948 號
電話：303—6561・303—6554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1511號
印刷所・茂麟印刷有限公司
電　話：302—8508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初版（1980年5月初版）

定　價：55元

缺頁破損，保證換書